

850

時局叢書

戰時文學選集

卷一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出版
中央電訊社編印

現代作家創作選
時局叢書之五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7 2518B

戰時文學選集

蕭	梅	爵	張	張
			金	愛
艾	娘	青	壽	玲
畢	山	袁	王	曹
基				
初	丁	犀	予	原



中央電訊社編印

~~1562750~~

目次

寫在前面
穆穆

傾城之戀
張愛玲

師哥
張金壽

某夜
爵青

侏儒
梅娘



安

分
蕭艾

車

曹原

凝

戀
王予

一個人的
一生
袁犀

豐

年
山丁

戴着
腳鐐
的人
畢基初

記在前面

穆

穆

110554

生活真的像泥河一樣的流。

戰爭如果看做是罪惡也未嘗不可，不過戰爭確實給人類帶來了覺悟和進步，雖然像泥河一樣，只要肯奮鬥，總有太陽出來的一天，河是河，路是路，那時生活的路也會平坦的。

文學在戰爭來臨的時候，幾乎變成一張白紙，連半點記錄也沒有。可是在冬天過去之後就有春天，那是鮮明的日子；在萬物萌芽時，那是喜悅的，可愛的。經過戰爭洗禮之當時，固然感到沈默，可是在沈默中有如黎明前之剎那，黎明畢竟是會來的，而且很快地就要來了。

我們知道在東亞一定會有一個新鮮的氣象於不久就會光臨，可以說是重建東亞。至於文壇的重建那是一定可以期待的，因為舊的已經完全死去，我們且看這新生的文壇，新生的文壇正如新生的嬰兒，雖然嬌嫩，畢竟是可愛的，同時也有最光明的前途，那只看從事這方面的人之努力了。

新文學運動自萌芽到現在，差不多已二三十年的樣子，可是成績是些什麼呢？仍然不能說是滿意，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不能徹底放棄舊文學的殘餘，而新文學也在不徹底的創作，這這就弄成了不新不舊不上不下的攔淺狀態；即使有肯放棄故有的殘餘，又都在抄襲着歐美的風格，而且幾乎是全部地搬運過來，當然不會應用，也難能成熟。

我們不是苛責那些所謂前輩們一點功績沒給我們留下，而是說他們的路線走錯了，因為他們忽略了自家鄉的生活，民族的性格，和社會的關係。最要緊的還是需要我們建立我們自己的新文壇，可是他們並沒有建立起來。

原因是什麼呢？當然也很複雜，舊的殘餘沒有徹底解除，新的氣象不是突然滋生，所以只可造成買辦形式的文學。不容諱言，這種文學影響我們的社會很重要，我們近年來的民族情緒之不能統一，對此也不

無責任。分析十年之前的文學，概可分二，一是封建，一是買辦，這兩種都是病態，而且這個病態還是最可怕的現象。

所以，站在純文學的立場來看，這次戰爭把舊有的和那先天失調的洋八股都給摧毀了，這不見得不是件塞翁失馬的事。

所以，我們只有拭目以待這新生的面目是否還需要加以改造，這是一個機會，只看從事文學的人是否肯奮鬥，同時是否各自站定了崗位認清了自己的路線，是應該向那方走。

炮火雖然還未消滅，而新文壇已經建設起來了，在今日，當然還不是蓋棺論定之期，不過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千鈞一髮之時。

當然，在亞洲大陸，地域之廣，風情不同，生活不同，我們不能要求一定有一個模型製造一種八股來代替這個東方的色彩，相反，我們是要求各地有各地的色彩，這樣才不至於抹殺地域的文化，尤其文學並不是政治，而作者更有他自己的創作力，不過東方的精神也需要集合各地的色彩各人的情緒，在不同的地域在不同的情緒中，換句話說：是在不同的故事裡，在不同的技巧上表現出來。

在滿洲，有寒冷的天氣，有各色的人種，有雄壯的山河，當然它的作品也免不了這樣的因素。在華北，有古老的文化，有慨慷之士，作品也因此而異，在南方，有清秀的山水，有閑餘的時間，作品也以此而生。

如果需要把這些不同的情調不同的色彩所產生的作品統一，做一研究而促進和刺激的陳列，給續者以眼福，那麼本書就僅盡若此任務而已。

本書共集十家的作品，而且這十個作家都是新起的人物，同時更是因為戰爭的影響而努力的鬪士，這

個意義就相當的重要了。

十篇作品的作者：有滿洲作家爵青先生，有華北作家袁犀先生，梅娘女士，山丁先生，蕭艾先生，曹原先生，畢基初先生，張金壽先生，南方作家有張愛玲女士，王予先生。看來好像華北的作品偏重點，其實袁犀，山丁，梅娘三君都是由滿洲來的，而張金壽先生又來到南方，更重要的本書是小說集，南方作家是以寫身邊瑣事的散文爲長，所以在本書中不得不掛一漏萬。

對於選每篇的用意都是很慎重的，當然是以最精的作品爲上，然而不見得是作者最精之作，而是能代表作者的意識和能代表各地色彩的作品。

我們記得最近有鄉土文學的口號喊出，這裏也未嘗沒有爲贊助鄉土文學的發揮而選擇的用意。

在每篇作品的前面我們不嫌其贅地寫一點介評，意思不是吹噓，而是想幫助讀者增加一點更深刻的印象。這裏更值再聲明的，是張愛玲女士的作品，她不但可以代表京滬一帶的風格，而且還可代表香港和中國南部的情調，這是使我們最欣慰的一點。

這些真能代表戰時文學嗎？不，我們只能盡了一點本位工作而已。

希望書出來以後，真的就得到全面和平，而文壇更因此而健強起來，像我們所理想一樣的健強。當把這本書完全編完，筆者才透過一口氣，好像給愛人做了一件頂愉快的事一樣的輕鬆。

穆穆于一九四四、一二、一〇深夜燈下

傾城之戀

張愛玲

張愛玲小姐有很多人說她是一座和平之神，她有一種魔力征服你不再粗野。

她是有一個很會作詩不會作戰的祖父，她有一個富於文學的家世，她幼生於北方，她有燕趙之風的本質，她的青春却送在老遠的南方，她有燦爛的生活，她的確像一顆紅寶石一般的富麗，然而她沒有紅寶石一樣只供市儈的玩嬉。

她是在一九四四年新出的人物，她的聞名是她產生了幾篇很不錯的小說，她的小說內容大多數是以中國人的本形穿了西洋人的外衣的姿態問世，所以這些生活是和一些入並不太熟習，就是因為不太熟習，所以才引起人認為傳奇，也就被人注意了，也就被人愛戴了。

其實中國入在今日又何嘗不是在力求歐化呢？所以她的作品之被歡迎也非偶然。

她的英語很好，或者她的舊文學也有相當的根基，她的作品也頗多像紅樓夢的寫法，不過紅樓夢決沒有像她的體裁之新穎。

『傾城之戀』裡不但可以發掘香港在戰時的情緒，又可知和英美混合生活之一班，同時這也是作者之特長，不中不西原來也頂好玩的，我們選了這篇給讀者很感榮幸，因為這是純代表南方的色彩。

上海爲了『節省天光』，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小時，然而白公館裏說：『我們用的是老鐘。』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胡琴咿咿啞啞拉着，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不問也罷！……胡琴上的故事是應當由光豔的伶人來搬演的，長長的兩片紅胭脂夾住瓊瑤鼻，唱了，笑了，袖子擋住了嘴；然而這裏只有白四爺單身坐在黑沉沉的破洋台上，拉着胡琴。

正拉着，樓底下門鈴響了。這在白公館是一件稀罕事。按照從前的規矩，晚上絕對不作興出去拜客。晚上來了客，或是平空裏接到一個電報，那除非是天子第一號的緊急大事，多半是死了人。

四爺凝神聽着，果然三爺三奶奶四奶奶一路嚷上樓來，急切間不知他們說些什麼。洋台後面的堂屋裏，坐着六小姐，七小姐，八小姐，和三房四房的孩子們，這時都有些皇皇然。四爺在洋台上，暗處看亮處，分外眼明，只見門一開，三爺穿着汗衫短袴，揸開兩腿站在門檻上，背過手去，拍啦拍啦撲打股際的蚊子，遠遠的向四爺叫道：『老四你猜怎麼着？六妹離掉的那一位，說是得了肺炎，死了！』四爺放下胡琴往房裏走，問道：『是誰來給的信？』三爺道：『徐太太。』說着，回過頭用扇子去搗三奶奶道：『你別跟上來湊熱鬧呀！徐太太還在樓底下呢，她胖，怕爬樓。你還不去陪陪她！』三奶奶去了，四爺若有所思道：『死的那個不是徐太太的親戚麼？』三爺道：『可不是。看這樣子，是他們家特爲託了徐太太來遞信給我們的，當然是有用意的。』四爺道：『他們莫非是要六妹去奔喪？』三爺用扇子柄刮了刮頭皮道：『照說呢，倒也是應該……』他們同時看了六小姐一眼。白流蘇坐在屋子的一角，慢條廝理綉着一雙拖鞋，方才三爺四爺一遞一聲說話，彷彿是沒有她發言的餘地，這時她便淡淡的道：『離過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婦，讓人家笑掉了牙齒！』她若無其事地繼續做她的鞋子，可是手指頭上直冒冷汗，針灑了，再也拔不過

去。

三爺道：『六妹，話不是這麼說。他當初有許多對不起你的地方，我們全知道。現在人已經死了，難道你還記在心裏？他丟下的那兩個姨奶奶，自然是守不住的。你這會子堂堂正正的回去替他戴孝主喪，誰敢笑你？你雖然沒生下一男半女，他的姪子多着呢，隨你挑一個，過繼過來。家私雖然不剩什麼了，他家是個大族，就是撥你看守祠堂，也餓不死你母子。』白流蘇冷笑道：『三哥替我想得真週到！就可惜晚了一步，婚已經離了這麼七八年了。依你說，當初那些法律手續都是糊鬼不成？我們可不能拿着法律鬧着玩哪！』三爺道：『你別動不動就拿法律來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這天理人情，三綱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流蘇站起身來道：『你這話，七八年前爲什麼不說？』三爺道：『我只怕你多了心，只當我們不肯收容你。』流蘇道：『哦？現在你就不怕我多心了？你把我的錢用光了，你就不怕我多心了？』三爺直問到她臉上道：『我用了你的錢？我用了你幾個大錢？你住在我們家，吃我們的，喝我們的，從前還罷了，添個人不過添雙筷子，現在你去打聽打聽看，米是什麼價錢？我不提錢，你倒提起錢來了！』

四奶奶站在三爺背後，笑了一聲道：『自己骨肉，照說不該提錢的話。提起錢來，這話可就長了！我早就跟我們老四說過——我說：老四，你去勸勸三爺，你們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姑奶奶的錢哪，沒的沾上了晦氣！她一嫁到了婆家，丈夫就變成了敗家子。回到娘家來，眼見得娘家就要敗光了——天生的掃帚星！』三爺道：『四奶奶這話有理。我們那時候，如果沒讓她入股子，決不至於弄得一敗塗地！』

流蘇氣得混身亂顫，把一隻綉了一半的拖鞋面子抵住了下頷，下頷抖得彷彿要落下來。三爺又道：『想當初你哭哭啼啼回家來，鬧着要離婚，怪只怪我是個血性漢子，眼見你給他打成那個樣子，心有不忍

，一拍胸脯子站出來說：好！我白老三窮雖窮，我家裏短不了我妹子這一碗飯！我只道你們少年夫妻，誰沒有個脾氣？大不了回娘家來住個三年五載的，兩下裏也就回心轉意了。我若知道你們認真是一刀兩斷，我會幫着你辦離婚麼？拆散人家夫妻，這是絕子絕孫的事。我白老三是有人兒的人，我還指望著他們養老呢！』流蘇氣到了極點，反倒放聲笑了起來道：『好，好，都是我的不是！你們窮了，是我把你們吃窮了。你們虧了本，是我帶累了你們。你們死了兒子，也是我害了你們傷了陰陽！』四奶奶一把揪住了她兒子的衣領，把她兒子的頭去撞流蘇，叫道：『赤口白舌的咒起孩子來了！就憑你這句話，我兒子死了，我就得找著你！』流蘇連忙一閃身躲過了，抓住四爺道：『四哥你瞧，你瞧——你——你倒是評評理看！』四爺道：『你別着急呀，有話好說，我們從長計議。三哥這都是爲你打算——』流蘇賭氣摔開了手，一逕進裏屋去了。

裏屋沒點燈，影影綽綽的只看見珠羅紗帳子裏，她母親躺在紅木大床上，緩緩揮動白團扇。流蘇走到床跟前，雙膝一軟，就跪了下來，伏在床沿上，哽咽道：『媽。』白老太太耳朵還好，外間屋裏說的話，她全聽見了。她咳嗽了一聲，伸手在枕邊摸索到了小痰罐子，吐了一口痰，方才說道：『你四嫂就是這麼碎嘴子！你可不能跟她一樣的見識。你知道，各人有各人的難處。你四嫂天生的要强性兒，一向管著家，偏生你四哥不爭氣，狂嫖濫賭的，玩出一身病來不算，不該挪了公賬上的錢，害得你四嫂面上無光，只好讓你三嫂當家，心裏咽不下這口氣，着實不舒坦。你三嫂精神又不濟，支持這份家，可不容易！種種地方，你得體諒他們一點。』流蘇聽她母親這話風，一味的避重就輕，自己覺得好沒意思，只得一言不發。白老太太翻身朝裏睡了，又道：『先兩年，東拚西湊的，賣一次田，還够兩年吃的，現在可不行了。我年紀大了，說聲走，一撒手就走了，可顧不得你們。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你跟着我，總不是長久之計。倒是

回去是正經。領個孩子過活，熬個十幾年，總有你出頭之日。」

正說着，門簾一動，白老太太道：「是誰？」四奶奶探頭進來道：「媽，徐太太還在樓下呢，等着跟您說七妹的婚事。」白老太太道：「我這就起來。你把燈捻開。」屋裏點上了燈，四奶奶扶着老太太坐起身來，伺候她穿衣下床。白老太太問道：「徐太太那邊找到了合式的人？」四奶奶道：「聽她說得怪好的，就是年紀大了幾歲。」白老太太咳了一聲道：「寶絡這孩子，今年也二十四了，真是我心上一個疙瘩。白替她操了心，還讓人家說我：她不是我親生的，我存心就攔了她！」四奶奶把老太太攙到外房去，老太太道：「你把我那兒的新茶葉拿出來，給徐太太泡一碗，綠洋鐵筒子裏的是大姑奶奶去年帶來的龍井，高罐兒裏的是碧螺春，別弄錯了。」四奶奶一面答應着，一面叫喊道：「來人哪！開燈哪！」只聽見一陣脚步嚮，來了些粗手大腳的孩子們，幫着老媽子把老太太搬運下樓去了。

四奶奶一個人在外間屋裏翻箱倒櫃找尋老太太的私房茶葉，忽然笑道：「噯！七妹，你打哪兒鑽出來了，嚇我一跳！我說怎麼的，剛才你一晃就不見影兒了！」寶絡細聲道：「我在洋台上乘涼。」四奶奶格格笑道：「害臊呢！我說，七妹，趕明兒你有了婆家，凡事可得小心一點，別那麼由着性兒鬧。離婚豈是容易的事？要離就離了，稀鬆平常！果真那麼容易，你四哥不成材，我幹嗎不離婚哪！我也有娘家呀，我不是沒處可投奔的，可是這年頭兒，我不能不給他們划算，我是有點人心的，就得顧着他們一點，不能靠定了人家，把人家拖累了。我還有三分廉恥呢！」

白流蘇在她母親床前淒淒涼涼踽踽着，聽見了這話，把手裏的綉花鞋幫子緊緊按在心口上，戳在鞋上的一枚針，扎了手也不覺得疼，小聲道：「這屋子裏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她的聲音灰暗而輕飄，像斷斷續續的塵灰吊子。她彷彿做夢似的，滿頭滿臉都掛着塵灰吊子，迷迷糊糊向前一撲，自己以為是枕

住了她母親的膝蓋，嗚嗚咽咽哭了起來道：『媽，媽，你老人家給我做主！』她母親呆着臉，笑嘻嘻的不做聲。她摟住她母親的腿，使勁搖撼着，哭道：『媽！媽！』恍惚又是多年前，她還只十來歲的時候，看了戲出來，在傾盆大雨中和家裏人擠散了。她獨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睛看人，人也瞪着眼睛看她，隔着雨淋淋的車窓，隔着一層層無形的玻璃罩——無數的陌生人。人人都關在他們自己的小世界裏，她撞破了頭也撞不進去。她似乎是魔住了。忽然聽見背後有脚步声，猜着是她母親來了，便竭力定了一定神，不言語。她所祈求的母親與她真正的母親根本是兩個。

那人走到床前坐下了，一開口，却是徐太太的聲音。徐太太勸道：『六小姐，別傷心了，起來，起來，大熱的天……』流蘇撐着床勉強站了起來，道：『嬌子，我……我在這兒再也歇不下去了。早就知道人家多嫌着我，就只差明說。今兒當面鑼，對面鼓，發過話了，我可沒有臉再住下去了！』徐太太扯她在床沿上一同坐下，悄悄的道：『你也太老實了，不怪人家欺負你，你哥哥們把你的錢盤來盤去盤光了，就養活你一輩子也是應該的。』流蘇難得聽見這幾句公道話，且不問她是真心還是假意，先就從心裏熱起來，淚如雨下，道：『誰叫我自己糊塗呢！就爲了這幾個錢，害得我要走也走不開。』徐太太道：『年紀青青的人，不怕沒有活路。』流蘇道：『有活路，我早走了！我又沒念過兩句書，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麼事？』徐太太道：『找事，都是假的，還是找個人是真的。』流蘇道：『那怕不行。我這一輩子早完了。』徐太太道：『這句話，只有有錢的人，不愁吃，不愁穿，才有資格說。沒錢的人，要完也完不了。』徐太太道：『你就是剃了頭髮當姑子去，化個緣罷，也還是塵緣——離不了人！』流蘇低頭不語。徐太太道：『你這件事，早兩年托了我，又要好些。』流蘇微微一笑道：『可不是，我已經二十八了。』徐太太道：『放着你這樣好的人才，二十八也不算什麼。我替你留心着。說着我又要怪你了，離了婚七年了，你早點兒拿』

定了主意，遠走高飛，少受多少氣！」流蘇道：「嬸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哪兒肯放我們出去交際？倚仗着家裏人罷，別說他們根本不贊成，就是贊成了，我底下還有兩個妹妹沒出閣，三哥四哥的幾個女孩子也漸漸的長大了，張羅她們還來不及呢，還顧得到我？」

徐太太笑道：「提起你妹妹，我還等着他們的回話呢。」流蘇道：「七妹的事，有希望麼？」徐太太道：「說得有幾分眉目了。剛才我有意的讓娘兒們自己商議商議，我說我去瞧瞧六小姐就來。現在可該下去了。你送我下去，成不成？」流蘇只得扶着徐太太下樓，樓梯又舊，徐太太又胖，走得吱吱格格一片響。到了堂屋裏，流蘇欲待開燈，徐太太道：「不用了，看得見。他們就在東廂房裏。你跟我來，大家說說笑笑，事情也就過去了，不然，明兒吃飯的時候免不了要見面的，反而僵的慌。」流蘇聽不得「吃飯」這兩個字，心裏一陣刺痛，硬着嗓子，強笑道：「多謝嬸子——可是我這會子身子有點不舒服，實在不能够見人，只怕失魂落魄的，說話闖了禍，反而辜負了您待我的一片心。」徐太太見流蘇一定不肯，也就罷了，自己推門進去。

門掩上了，堂屋裏暗着，門的上端的玻璃格子裏透進兩方黃色的燈光，落在青磚地上。朦朧中可以看出堂屋裏順着牆高高下下堆着一排書箱，紫檀匣子，刻着綠泥款識。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裏，攔着班藍自鳴鐘，機括早壞了，停了多年。兩旁垂着硃紅對聯，閃着金色壽字團花，一朵花托住一個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裏，一個個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離着紙老遠。流蘇覺得自己就是對聯上的一個字，虛飄飄的，不落實地。白公館有這麼一點像神仙的洞府：這裏悠悠忽忽過了一天，世上已經過了一千年。可是這裏過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為每天都是一樣的單調與無聊。流蘇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頸項。七八年一霎眼就過去了。你年輕麼？不要緊，過兩年就老了，這裏，青春是不希罕的。他們有的是青春

——孩子一個個的被生出來，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紅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來，眼睛鈍了，人鈍了，下一代又生出來了。這一代便被吸收到硃紅灑金的輝煌的背景裏去，一點一點的淡金便是從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蘇突然叫了一聲，掩住自己的眼睛，跌跌衝衝往樓上爬，往樓上爬……上了樓，到了她自己的屋子裏，她開了燈，撲在穿衣鏡上，端詳她自己。還好，她還不怎麼老。她那類的嬌小的身軀是最不顯老的一種，永遠是纖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她的臉，從前是白得像磁，現在由磁變爲玉——半透明的輕青的玉。下頰起初是圓的，近年來漸漸尖了，越顯得那小小的臉，小得可愛。臉龐原是相當的窄，可是眉心很寬。一雙嬌滴滴，滴滴嬌的清水眼。洋台上，四爺又拉起胡琴來了。依着那抑揚頓挫的調子，流蘇不由的偏着頭，微微飛了個眼風，做了個手勢。她對着鏡子這一表演，那胡琴聽上去便不是胡琴，而是笙簫琴瑟奏着幽沉的廟堂舞曲。她向左走了幾步，又向右走了幾步，她走一步路都彷彿是合着了傳的古代音樂的節拍。她忽然笑了——陰陰的，不懷好意的一笑，那音樂便戛然而止。外面的胡琴繼續拉下去，可是胡琴訴說的是一些遼遠的忠孝節義的故事，不與她相干了。

這時候，四爺一個人躲在那裏拉胡琴，却是因爲他自己知道樓下的家庭會議中沒有他置喙的餘地。徐太太走了之後，白公館裏少不得將她的建議加以研究和分析。徐太太打算替實絡做媒說給一個姓范的，那人最近和徐先生在礦務上有相當密切的聯絡，徐太太對於他的家世一向就很熟悉，認爲絕對可靠。那范柳原的父親是一個著名的華僑，有不少的產業分佈在錫蘭馬來亞等處。范柳原今年三十三歲，父母雙亡。白家衆人質問徐太太，何以這樣的一個標準女婿到現在還是獨身的，徐太太告訴他們，范柳原從英國回來的時候，無數的太太們急扯白臉的把女兒送上門來，硬要搵給他，勾心鬩角，各顯神通，大大熱鬧過一番，

這一捧却把他捧壞了。從此他把女人看成他腳底下的泥。由於幼年時代的特殊環境，他脾氣本來就有點怪僻，他父母的結合是非正式的。他父親有一次出洋考察，在倫敦結識了一個華僑交際花，兩人秘密地結了婚，原籍的太太也有點風聞。因為懼怕太太的報復，那二夫人始終不敢回國。范柳原就是在英國長大的。他父親故世以後，雖然大太太只有兩個女兒，范柳原要在法律上確定他的身份，却有種種棘手之處。他孤身流落在英倫，很吃過一些苦，然後方才獲得了繼承權。至今范家的族人還對他抱着仇視的態度，因此總是住在上海的時候多，輕易不回廣州老宅裏去。他年紀青的時候受了些刺激，漸漸的就往放浪的一條路上走，嫖賭吃着，樣樣都來，獨獨無意於家庭幸福。白四奶奶就說：『這樣的人，想必是喜歡存心挑剔。我們七妹是庶出的，只怕人家看不上眼。放着這麼一門好親戚，怪可惜了兒的！』三爺道：『他自己也是庶出。』四奶奶道：『可是人家多利害呀，就憑我們七丫頭那股子傻勁兒，還指望拿得住他？倒是我那個大女孩子機靈些，別瞧她，人小心不小，真識大體！』三奶奶道：『那似乎年歲差得太多了。』四奶奶道：『喲！你知道，越是那種人，越是喜歡年紀青的。我那個大的若是不成，還有二的呢。』三奶奶笑道：『你那個二的比姓范的小二十歲。』四奶奶悄悄扯了她一把，正顏厲色的道：『三嫂，你別那麼糊塗！護着七丫頭，她是白家什麼人？隔了一層娘肚皮，就差遠了。嫁了過去，誰也別想在她身上得點什麼好處！我這都是爲了大家的好。』然而白老太太一心只怕親戚議論她虧待了沒娘的七小姐，決定照原來計劃，由徐太太擇日請客，把寶絡介紹給范柳原。

徐太太雙管齊下，同時又替流蘇物色到一個姓姜的，在海關裏做事，新故了太太，丟下了五個孩子，急等着續弦。徐太太主張先忙完了寶絡，再替流蘇撮合，因爲范柳原不久就要上新加坡去了。白公館裏對於流蘇的再嫁，根本就拿它當一個笑話，只是爲了要打發她出門，沒奈何，只索不聞不問，由着徐太太鬧

去。爲了寶絡這頭親，却忙得鴉飛雀亂，人仰馬翻。一樣是兩個女兒，一方面如火如荼，一方面冷冷清清，相形之下，委實使人難堪。白老太太將全家的金珠細軟，盡情搜括出來，能够放在寶絡身上的都放在寶絡身上。三房裏的女孩子過生日的時候，乾娘給的一件累絲衣料，也被老太太逼着三奶奶拿了出來，替寶絡製了旗袍。老太太自己歷年攢下的私房，以皮貨居多，暑天裏又不能穿皮子，只得典質了一件貂皮大襖，用那筆款子去把幾件首飾改鑲了時新款式。珍珠耳墜子，翠玉手鐲，綠寶戒指，自不必說，務必把寶絡打扮得花團錦簇。

到了那天，老太太，三爺，三奶奶，四爺，四奶奶自然都是要去的。寶絡輾轉聽到四奶奶的陰謀，心裏着實惱着她，執意不肯和四奶奶的兩個女兒同時出場，又不好意思說不要她們，便下死勁拖流蘇一同去。一部出差汽車黑壓壓坐了七個人，委實再擠不下了，四奶奶的女兒金枝金蟬便慘遭淘汰。他們是下午五點鐘出發的，到晚上十一點方才回家。金枝金蟬哪裏放得下心，睡得着覺？眼睜睜盼着他們回來了，却又是大夥兒啞口無言。寶絡沉着臉走到老太太房裏，一陣風把所有的揮戴全剝了下來，還了老太太，一言不發回房去了。金枝金蟬把四奶奶拖到洋台上，一疊連聲追問怎麼了。四奶奶怒道：『也沒看見像你們這樣的女孩子家，又不是你自己相親，要你這樣熱辣辣的！』三奶奶跟了出來，柔聲緩氣說道：『你這話，別讓人家多了心去！』四奶奶索性衝着流蘇的房間嚷道：『我就是指桑罵槐，罵了她了，又怎麼着？又不是千年萬代沒見過男子漢，怎麼一聞見生人氣，就痰迷心竅，發了瘋了？』金枝金蟬被她罵得摸不着頭腦，三奶奶做好做歹穩住了她們的娘，又告訴她們道：『我們先去看電影的。』金枝詫異道：『看電影？』三奶奶道：『可不是透着奇怪，專爲看人去的，倒去坐在黑影子裏，什麼也瞧不見，後來徐太太告訴我說都是那范先生的主張，他在那裏掏壞呢。他要人家攔在那裏擱個兩三個鐘頭，臉上出了油，胭脂花粉褪了

色，他可以看得親切些。那是徐太太的猜想。據我看來，那姓范的始終就沒有誠意。他要看電影，就爲着懶得跟我們應酬。看完了戲，他不是就想溜麼？」四奶奶忍不住插嘴道：「哪兒的話，今兒的事，一上來挺好的，要不是我們自己窩兒裏的人在裏頭搗亂，準有個七八成！」金枝金蟬齊聲道：「三媽，後來呢？」三奶奶道：「後來徐太太拉住了他，要大家一塊兒去吃飯。他就說他請客。」四奶奶拍手道：「吃飯就吃飯，明知道我們七小姐不會跳舞，上跳舞場去乾坐着，算什麼？不是我說，這就要怪三哥了，他也是外面跑跑的人，聽見姓范的吩咐汽車夫上舞場去，也不攔一聲！」三奶奶忙道：「上海這麼多的飯店，他怎樣知道哪一個飯店有跳舞，哪一個飯店沒有跳舞？他可比不得四爺是個閒人哪，他沒那麼多的工夫去調查這個！」金枝金蟬還要打聽此後的發展，三奶奶給四奶奶幾次一打岔，興致索然。只道：「後來就吃飯，吃了飯就回來了。」

金蟬道：「那范柳原是怎樣的一個人？」三奶奶道：「我哪兒知道？總共沒聽見他說過三句話。」又尋思了一會，道：「跳舞跳得不錯罷！」金枝嘆了一聲道：「他跟誰跳來着？」四奶奶搶先答道：「還有誰，還不是你那六姑！我們詩禮人家，不准學跳舞的，就只她結婚之後跟她那不成材的姑爺學會了這一手！好不害臊，人家問你，說不會跳不就結了？不會也不是丟臉的事。像你三媽，像我，都是大戶人家的小姐，活過這半輩子了，什麼世面沒見過？我們就不會跳！」三奶奶嘆了口氣道：「跳了一次，還說是敷衍人家的面子，還跳第二次，第三次！」金枝金蟬聽到這裏，不禁張口結舌。四奶奶又向那邊喃喃罵道：「豬油蒙了心！你若是以爲你破壞了你妹子的事，你就有指望了，我叫你早早的歇了這念頭！人家連多少小姐都看不上眼呢，他會要你這敗柳殘花？」

流蘇和寶絡住着一間屋子，寶絡已經上床睡着，流蘇蹲在地下摸着黑點蚊煙香，洋台上的話聽得清清

楚楚，可是她這一次却非常的鎮靜，擦亮了洋火，眼看着它燒過去，火紅的小小三角旗，在它自己的風中搖擺着，移，移到她手指邊，她嘆的一聲吹滅了它，只剩下一截紅豔的小旗桿，旗桿也枯萎了，垂下灰白蜷曲的鬼影子。她把燒焦的火柴丟在烟盤子裏。今天的事，她不是有意的，但是無論如何，她給了他們一點顏色看看。他們以爲她這一輩子已經完了麼？早哩！她微笑着。寶絡心裏一定也在罵她，罵得比四奶奶的話還要難聽。可是她知道寶絡恨雖恨她，同時也對她刮目相看，肅然起敬。一個女人，再好些，得不着異性的愛，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們就是這點賤。

范柳原真心喜歡她麼？那倒也不見得。他對她說的那些話，她一句也不相信。她看得出他是對女人說慣了謊的。她不能不當心——她是個六親無靠的人。她只有她自己了。床架子上掛着她脫下來的月白蟬翼紗旗袍。她一歪身坐在地，摟住了長袍的膝部，鄭重地把臉偎在上面。蚊香的綠煙一蓬一蓬浮上來，直薰到她腦子裏去。她的眼睛裏，眼淚閃着光。

隔了幾天，徐太太又來到白公館。四奶奶早就預言過：『我們六姑奶奶這樣的胡鬧，眼見得七丫頭的事是吹了。徐太太豈有不惱的？徐太太怪了六姑奶奶，還肯替她介紹人麼？這就叫偷雞不着蝕把米。』徐太太果然不像先前那麼一盆火似的了，遠兜遠轉先解釋她這兩天爲什麼沒上門。家裏老爺有要事上香港去接洽，如果一切順利，就打算在香港租下房子，住個一年半載的，所以她這兩天忙着打點行李，預備陪他一同去。至於寶絡的那件事，姓范的已經不在上海了，暫時只得攔一攔。流蘇的可能的對象姓姜的，徐太太打聽了出來，原來他在外面有了人，若要拆開，還有點麻煩。據徐太太看來，這種人不甚可靠，還是算了罷。三奶奶四奶奶聽了這話，彼此使了個眼色，撇着嘴笑了一笑。

徐太太接下去攢眉說道：『我們的那一位，在香港倒有不少的朋友，就可惜遠水救不着近火……六小

姐若是能够到那邊去走一趟，倒許有很多的機會。這兩年，上海人在香港的，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上海人自然是喜歡上海人，所以同鄉的小姐們在那邊聽說是很受人歡迎。六小姐去了，還愁沒有相當的人？真可以抓起一把來揀揀！」衆人覺得徐太太真是善於辭令。前兩天轟轟烈烈鬧着做媒，忽然煙消火滅了，自己不得下場，便故作遁辭，說兩句風涼話。白太太便嘆了口氣道：「到香港去一趟，談何容易！單講——」不料徐太太很爽快的一口剪斷了她的話道：「六小姐若是願意去，我請她。我答應幫她的忙，就得幫到底。」大家不禁面面相覷，連流蘇都怔住了。她估計着徐太太當初自告奮勇替她做媒，想必倒是一時仗義，真心同情她的境遇。爲了她跑跑腿腿尋尋門路，治一桌酒席請請那姓姜的，這點交情是有的。但是出盤纏帶她到香港去，那可是所費不貲。爲什麼徐太太平空的要在她身上花這些錢！世上的好人雖多，可沒有多少傻子願意在銀錢上做好人。徐太太一定是有背景的。難不成是那范柳原的鬼計？徐太太曾經說過她丈夫與范柳原在營業上有密切接觸，夫婦兩個大約是很熱心地捧着范柳原。犧牲一個不相干的孤苦的親戚來巴結他，也是可能的事。流蘇在這裏胡思亂想着，白太太便道：「那可不成呀，總不能讓您——」徐太太打了個哈哈道：「沒關係，這點小東，我還做得起！再說，我還指望着小小姐幫我的忙呢。我拖着兩個孩子，血壓又高，累不得，路上有了她，凡事也有個照應。我是不拿她當外人的，以後還要她多多的費神呢！」白太太忙代流蘇客氣了一番。徐太太掉過頭來，單刀直入的問道：「那麼六小姐，你一準跟我們跑一趟罷！就算是去逛逛，也值得。」流蘇低下頭去，微笑道：「您待我太好了。」她迅速地盤算了一下：姓姜的那件事是無望了，以後即使有人替她做媒，也不過是和那姓姜的不相上下，也許還不如他。流蘇的父親是一個有名的賭徒，爲了賭而傾家蕩產，第一個領着他們往破落戶的路上走。流蘇的手沒有沾過骨牌和骰子，然而她也是喜歡賭的，她決定用她的前途來下注。如果她輸了，她聲名掃地，沒有資格做五

個孩子的後母。如果她贏了，她可以得到衆人虎視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淨她胸中這一口惡氣。

她答應了徐太太。徐太太在一星期內就要動身。流蘇便忙着整理行裝。雖說家無長物，根本沒有什麼可整理的，却也亂了幾天。變賣了幾件零碎東西，添製了幾套衣服。徐太太在百忙中還騰出時間來替她做顧問。徐太太這樣的籠絡流蘇，被白公館裏的人看在眼里，漸漸的也就對流蘇發生了新的興趣。除了懷疑她之外，又存了三分顧忌，背後嘀嘀咕咕議論着，當面却不那麼指着臉子罵了，偶然也還叫聲『六妹』，『六姑』，『六小姐』，只怕她當真嫁到香港的闊人，衣錦榮歸，大家總得留個見面的餘地，不犯着得罪她。

徐太太徐先生帶着孩子一同乘車來接了她上船，坐的是一隻荷蘭船的頭等艙。船小，顛簸得厲害，徐先生徐太太一上船便雙雙睡到，吐個不休，旁邊兒啼女哭，流蘇到着實服侍了他們幾天。好容易船靠了岸，她方才有機會到甲板上去看看海景。那是個火辣辣的下午，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列着的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裏，一條條，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竄上落下，在水底下廝殺得異常熱鬧。流蘇想着，在這誇張的城裏，就是栽個跟頭，只怕也比別處痛些，心裏不由的七上八下起來，忽然覺得有人奔過來抱住她的腿，差一點把她推了一跤，倒吃了一驚，再看原來是徐太太的孩子，連忙定了定神，過去助着徐太太照料一切。誰知那十來件行李與兩個孩子，竟不肯被歸着在一堆，行李齊了，一轉眼又少了個孩子。流蘇疲於奔命，也就不去看野眼了。

上了岸，叫了兩部汽車到淺水灣飯店。那車馳出了鬧市，翻山越嶺，走了多時，一路只見黃土崖，紅土崖，土崖缺口處露出森森綠樹，露出藍綠色的海。進了淺水灣，一樣是土崖與叢林，却漸漸的明媚起來。許多遊了山回來的人，乘車掠過他們的車，一汽車一汽車載滿了花，風裏吹落了零亂的笑聲。

到了旅館門前，却看不見旅館在哪裏。他們下了車，走上極寬的石級，到了花木蕭疏的高台上，方見再高的地方有兩幢黃色房子。徐先生早定了房間，僕歐們領着他們沿着碎石小徑走去，進了昏黃的飯廳，經過昏黃的穿堂，往二層樓上走。一轉灣，有一扇門通着一個小洋台，搭着紫藤花架，曬着半壁斜陽。洋台上有兩個人站着說話，只見一個女的，背向着他們，披着一頭漆黑的長髮，直垂到腳踝上，腳踝上套着赤金扭藤花鐲子，光着腳，底下看不仔細，是否趺着拖鞋，上面微微露出一截印度式桃紅緞襪窄脚袴。被那女人擋住的一個男子，却叫了一聲：『噢！徐太太！』便走了過來，向徐先生徐太太打招呼，又向流蘇含笑點頭。流蘇見是范柳原，雖然早就料到這一着，一顆心依舊不免跳得厲害。洋台上的女人一閃就不見了。柳原雖然够不上稱做美男子，粗枝大葉的，也有他的一種風神。徐先生夫婦指揮着僕歐們搬行李，柳原與流蘇走在前面，流蘇含笑問道：『范先生，你沒有上新加坡去？』柳原輕輕的答道：『我在這兒等着你呢。』流蘇想不到他這樣直爽，倒不便深究，只怕說穿了，不是徐太太請她上香港而是他請的，自己反而下不落台，因此只當他說玩話，向他笑了一笑。

柳原問知她的房間是一百三十號，便站住了脚道：『到了。』僕歐拿鑰匙開了門，流蘇一進門便不由的向窗口異直走過去。那整個的房間像暗黃的畫框，鑲着窗子裏一幅大畫。那臟臟的，濺濺的海，直濺到窗簾上，把簾子的邊緣都染藍了。柳原向僕歐道：『箱子就放在樹跟前。』流蘇聽他說話的聲音就在耳根子底下，不覺震了一震，回過臉來，只見僕歐已經出去了，房門却沒有關嚴。柳原倚着窗台，伸出一隻手來撐在窗格子上，擋住了她的視線，只管望着她微笑。流蘇低下頭去。柳原笑道：『你知道麼？你的特長是低頭。』流蘇抬頭笑道：『什麼？我不懂。』柳原道：『有的人善於說話，有的人善於笑，有的人善於管家，你是善於低頭的。』流蘇道：『我什麼都不會。我是頂無用的人。』柳原笑道：『無用的女人是最

最厲害的女人。』流蘇笑着走開了道：『不跟你說了，到隔壁去看看罷。』柳原道：『隔壁？我的房還是徐太太的房？』流蘇又震了一震道：『你就住在隔壁？』柳原已經替她開了門，道：『我屋裏亂七八糟的，不能見人。』

他敲了一敲一百三十一號的門，徐太太開門放他們進來道：『在我們這邊吃茶罷，我們有個起坐間。』便掀鈴叫了幾客茶點。徐先生從臥室裏走了出來道：『我打了個電話給老朱，他鬧着要接風，請我們大夥兒上香港飯店。就是今天。』又向柳原道：『連你在內。』徐太太道：『你真有興緻，坐了幾天的船，還不趁早歇歇？今兒晚上，算了罷！』柳原笑道：『香港飯店，是我所見過的頂古板的舞場。建築、燈光、佈置、樂隊都是老英國式，四五十年前頂時髦的玩藝兒，現在可不够刺激性了。實在沒有什麼可看的，除非是那些怪模怪樣的西崽，大熱的天，仿着北方人穿着紮脚袴——』流蘇道：『爲什麼？』柳原道：『中國情調呀！』徐先生笑道：『既然來到此地，總得去看看。就委曲你做做陪客罷！』柳原笑道：『我可不能說準。別等我。』流蘇見他不像要去的神氣，徐先生並不是常跑舞場的人，難得這麼高興，似乎是認真要替她介紹朋友似的，心裏倒又疑惑起來。

然而那天晚上，香港飯店裏爲他們接風的一班人，都是成雙捉對的老爺太太，幾個單身男子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青人。流蘇正在跳着舞，范柳原忽然出現了，把她從另一個男子手裏接了過來，在那荔枝紅的燈光裏，她看不清他的黝暗的臉，只覺得他異常的沉默。流蘇笑道：『怎麼不說話呀？』柳原笑道：『可以當着人說的話，我全說完了。』流蘇撲嗤一笑道：『鬼鬼祟祟的，有什麼背人的話？』柳原道：『有些傻話，不但是要背着人說，還得背着自己。讓自己聽見了也怪難爲情的。譬如說，我愛你，我一輩子都愛你。』流蘇別過頭去，輕輕啐了一聲道：『偏有這些廢話！』柳原道：『不說話又怪我不說話了，說話，又嫌

勞叨！』流蘇笑道：『我問你，你爲什麼不願意我上跳舞場去？』柳原道：『一般的男人，喜歡把好女人教壞了，又喜歡去感化壞的女人，使她變爲好女人。我可不像那麼沒事找事做。我認爲好女人還是老實些的好。』流蘇聽了他一眼道：『你以爲你跟別人不同麼？我看你也一樣的自私。』柳原笑道：『怎樣自私？』流蘇心裏想着：你最高的理想是一個冰清玉潔而又富於挑逗性的女人。冰清玉潔，是對於他人；挑逗，是對於你自己。如果我是一個澈底的好女人，你根本就不會注意到我！她向他偏着頭笑道：『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一個好女人，在你面前做一個壞女人。』柳原想了一想道：『不懂。』流蘇又解釋道：『我要我對別人壞，獨獨對你好。』柳原笑道：『怎麼又顛倒過來了？越發把人家攪糊塗了！』他又沉吟了一會道：『你這話不對。』流蘇笑道：『哦，你懂了。』柳原道：『你好也罷，壞也罷，我不要你改變。難得碰見像你這樣的一個真正的中國女人。』流蘇微微嘆了口氣道：『我不過是一個過了時的人罷了。』柳原道：『真正的中國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遠不會過了時。』流蘇笑道：『像你這樣的一個新派人——』柳原道：『你說新派，大約就是指的洋派。我的確不能算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直到最近幾年才漸漸的中國化起來。可是你知道，中國化的外國人，頑固起來，比任何老秀才都要頑固。』流蘇笑道：『你也頑固，我也頑固，你說過的，香港飯店又是最頑固的跳舞場……』他們同聲笑了起來。音樂恰巧停了。柳原扶着她回到座上，向衆人笑道：『白小姐有點頭痛，我先送她回去罷。』流蘇沒提防他有這一着，一時想不起怎樣對付，又不願意得罪了他，因爲交情還不够深，沒有到吵嘴的程度，只得由他替她披上外衣，向衆人道了歉，一同走了出來。

迎面遇見一群西洋紳士，衆星捧月一般簇擁着一個女人。流蘇先就注意到那人的漆黑的長髮，結成雙股大辮，高高盤在頭上。那印度女人，這一次雖然是西式裝束，依舊帶着濃厚的東方色彩。玄色輕紗縷底

下，她穿着金魚黃緊身長衣，蓋住了手，只露出晶亮的指甲，領口挖成極狹的V形，直開到腰際，那是巴黎最新的款式，有個名式，喚做『一線天』。她的臉色黃而油潤，像飛了金的觀音菩薩，然而她的影沉沉的大眼睛裏躲着妖魔。古典型的直鼻子，只是太尖，太薄一點。粉紅的厚重的小嘴唇，彷彿腫着似的。柳原站住了脚，向她微微鞠了一躬。流蘇在那裏看她，她也昂然望着流蘇，那一雙驕矜的眼睛，如同隔着幾千里地，遠遠的向人望過來。柳原便介紹道：『這是白小姐。這是薩黑蕙妮公主。』流蘇不覺肅然起敬。薩黑蕙妮伸出一隻手來，用指尖碰了一碰流蘇的手，問柳原道：『這位白小姐，也是上海來的？』柳原點點頭。薩黑蕙妮微笑道：『她倒不像上海人。』柳原笑道：『像那兒的人呢？』薩黑蕙妮把一隻食指按在腮幫子上，想了一想，翹着十指尖尖，彷彿是要形容而又形容不出的樣子，聳肩笑了一笑，往裏走去。柳原扶着流蘇繼續往外走，流蘇雖然聽不大懂英文，鑿貌辨色，也就明白了，便笑道：『我原是個鄉下人。』柳原道：『我剛才對你說過了，你是個道地的中國人，那自然跟她所謂的上海人有點不同。』

她們上了車，柳原又道：『你別看她架子搭得十足。她在外面招搖，說是克力希納·柯蘭姆帕王公的親生女，只因王妃失寵，賜了死，她也就被放逐了，一直流浪着，不能回國。其實，不能回國倒是真的，其餘的，可沒有人能够證實。』流蘇道：『她到上海去過麼？』柳原道：『人家在上海也是很有名的。後來她跟着一個英國人上香港來。你看見她背後那老頭子麼？現在就是他養活着她。』流蘇笑道：『你們男人就是這樣，當面何嘗不奉承着她，背後就說得她一個錢不值。像我這樣一個窮遺老的女兒，身分還不及她高的人，不知道你對別人怎樣的說我呢！』柳原笑道：『誰敢一口氣把你們兩人的名字說在一起？』流蘇撇嘴道：『也許因為她的名字太長了，一口氣念不完。』柳原道：『你放心。你是什麼樣的人，我就拿你當什麼樣的人看待，準沒錯。』流蘇做出安心的樣子，向車窗上一靠，低聲道：『真的？』他這句話，

似乎並不是挖苦她，因為她漸漸發覺了，他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總是斯斯文文的，君子人模樣。不知道爲什麼，他背着人這樣穩重，當衆却喜歡放肆。她一時模不清那到底是他的怪脾氣，還是他另有作用。

到了淺水灣，他攙着她下車，指着汽車道旁鬱鬱的叢林道：『你看那種樹，是南邊的特產。英國人叫它「野火花」。』流蘇道：『是紅的麼？』柳原道：『紅！』黑夜裏，她看不出那紅色，然而她直覺地知道它是紅得不能再紅了，紅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窩在參天大樹上，壁栗剝落燃燒着，一路燒過去，把那紫藍的天也薰紅了。她仰着臉望上去。柳原道：『廣東人叫它「影樹」。你看這葉子。』葉子像鳳尾草，一陣風過，那輕纖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顫動着，耳邊恍惚聽見一串小小的音符，不成腔，像籬前鐵馬的叮噹。

柳原道：『我們到那邊去走走。』流蘇不做聲。他走，她就緩緩的跟了過去。時間橫豎還早，路上散步的人多着呢！——沒關係。從淺水灣飯店過去一截子路，空中飛跨着一座橋樑，橋那邊是山，橋這邊是一堵灰磚砌成的牆壁，攔住了這邊的山。柳原靠在牆上，流蘇也就靠在牆上，一眼看上去，那堵牆極高極高，望不見邊。牆是冷而粗糙，死的顏色。她的臉，托在牆上，反襯着，也變了樣！——紅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張臉。柳原看着她道：『這堵牆，不知爲什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什麼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許還剩下這堵牆。流蘇，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牆根底下遇見了……：……流蘇，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

流蘇嘆道：『你自己承認你愛裝假，可別拉扯上我？你幾時提出我說謊來着？』柳原嗤的笑道：『不

錯，你是再天真也沒有的一個人。』流蘇道：『得了，別哄我了！』

柳原靜了半晌，嘆了口氣。流蘇道：『你有什麼不稱心的事？』柳原道：『多着呢。』流蘇嘆道：『若是像你這樣自由自在的人，也要怨命，像我這樣的，早就該上吊了。』柳原道：『我知道你是不快樂的。我們四週的那些壞事，壞人，你一定是看够了。可是，如果你這是第一次看見他們，你一定更看不慣，更難受。我就是這樣。我回中國來的時候，已經二十四了。關於我的家鄉，我做了好些夢。你可以想像到我是多麼的失望。我受不了這個打擊，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你如果認識從前的我，也許你會原諒現在的我。』流蘇試着想像她是第一次看見她四嫂。她猛然叫道：『還是那樣的好，初次聽見，再壞些，再髒些，是你外面的人，你外面的東西。你若是混在那裏頭長大了，你怎麼分得清，哪一部份是他們，哪一部份是你自己？』柳原默然，隔了一會方道：『也許你是對的。也許我這些話無非是藉口，自己糊弄自己。』他突然笑了起來道：『其實我用不着什麼藉口呀！我愛玩——我有這個錢，有這個時間，還得去找別的理由？』他思索了一會，又煩躁起來，向她說道：『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他嘴裏這麼說着，心裏已絕望了，然而他還是固執地，哀懇似的說着：『我要你懂得我！』

流蘇願意試試看。在某種範圍內，她什麼都願意。她側過臉去向着他，小聲答應着：『我懂得，我懂得。』她安慰着他，然而她不由的想到了她自己的月光中的臉，那嬌脆的輪廓，眉與眼，美得不近情理，美得渺茫。她緩緩垂下頭去。柳原格格的笑了起來。他換了一副聲調，笑道：『是的，別忘了，你的特長是低頭。可是也有人說，只有十來歲的女孩子們適宜於低頭。適宜於低頭的人往往一來就喜歡低頭。低了多年的頭，頸子上也許要起皺紋的。』流蘇變了臉，不禁抬起手來撫摸她的鬢子。柳原笑道：『別着急，

你決不會的。待會兒回到房裏去，沒有人的時候，你再解開衣袖上的鈕子，看個明白。」流蘇不答，掉轉身就走。柳原追了上去，笑道：「我告訴你爲什麼你保得住你的美。薩黑蕘妮上次說：她不敢結婚，因爲印度女人一閒下來，獸在家裏，整天坐着，就發胖了。我就說：中國女人呢，光是坐着，連發胖都不肯發胖——因爲發胖至少還需要一點精力。懶倒也有懶的好處！」

流蘇只是不理他。他一路陪着小心，低聲下氣，說說笑笑，她到了旅館裏，面色方才和緩下來，兩人也就各自歸房安置。流蘇自己忖量着，原來范柳原是講究精神戀愛的。她倒也贊成，因爲精神戀愛的結果永遠是結婚，而肉體之愛往往就停頓在某一階段，很少結婚的希望。精神戀愛只有一個毛病：在戀愛過程中，女人往往聽不懂男人的話。然而那倒也沒有多大關係。後來總還是結婚，找房子，置傢俱，僱傭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的多。她這一想，今天這點小誤會，也就不放在心上。

第二天早晨，她聽徐太太屋裏鴉雀無聲，知道她一定起來得很晚。徐太太彷彿說過的，這裏的規矩，早餐叫到屋裏來吃，另外要付費，還要給小賬；因此流蘇決定替人家節省一點，到食堂裏去。她梳洗完了，剛跨出房門，一個守候在外面的僕歐，看見了她，便去敲范柳原的門。柳原立刻走了出來，笑道：「一塊兒吃早飯去。」一面走，他一面問道：「徐先生徐太太還沒有升帳？」流蘇笑道：「昨兒他們玩得太累了罷！我沒聽見他們回來，想必一定是近天亮。」他們在餐室外面的走廊上揀了個桌子坐下。石蘭干外生着高大的棕櫚樹，那絲絲縷縷披散着的葉子在太陽光裏微微發抖，像光亮的噴泉。樹底下也有噴水池子，可沒有那麼偉麗。柳原問道：「徐太太他們今天打算怎麼玩？」流蘇道：「聽說是要找房子去。」柳原道：「他們找他們的房子，我們玩我們的。你喜歡到海灘上去還是到城裏去看看？」流蘇前一天下午已經用望遠鏡看了看附近的海灘，紅男綠女，果然熱鬧非凡，只是行動太自由了一點，她不免略具戒心，因此便

提議進城去。他們趕上了一輛旅館裏特備的公共汽車，到了中心區。

柳原帶她到大中華去吃飯。流蘇一聽，僕歐們全是說上海話的，四座也是鄉音盈耳，不覺詫異道：『這是上海館子？』柳原笑道：『你不想家麼？』流蘇笑道：『可是……專誠到香港來吃上海菜，總似乎有點傻。』柳原道：『跟你在一起，我就喜歡做各種的傻事，甚至於乘着電車兜圈子，看一張看過了兩次的電影……』流蘇道：『因為你被我傳染上了傻氣，是不是？』柳原笑道：『愛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

吃完了飯，柳原舉起玻璃杯來將裏面剩下的茶一飲而盡，高高的擎着那玻璃杯，只管向裏看着。流蘇道：『有什麼可看的，也讓我看看。』柳原道：『你迎着亮瞧瞧，裏頭的景緻使我想起馬來的森林。』杯裏的殘茶向一邊傾過來，綠色的茶葉黏在玻璃上，橫斜有致，迎着光，看上去像一棵翠生生的芭蕉。底下堆積着的茶葉，蟠結錯雜，就像沒膝的蔓草與蓬蒿。流蘇湊在上面看，柳原就探過身來指點着。隔着那綠陰陰的玻璃杯，流蘇忽然覺得他的一雙眼睛似笑非笑的瞅着她。她放下了杯子，笑了。柳原道：『我陪你到馬來亞去。』流蘇道：『做什麼？』柳原道：『回到自然。』他轉念一想，又道：『只是一件，我不能想像你穿着旗袍在森林裏跑。……不過我也不能想像你不穿着旗袍。』流蘇連忙沉下臉來道：『少胡說。』柳原道：『我這是正經話。我第一次看見你，就覺得你不應當光着膀子穿這種時髦的長背心，不過你也不應當穿西裝。滿洲的旗裝，也許倒合式一點，可是線條又太硬。』流蘇道：『總之，人長得難看，怎麼打扮着也不順眼！』柳原笑道：『別又誤會了，我的意思是：你看上去不像這世界上的人。你有許多小動作有一種羅曼諦克的氣氛，很像唱京戲。』流蘇抬起了眉毛，冷笑道：『唱戲，我一個人也唱不成呀！我何嘗愛做作！——這也是逼上梁山。人家跟我要心眼兒，我不跟人家耍心眼兒，人家還拿我當傻子呢，準得找着我欺侮！』柳原聽了這話，倒有些黯然。他舉起了空杯，試着喝了一口，又放下了，嘆道：『是的，

都怪我。我裝慣了假，也是因爲人人都對我裝假。只有對你，我說過句把真話。你聽不出來。』流蘇道：『我又不是你肚裏的蛔蟲。』柳原道：『是的，都怪我。可是我的確爲你費了不少的心機。在上海第一次遇見你，我想着，離開了你家裏那些人，你也許會自然一點。好容易盼着你到了香港……現在，我又想把你帶到馬來亞，到原始人的森林裏去……』他笑他自己，聲音又啞又澀，不等笑完他就喊僕歐拿賬單來。他們付了賬出來，他已經恢復原狀，又開始他上等的調情——頂文雅的一種。

他每天伴着她到處跑，什麼都玩到了，電影，廣東戲，賭場，格羅士打飯店，思豪酒店，青鳥咖啡館，印度綢緞莊，九龍的四川菜……晚上他們常常出去散步，直到夜深。她自己都不能够相信，他連她的手都難得碰一碰。她總是提心弔胆，怕他突然摘下假面具，對她作冷不防的襲擊，然而一天又一天的過去了，他維持着他的君子風度。她如臨大敵，結果毫無動靜。她起初倒覺得不安，彷彿下樓梯的時候踏空了一級似的，心裏異常怔忡，後來也就慣了。

只有一次，在海灘上。這時候流蘇對柳原多了一層認識，覺得到海邊上去去也無妨，因此他們到那裏去消磨了一個上午。他們並排坐在沙上，可是一個面朝東，一個面朝西。流蘇嚷有蚊子。柳原道：『不是蚊子，是一種小蟲，叫沙蠅。咬一口，就是個小紅點，像硃砂痣。』流蘇又道：『這太陽真受不了。』柳原道：『稍微曬一會兒，我們可以到涼棚底下。我在那邊租了一個棚。』那口渴的太陽汨汨地吸着海水，漱着，吐着，嘩嘩的響。人身上的水分全給它喝乾了，人成了金色的枯葉子，輕飄飄的。流蘇漸漸感到那奇異的眩暈與愉快，但是她忍不住又叫了起來：『蚊子咬！』她扭過頭去，一巴掌打在她裸露的背脊上。柳原笑道：『這樣好吃力。我來替你打罷，你來替我打。』流蘇果然留心着，照準他臂上打去，叫道：『哎呀，讓它跑了！』柳原也替她留心着。兩人劈劈拍拍打着，笑成一片。流蘇突然被得罪了，站起身來往

旅館裏走。柳原這一次並沒有跟上來。流蘇走到樹陰裏，兩座蘆蓆棚之間的石徑上，停了下來，抖一抖短裙子上的沙，回頭一看，柳原還在原處，仰天躺着，兩手墊在頸項底下，顯然是又在那裏做着太陽裏的夢了，人又曬成了金葉子。流蘇回到了旅館裏，又從窗戶裏用望遠鏡望出來，這一次，他的身邊躺着一個女人，辮子盤在頭上。柳把那薩黑蕙妮燒了灰，流蘇也認識她。

從這天起，就原整日價的和薩黑蕙妮廝混着。他大約是下了決心把流蘇冷一冷。流蘇本來天天出去慣了，忽然閒了下來，在徐太太面前交代不出理由，只得傷了風，在屋裏坐了兩天。幸喜天公識趣，又下起纏綿雨來，越發有了藉口，用不着出門。有一天下午，她打着傘在旅舍的花園裏兜了個圈子回來，天漸漸黑了，約摸徐太太他們看房子也該回來了，她便坐在廊簷下等候他們，將那把鮮明的油紙傘撐開了橫攔在闌干上，遮住了臉。那傘是粉紅地子，石綠的荷葉圖案，水珠一滴滴從筋紋上滑下來。那雨下得大了，雨中有汽車潑喇潑喇航行的聲音，一群男女嘻嘻哈哈推着挽着上階來，打頭的便是范柳原。薩黑蕙妮被他攙着，却是够狼狽的，裸腿上濺了一點點的泥漿。她脫去了大草帽，便灑了一地的水。柳原瞥見流蘇的傘，便在扶梯口上和薩黑蕙妮說了幾句話，薩黑蕙妮單獨上樓去了，柳原走了過來，掏出手絹子來不住的擦他身上臉上的水漬子。流蘇和他不免寒暄了幾句。柳原坐了下來道：『前兩天聽說有點不舒服？』流蘇道：『不過是熱傷風。』柳原道：『這天氣真悶的慌。剛才我們到那個英國人的遊艇上去野餐的，把船開到了青衣島。』流蘇順口問問他青衣島的景緻。正說着，薩黑蕙妮又下樓來了，已經換了印度裝，兜着鵝黃披肩，長垂及地。披肩上是二寸來闊的銀絲堆花鑲滾。她也靠着闌干，遠遠的揀了個桌子坐下，一隻手閒閒擱在椅背上，指甲上塗着銀色蔻丹。流蘇笑向柳原道：『你還不過去？』柳原笑道：『人家是有了主兒的人。』流蘇道：『那老英國人，哪兒管得住她？』柳原笑道：『他管不住她，你却管得住我呢。』流蘇抵着

嘴笑道：『啲！我就是香港總督，香港的城隍爺，管這一方的百姓，也管不到你頭上呀！』柳原搖搖頭道：『一個不吃醋的女人，多少有點病態。』流蘇撲嗤一笑。隔了一會，流蘇問道：『你看着我做什麼？』柳原笑道：『我看你從今以後是不是預備待我好一點。』流蘇道：『我待你好一點，壞一點，你又何嘗放在心上？』柳原拍手道：『這還像句話！話音裏彷彿有三分酸意。』流蘇掌不住放聲笑了起來道：『也沒有看見你這樣的人，死七白咧的要人吃醋！』

兩人當下言歸於好，一同吃了晚飯。流蘇表面上雖然和他熱了些，心裏却怏怏着；他使她吃醋，無非是用的激將法，逼着她自動的投到他懷裏去。她早不同他好，晚不同他好，偏揀這個當口和他好了，白犧牲了自己，他一定不承情，只道她中了他的計。她做夢也休想他娶她。……很明顯的，他要她，可是他不要娶她。然而她家裏窮雖窮，也還是個望族，大家都是場面上的人，他担當不起這誘姦的罪名。因此他採取了那種光明正大的態度。她現在知道了，那完全是假撇清。他處處地方希圖脫卸責任。以後她若是被拋棄了，她絕對沒有誰可抱怨。

流蘇一念及此，不覺咬了咬牙，恨了一聲。面子上仍舊照常跟他敷衍着。徐太太已經在跑馬地租下了房子，就要搬過去了。流蘇欲待跟過去，又覺得白擾了人家一個多月，再要長住下去，實在不好意思。這樣僵持下去，也不是事。進退兩難，倒費躊躇。這一天，在深夜裏，她已經上了床多時，只是翻來覆去。好不容易矇矓一會，床頭的電話鈴突然朗朗響了起來。她一聽，却是柳原的聲音，道：『我愛你。』就掛斷了。流蘇心跳得撲通撲通，握住了耳機，發了一回楞，方才輕輕的把它放回原處。誰知才攔上去，又是鈴聲大作。她再度拿起聽筒，柳原在那邊問道：『我忘了問你一聲，你愛我麼？』流蘇咳嗽了一聲再開口，喉嚨還是沙啞的。她低聲道：『你早該知道了。我爲什麼上香港來？』柳原嘆道：『我知道了，可是明擺着

的事實，我就是不肯相信。流蘇，你不愛我。」流蘇道：「怎見得我不？」柳原不語，良久方道：「詩經上有一首詩——」流蘇忙道：「我不懂這些。」柳原不耐煩道：「知道你不懂，你若懂也用不着我講了！我念給你聽：『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釋得對不對。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詩。生與死與離別，都是大事，不由我們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們人是多麼小，多麼小！可是我們偏要說：『我永遠和你在一起；我們一生一世都別離開。』——好像我們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流蘇沉思了半晌，不由的惱了起來道：「你乾脆說不結婚，不就完了！還得繞着大灣子！什麼做不了主？連我這樣守舊的人家，也還說『初嫁從親，再嫁從身』哩！你這樣無拘無束的人，你自己不能做主，誰替你做主？」柳原冷冷的道：「你不愛我，你有什麼辦法，你做得了主麼？」流蘇道：「你若真愛我的話，你還顧得了這些？」柳原道：「我不至於那麼糊塗。我犯不着花了錢娶一個對我毫無感情的人來管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對於你，那也不公平。噢，也許你不在乎。根本你以為婚姻就是長期的賣淫——」流蘇不等他說完，拍的一聲把耳機攆下了，臉氣得通紅。他敢這樣侮辱她！他敢！她坐在床上，炎熱的黑暗包着她像葡萄紫的絨毯子。一身的汗，癢癢的，頸上與背脊上的頭髮梢也刺惱得難受。她把兩隻手按在腮頰上，手心却是冰冷的。

鈴又響了起來。她不去接話，讓它響去。「的玲玲……的玲玲……」聲浪分外的震耳，在寂靜的房間裏，在寂靜的旅舍裏，在寂靜的淺水灣。流蘇突然覺悟了，她不能吵醒了整個的淺水灣飯店。第一，徐太太就在隔壁。她戰戰兢兢拿起聽筒來，擱在褥單上。可是四周太靜了，雖是離了這麼遠，她也聽得見柳原的聲音在那裏心平氣和地說：「流蘇，你的窗子裏看得見月亮麼？」流蘇不知道爲什麼，忽然哽咽起來。淚

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銀色的，有着綠的光稜。柳原道：『我這邊，窗子上面吊下一枝籐花，擋住了一半。也許是玫瑰，也許不是。』他不再說話了，可是電話始終沒掛上。許久許久，流蘇疑心他可是睡着了，然而那邊終於撲忸一聲，輕輕掛斷了。流蘇用顫抖的手從褥單上拿起她的聽筒，放回架子上。她怕他第四次再打來，但是他沒有。這都是一個夢——越想越像夢。

第二天早上她也不敢問他，因為他準會嘲笑她——『夢是心頭想，』她這麼迫切地想念他，連睡夢裏他都會打電話來說『我愛你？』他的態度也和平時沒有什麼不同。他們照常的出去玩了一天。流蘇忽然發覺拿他們當做夫婦的人很多——僕歐們，旅館裏和她搭訕的幾個太太老太太。原不怪他們誤會，柳原跟她住在隔壁，出入總是肩並肩，夜深還到海岸上去散步，一點都不避嫌疑。一個保姆推着孩子的車走過，向流蘇點點頭，喚了一聲『范太太。』流蘇臉上一僵，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只得皺眉向柳原睨了一眼，低聲道：『他們不知道怎麼想着呢！』柳原笑道：『喚你范太太的人，且不去管他們，倒是喚你做白小姐的人，才不知道他們怎麼想呢！』流蘇變色。柳原用手撫摸着下巴，微笑道：『你別枉担了這個虛名！』

流蘇吃驚地朝他望望，驀地裏悟到他這人多麼惡毒。他有意的當着人做出親狎的神氣，使她沒法可證明他們沒有發生關係，她勢成驕虎，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爺娘，除了做他的情婦之外沒有第二條路。然而她如果遷就了他，不但前功盡棄，以後更是萬劫不復了。她偏不！就算她枉担了虛名，他不過口頭上佔了她一個便宜。歸根究底，他還是沒得到她。既然他沒有得到她，或許他有一天還會回到她這裏來，帶了較優的議和條件。

她打定了主意，便告訴柳原她打算回上海去。柳原却也不堅留，自告奮勇要送她回去。流蘇道：『那

倒不必了。你不是要到星加坡去麼？」柳原道：「反正已經耽擱了，再耽擱些時也不妨事。上海也有事等着料理呢。」流蘇知道他還是一貫政策，唯恐衆人不議論他們倆。衆人越是說得鑿鑿有據，流蘇越是百喙莫辯，自然在上海不能安身。流蘇盤算着，即使他不送她回去，一切也瞞不了她家裏的人。她是豁出去了，也就讓他送一程。徐太太見他們倆正打得火一般的熱，忽然要拆開了，詫異非凡，問流蘇，問柳原，兩人雖然異口同聲的爲彼此洗刷，徐太太那裏肯信。

在船上，他們接近的機會很多，可是柳原既能抗拒淺水灣的月色，就能抗拒甲板上的月色。他對她始終沒有一句紮實的話。他的態度有點淡淡的，可是流蘇看得出他那閒適是一種自滿的閒適——他拿穩了她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

到了上海，他送她到家，自己沒有下車。白公館裏早有了耳報神，探知六小姐在香港和范柳原實行同居了。如今她陪人家玩了一個多月，又若無其事的回來了，分明是存心要丟白家的臉。

流蘇勾搭上了范柳原，無非是圖他的錢。真弄到了錢，也不會無聲無臭的回家來了，顯然是沒得到他什麼好處。本來，一個女人上了男人的當，就該死；女人給當給男人上，那更是淫婦；如果一個女人想給當給男人上而失敗了，反而上了人家的當，那是雙料的淫惡，殺了她也還污了刀。平時白公館裏，誰有了一點芝麻大的過失，大家便炸了起來。逢到了真正聳入聽聞的大逆不道，爺奶奶們興奮過度，反而吃吃艾艾，一時發不出話來。大家先議定了：「家醜不可外揚，」然後分頭去告訴親戚朋友，逼他們宣誓保守秘密，然後再向親友們一個個的探口氣，打聽他們知道了沒有，知道了多少。最後大家覺得到底是瞞不住，爽性開誠佈公，打開天窗說亮話，拍着腿感慨一番。他們忙着這種手續，也忙了一秋天，因此遲遲的沒向流蘇採取斷然行動。流蘇何嘗不知道，她這一次回來，更不比往日。她和這家庭早是恩斷義絕了。她未

嘗不想出去找個小事，胡亂混一碗飯吃。再苦些，也強如在家裏受氣。但是尋了個低三下四的職業，就失去了淑女的身份。那身份，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尤其是現在，她對范柳原還沒有絕望，她不能先自貶身價，否則他更有了藉口，拒絕和她結婚了。因此她無論如何得忍些時。

熬到了十一月底，范柳原果然從香港來了電報。那電報，整個的白公館裏的人都傳觀過了，老太太方才把流蘇叫去，遞到她手裏。只有寥寥幾個字：『乞來港，船票已由通濟隆辦妥。』白老太太長嘆了一聲道：『既然是叫你去，你就去罷！』她就這樣的下賤麼？她眼裏弔下淚來。這一哭，她突然失去了自制力，她發現她已經是忍無可忍了。一個秋天，她已經老了兩年——她可禁不起老！於是她第二次離開了家上香港來。這一趟，她早失去了上一次的愉快的冒險的感覺。她失敗了。固然，女人是喜歡被屈服的，但是那只限於某種範圍內。如果她是純粹爲范柳原的風儀與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說了，可是內中還攪雜着家庭的壓力——最痛苦的成份。

范柳原在細雨迷濛的碼頭上迎接她。他說她的綠色玻璃雨衣像一隻瓶，又註了一句：『藥瓶。』她以爲他在那裏諷嘲她的孱弱，然而他又附耳加了一句：『你就是醫我的藥。』她紅了臉，白了他一眼。

他替她定下了原先的房間。這天晚上，她回到房裏來的時候，已經兩點鐘了。在浴室裏晚妝既畢，熄了燈出來，方才記起了，她房裏的電燈開關裝置在床頭，只得摸着黑過來，一腳踩在地板上的一隻皮鞋上，差一點栽了一交，正怪自己疏忽，沒把鞋子收好，床上忽然有人笑道：『別嚇着了！是我的鞋。』流蘇停了一會，問道：『你來做什麼？』柳原道：『我一直想從你的窗戶裏看月亮。這邊屋裏比那邊看得清楚些。』……那晚上的電話的確是他打來的——不是夢！他愛她。這毒辣的人，他愛她，然而他待她也不過如此！她不由得寒心，撥轉身走到梳妝台前。十一月尾的纖月，僅僅是一鈎白色，像玻璃窗上的霜花。然

而海上畢竟有點月意，映到窗子裏來，那薄薄的光就照亮了鏡子。流蘇慢騰騰摘下了髮網，把頭髮一攪，攪亂了，夾叉叮呤噹啷掉下地來。她又戴上網子，把那髮網的梢頭狠狠的啣在嘴裏，擰着眉毛，蹲下身去把夾叉一隻一隻揀了起來，柳原已經光着腳走到她後面，一隻手擱在她頭上，把她的臉倒扳了過來，吻她的嘴。髮網滑下地去了。這是他第一次吻她，然而他們兩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為在幻想中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了。從前他們有過許多機會——適當的環境，適當的情調；他也想到過，她也顧慮到那可能性。然而兩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盤打得太仔細了，始終不肯冒失。現在這忽然成了真的，兩人都糊塗了。流蘇覺得她的溜溜轉了個圈子，倒在鏡子上，背心緊緊抵着冰冷的鏡子。他的嘴始終沒有離開過她的嘴。他還把她往鏡子上推，他們似乎是跌到鏡子裏面，另一個昏昏的世界裏去了，涼的涼，燙的燙，野火花直燒上身來。

第二天，他告訴她，他一禮拜後就要上英國去。她要求他帶她一同去，但是他回說那是不可可能的。他提議替她在香港租下一幢房子住下；等個一年半載，他也就回來了。她如果願意在上海住家，也聽她的便。她當然不肯回上海。家裏那些人——離他們越遠越好。獨自留在香港，孤單些就孤單些。問題却在他回來的時候，局勢是否有了改變。那全在他了。一個禮拜的愛，弔得住他的心麼？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來，柳原是一個沒長性的人，這樣匆匆的聚了又散了，他沒有機會厭倦她，未始不是於她有利的。一個禮拜往往比一年值得懷念。……他果真帶著熱情的回憶重新來找她，她也許倒變了呢！近三十的女人，往往有着反常的嬌嫩，一轉眼就憔悴了。總之，沒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長期抓住一個男人，是一件艱難的，痛苦的事，幾乎是不可能的。啊，管它呢！她承認柳原是可愛的，他給她美妙的刺激，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經濟上的安全。這一點，她知道她可以放心。

他們一同在巴丙頓道看了一所房子，坐落在山坡上，屋子粉刷完了，僱定了一個廣東女傭，名喚阿栗，傢俱只置辦了幾件最重要的，柳原就該走了。其餘的都丟給流蘇慢慢地去收拾，家裏還沒有開火倉，在那冬天的傍晚，流蘇送他上船時，便在船上的大餐間裏胡亂的吃了些三明治。流蘇因爲滿心的不得意，多喝了幾杯酒，被海風一吹，回來的時候，便帶着三分醉。到了家，阿栗在廚房裏燒水替她隨身帶着的那孩子洗脚。流蘇到處瞧了一遍，到一處開一處的燈。客室裏門窗上的綠漆還沒乾，她用食指摸着試了一試，然後把那黏黏的指尖貼在牆上，一貼一個綠跡子。爲什麼不？這又不犯法？這是她的家！她笑了，索性在那蒲公英黃的粉牆上打了一個鮮明的綠手印。

她搖搖晃晃走到隔壁屋裏去。空房，一間又一間——清空的世界。她覺得她可以飛到天花板上。她在空蕩蕩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潔無纖塵的天花板上。房間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燈光來裝滿它，光還是不夠，明天她得記着換上幾隻較強的燈泡。

她走上樓梯去。空得好！她急需着絕對的靜寂。她累得很，取悅於柳原是太吃力的事，他脾氣向來就古怪；對於她，因爲是動了真感情，他更古怪了，一來就不高興。他走了，倒好，讓她鬆下這口氣。現在她什麼人都不要——可憎的人，可愛的人，她一概都不要。從小時候起，她的世界就嫌過於擁擠。推着，擠着，踩着，揹着，抱着，馱着，老的，小的，全是人。一家二十來口，合住一幢房子，你在屋子裏剪個指甲也有人在窗戶眼裏看着。好容易遠走高飛，到了這無人之境。如果她正式做了范太太，她就有種種的責任，她離不了人。現在她不過是范柳原的情婦，不露面的，她分該躲着人，人也分該躲着她。清靜是清靜了，可惜除了人之外，她沒有旁的興趣。她所僅有的一點學識，全是應付人的學識。憑着這點本領，她能够做一個賢惠的媳婦，一個細心的母親。在這裏她可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持家」罷，根本無家可持，看管

孩子罷，柳原根本不要孩子。省儉着過日子罷，她根本用不着爲了錢操心。她怎樣消磨這以後的歲月？找徐太太打牌去，看戲？然後漸漸的妍戲子，抽鴉片，往姨太太們的路上走。她突然站住了，挺着胸，兩隻手在背後緊緊互扭着。那倒不至於！她不是那種下流的人。她管得住她自己。但是……她管得住她自己不發瘋麼？樓上品字式的三間屋，樓下品字式的三間屋，全是堂堂地點着燈。新打了臘的地板，照得雪亮。沒有人影兒。一間又一間，呼喊着的空虛……流蘇輪到床上去，又想下去關燈，又動彈不得。後來她聽見阿栗踩着木屐上樓來，一路撲哧撲哧關着燈，她緊張的神經方才漸歸鬆弛。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砲聲響了。一砲一砲之間，冬晨的銀霧漸漸散開，山巔，山窪子裏，全島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說『開仗了，開仗了。』誰都不能相信，然而畢竟是開仗了。流蘇孤身留在巴丙頓道，那裏知道什麼。等到阿栗從左隣右舍探到了消息，倉皇喚醒了她，外面已經進入酣戰階段。巴丙頓道的附近有一座科學試驗館，屋頂上架着高射炮，流彈不停的飛過來，尖溜溜一聲長叫，『吱叻呢呢呢……』，然後『砰』，落下地去。那一聲聲的『吱叻呢呢呢……』撕裂了空氣，撕毀了神經。淡藍的天幕被扯成一條一條，在寒風中簌簌飄動。風裏同時飄着無數剪斷了的神經的尖端。

流蘇的屋子是空的，心裏是空的，家裏沒有置辦米糧，因此肚子裏也是空的。空穴來風，所以她感受恐怖的襲擊分外強烈。打電話到跑馬地徐家，久久打不通，因爲全城裝有電話的人沒有一個不在打電話，詢問哪一區較爲安全，作避難的計畫。流蘇到下午方才接通了，可是那邊鈴聲響着，老是沒有人來聽電話，想必徐先生徐太太已經匆匆走出，遷到平靖一些的地帶。流蘇沒了主意。砲火却逐漸猛烈了。鄰近的高射砲成爲飛機注意的焦點。飛機蠅蠅地在頂上盤旋，『孜孜……』繞了一圈又繞回來，『孜孜……』

痛楚地，像牙醫的螺旋電器，直挫進靈魂的深處。阿栗抱着她的哭泣着的孩子坐在客室的門檻上，人彷彿入了昏迷狀態，左右搖擺着，喃喃唱着囈語似的歌曲，哄着拍着孩子。窗外又是『吱啾啾啾啾……』一聲，『砰！』削去屋簷的一角，沙石嘩啦啦落下來。阿栗怪叫了一聲，跳起身來，抱着孩子就往外跑。流蘇在大門口追上了她，一把揪住她問道：『你上哪兒去？』阿栗道：『這兒登不得了！我——我帶他到陰溝裏去躲一躲。』流蘇道：『你瘋了！你去送死！』阿栗連聲道：『你放我走！我這孩子——我只這麼一個——死不得的！……陰溝裏躲一躲……』流蘇拚命扯住了她，阿栗將她一推，她跌倒了，阿栗便闖出門去。正在這當口，轟天震地一聲響，整個的世界黑了下來，像一隻碩大無朋的箱子，拍地關上了蓋。數不清的羅愁綺恨，全關在裏面了。

流蘇只道是沒有命了，誰知還活着。一睜眼，只見滿地的玻璃屑，滿地的太陽影子。她掙扎着爬起身來，去找阿栗。一開門，阿栗緊緊摟着孩子，垂着頭，把額角抵在門洞子裏的水泥牆上，人是震糊塗了。流蘇拉了她進來，就聽見外面喧嚷着說隔壁落了個炸彈，花園裏炸出一個大坑。這一次巨響，箱子蓋關上了，依舊不得安靜。繼續的砰々々，彷彿在箱子蓋上用鎚子敲釘，槌不完地槌。從天明槌到天黑，又從天黑槌到天明。

流蘇也想到了柳原，不知道他的船有沒有駛出港口，有沒有被擊沉。可是她想起他便覺得有些渺茫，如同隔世。現在的這一段，她與的過去毫不相干，像無線電裏的歌，唱了一半，忽然受了惡劣的天氣的影響，劈劈拍拍炸了起來。炸完了，歌是仍舊要唱下去的，就怕炸完了，歌已經唱完了，那就沒得聽了。

第二天，流蘇和阿栗母子分着吃完了罐子裏的幾片餅干，精神漸漸衰弱下來，每一個呼嘯着的子彈的碎片便像打在她臉上的耳刮子。街上轟隆轟隆駛來一輛軍用卡車，意外地在門前停下了。鈴一響，流蘇自

已去開門，見是柳原，她捉住他的手，緊緊的摟住他的手臂，像阿栗摟住孩子似的，人向前一撲，把頭磕在門洞子裏的水泥牆上。柳原用另外的一隻手托住她的頭，急促地道：『受了驚嚇罷？別着急，別着急。你去收拾點得用的東西，我們到淺水灣去。快點，快點！』流蘇跌跌衝衝奔了進去，一面問道：『淺水灣那邊不要緊麼？』柳原道：『都說不會在那邊上岸的。而且旅館裏吃的方面總不成問題，他們收藏得很豐富。』流蘇道：『你的船……』柳原道：『船沒開出去。他們把頭等艙的乘客送到了淺水灣飯店。本來昨天就要來接你的，叫不到汽車，公共汽車又擠不上。好容易今天設法弄到了這部卡車。』流蘇哪裏還定得下心來整理行裝，胡亂紮了個小包裏。柳原給了阿栗兩個月的工錢，囑咐她看家，兩個人上了車，面朝下並排躺在運貨的車廂裏，上面蒙着黃綠色油布篷，一路顛簸着，把肘灣與膝蓋上的皮都磨破了。

柳原嘆道：『這一炸，炸斷了多少故事的尾巴！』流蘇也愴然，半響方道：『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該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還長着呢！』柳原笑道：『你打算替我守節麼？』他們兩人都有點神經失常，無緣無故，齊聲大笑。而且一笑便止不住。笑完了，混身只打顫。

卡車在『吱叻呢呢……』的流彈網裏到了淺水灣。淺水灣飯店樓下駐紮着軍隊，他們仍舊住到樓上的老房間裏。住定了，方才發現，飯店裏儲藏雖富，都是留着給兵吃的。除了罐頭裝的牛乳，牛羊肉，水果之外，還有一麻袋一麻袋的白麵包，麩皮麵包。分配給客人的，每餐只有兩塊蘇打餅乾，或是兩塊方糖，餓得大家奄奄一息。

先兩日淺水灣還算平靜，後來突然情勢一變，漸漸火熾起來。樓上沒有掩蔽物，衆人容身不得，都下樓來，守在食堂裏，食堂裏大開着玻璃門，門前堆着沙袋，英國兵就在那裏架起了大炮往外打。海灣裏的軍艦摸準了砲彈的來源，少不得也一一還敬。隔着棕櫚樹與噴水池子，子彈穿梭般來往。柳原與流蘇跟着

大家一同把背貼在大廳的牆上。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斯地毯，織出各色人物：爵爺，公主，才子，佳人。毯子被挂在竹竿上，迎着風撲打上面的灰塵，拍拍打着。下勁打，打得上面的人走頭無路。砲子兒朝這邊射來，他們便奔到那邊；朝那邊射來，便奔到這邊。到後來一間敞廳打得千創百孔，牆也坍了一面，逃無可逃了，只得坐下地來，聽天由命。

流蘇到了這個地步，反而懊悔她有柳原在身旁，一個人彷彿有了兩個身體，也就蒙了雙重危險。一顆彈子打不中她，還許打中他。他若是死了，若是殘廢了，她的處境更是不堪設想。她若是受了傷，爲了怕拖累他，也只有橫了心求死。就是死了，也沒有孤身一個人死得乾淨爽利。她料着柳原也是這般想。別的她不知道，在這一剎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

停戰了。困在淺水灣飯店的男女們緩緩向城中走去。過了黃土崖，紅土崖，又是紅土崖，黃土崖，幾乎疑心是走錯了道，繞回去了，然而不，先前的路上沒有這炸裂的坑，滿坑的石子。柳原與流蘇很少說話。從前他們坐一截子汽車，也有一席話，現在走上幾十里的路，反而無話可說了。偶然有一句話，說了一半，對方每每就知道了下文，沒有往下說的必要。柳原道：『你瞧，海灘上。』流蘇道：『是的。』海灘上佈滿了橫七豎八割裂的鐵絲網，鐵絲網外面，淡白的海水汨汨吞吐淡黃的沙。冬季的晴天也是淡漠的藍色。野火花的季節已經過去了。流蘇道：『那堵牆……』柳原道：『也沒有去看看。』流蘇嘆了口氣道：『算了罷。』柳原走得熱了起來，把大衣脫下來攔在臂上，臂上也出了汗。流蘇道：『你怕熱，讓我給你拿着。』若在往日，柳原絕對不肯，可是他現在不那麼紳士風了，竟交了給她。再走了一程子，山漸漸高了起來。不知道是風吹着樹呢，還是雲影的飄移，青黃的山麓緩緩地暗了下來。細看時，不是風也不是雲，是太陽悠悠地移過山頭，半邊山麓埋在巨大的藍影子裏。山上有幾座房屋在燃燒，冒着煙——山陰的

煙是白的，山陽的是黑煙——然而太陽只是悠悠地移過山頭。

到了家，推開了虛掩着的門，拍着翅膀飛出一群鴿子來。穿堂裏滿積着塵灰與鴿糞。流蘇走到樓梯口，不禁叫了一聲『哎呀。』二層樓上歪歪斜斜大張口躺着她新置的箱籠，也有兩隻順着樓梯滾了下來，腳便淹沒在綾羅綢緞的洪流裏。流蘇彎下腰來，檢起一件蜜合色襪絨旗袍，却不是她自己的東西，滿是汗垢，香烟洞與賤價香水氣味。她又發現了許多陌生的女人的用品，破雜誌，開了蓋的罐頭荔枝，淋淋漓漓流着殘汁，混在她的衣服一堆。這屋子裏駐過兵麼？——帶有女人的英國兵？去得彷彿很倉促。挨戶洗劫本地的貧民，多半沒有光顧過，不然，也不會留下這一切。柳原幫着她大聲喚阿栗。末一隻灰背鴿，斜刺裏穿出來，掠過門洞子裏的黃色的陽光，飛了出去。

阿栗是不知去向了，然而屋子裏的主人們，少了她也還得活下去。他們來不及整頓房屋，先去張羅吃的，費了許多事，用高價買進一袋米。煤氣的供給幸而沒有斷，自來水却沒有。柳原拎了鉛桶到山裏去汲了一桶泉水，煮起飯來。以後他們每天只顧忙着吃喝與打掃房間。柳原各樣粗活都來得，掃地，拖地板，幫着流蘇擰絞沉重的褥單。流蘇初次上灶做菜，居然帶點家鄉風味。因為柳原忘不了馬來菜，她又學會了作油炸『沙袋』，咖哩魚。他們對於飯食上雖然感到空前的興趣，還是極力的撙節着。柳原身邊的港幣帶得不多，一有了船，他們還得設法回上海。

在劫後的香港住下去究竟不是長久之計。白天這麼忙忙碌碌也就混了過去。一到了晚上，在那死的城市裏，沒有燈，沒有人聲，只有那莽莽的寒風，三個不同的音階，『喔………呵………』無窮無盡地叫喚着，這個歇了，那個又漸漸響了，三條駢行的灰色的龍，一直線地往前飛，龍身無限制地延長下去，看不見尾。『喔………呵………鳴………』……叫喚到後來，索性連蒼龍也沒有了，只是三條虛無的氣，真空的橋

樑通入黑暗，通入虛空的虛空。這裏是什麼都完了。剩下點斷堵頹垣，失去記憶力的文明人在黃昏中跌跌絆絆摸來摸去，像是找着點什麼，其實是什麼都完了。

流蘇擁被坐着，聽着那悲涼的風。她確實知道淺水灣附近，灰磚砌的那一面牆，一定還屹然站在那裏。風停了下來，像三條灰色的龍，蟠在牆頭，月光中閃着銀鱗。她彷彿做夢似的，又來到牆跟下，迎面來了柳原。她終於遇見了柳原。……在這動盪的世界裏，錢財，地產，天長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裏的這口氣，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邊，隔着他的棉被，擁抱着他。他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握住她的手。他們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僅僅是一剎那的澈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够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八年。

他不過是一個自私的男子，她不過是一個自私的女人。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個人主義者是無處容身的，可是總有地方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

有一天，他們在街上買菜，碰着薩黑美妮公主。薩黑美妮黃着臉，把蓬鬆的辮子胡亂編了個麻花髻，身上不知從那裏借來一件青布棉袍穿着，脚下却依舊踩着印度式七寶嵌花紋皮拖鞋。她同他們熱烈地握手。問他們現在住在那裏，急欲看看他們的新屋子。又注意到流蘇的籃子裏有去了殼的小蠶，願意跟流蘇學習燒製清蒸蠶湯。柳原順口邀了她來吃便飯，她很高興的跟了他們一同回去。她的英國人進了集中營，她現在住在一個熟識的，常常爲她當點小差的印度巡捕家裏。她有許久沒有吃飽過。她喚流蘇『白小姐。』柳原笑道：『這是我太太。你該向我道喜呢！』薩黑美妮道：『真的麼？你們幾時結的婚？』柳原聳聳肩道：『就在中國報上登了個啓事。你知道，戰爭期間的婚姻，總是潦草的……』流蘇沒聽懂他們的話。薩黑美妮吻了他又吻了她。然而他們的飯菜畢竟是很寒苦，而且柳原聲明他們也難得吃一次蠶湯。薩黑美妮

沒有再上門過。

當天他們送她出去，流蘇站在門檻上，柳原立在她身後，把手掌合在她的手掌上，笑道：『我說，我們幾時結婚呢？』流蘇聽了，一句話也沒有，只低下了頭，落下淚來。柳原拉住她的手道：『來來，我們今天就到報館裏去登啓事。不過你也許願意候些時，等我們回到上海，大張旗鼓的排場一下，請請親戚們。』流蘇道：『呸！他們也配！』說着，嗤的笑了出來，往後順勢一倒，靠在他身上。柳原伸手到前面去，羞她的臉道：『又是哭，又是笑！』

兩人一同走進城去，走到一個峯迴路轉的地方，馬路突然下瀉，眼前只是一片空靈——淡墨色的，潮濕的天。小鐵門口挑出一塊洋磁招牌寫的是：『趙祥慶牙醫。』風吹得招牌上的鐵鉤子吱々響，招牌背後只是那空靈的天。

柳原歇下腳來望了半響，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突然打起寒戰來，向流蘇道：『現在你可該相信了：「死生契闊，」我們自己哪兒做得了主？轟炸的時候，一個不巧——』流蘇嗔道：『到了這個時候，你還說做不了的話！』柳原笑道：『我並不是打退堂鼓。我的意思是——』他看了她看的臉色，笑道：『不說了，不說了。』他們繼續走路。柳原又道：『鬼使神差地，我們倒真的戀愛起來了！』流蘇道：『你早就說過你愛我。』柳原笑道：『那不算。我們那時候太忙着談戀愛了，哪裏還有工夫戀愛？』

結婚啓事在報上刊出了，徐先生徐太太趕了來道喜。流蘇因爲他們在圍城中自願自搬到安全地帶去，不管她的死活，心中有三分不快，然而也只得笑臉相迎。柳原辦了酒菜，補請了一次客。不久，港滬之間恢復了交通，他們便回上海來了。

白公館裏流蘇只回去過一次，只怕人多嘴多，惹出是非來。然而麻煩是免不了的。四奶奶決定和四爺

進行離婚，衆人背後都派流蘇的不是。流蘇離了婚再嫁，竟有這樣驚人的成就，難怪旁人要學她的榜樣。流蘇蹲在燈影裏點蚊烟香。想到四奶奶，她微笑了。

柳原現在從來不跟她鬧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那是值得慶幸的好現象，表示他完全把她當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順的妻。然而流蘇還是有點悵惘。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爲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了，成千上萬的人痛苦着，跟着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來，將蚊烟香盤踢到桌子底下去。

傳奇裏的傾國傾城的人大抵如此。

到處都是傳奇，可不見得有這麼圓滿的收場。胡琴咿々啞啞拉着，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不問也罷！

（一九四三年九月。）

師
哥

張
金
壽

張金壽先生是事變後足可代表北京新進作家的一個，他似乎是沒有資歷，然而他的文章比一般有資歷的作者深刻得多。

他最初是住在鄉下的，他最初寫的文章也都是在鄉下，他的性格不喜歡遷就，更沒有一般時髦的禮節，他就是他，他的創作是他自己的創作，他是這樣創立了他的風格。

華文大阪每日以文藝聞名中國的時期，他曾以長篇小說『路』錄爲副選，也是很轟動一時的傑作。他是最下階層作背景來刻畫這一羣的生活，而工人階級的生活他更熟習，同時他有忍耐心把一部部他想要寫的作品很有計劃地寫出來，他的『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

最近華北喊出鄉土文學的口號，而足以純粹代表鄉土作品的，恐怕只有張金壽先生的作品，因爲他是以北平鄉土色彩作他寫作的對象。

『師哥』這篇裡就是鄉土色彩之一，由他的筆鋒中可以尋找出他的力量，可謂字字見血，這個，不能不使我們欣慰的。

一般無產階級革命的人，一般迷醉無產階級革命的人，都認爲在工人階級裡是快樂的，是平等的，其實他們的生活離着實際生活太遠，未免不有雲端說夢話的可笑，讀了張先生的『師哥』當有一點醒悟，他說過：

『這裏的階級性是很大的，雖然却是苦工裡最下層的學徒。』他又說過：

『過於趨就別人有時正爲獎勵別人來欺侮自己一樣。』

方老伯帶我見過櫃上的王先生，又把拳頭抱了幾抱說了幾句「多照應」「多管教」之後，邁動他的跛脚一歪一斜地走出去了。他走後我很覺得難過。這里一個認識人也沒有，離家又那麼遠，怎能叫人不難過呢。

王先生送方老伯回來，立刻臉上的笑容就收起，露出來的是種彷彿要吃誰一口的樣子，惡狠狠地對旁邊站着的小徒弟說：「九如，帶他到機器房去！都給他見見！」

和我一邊高的小孩噤了一聲，帶着我走出來了。

王先生所說的機器房似乎離櫃房很遠，要往裏走半天才能到，路上我看那小孩也很好玩，便想和他說幾句話，於是我說：「咱們這里的地方真不小啊！」

說完，笑着看他，誰知他並不回答，仍只是大踏步往前邁着，似乎沒聽見我的話。

「咱們這里的地方可真寬敞啊！」這次我大聲地說出來了。

「說什麼！」他先說了這麼三個字然後轉過頭來看我，很清秀白淨的臉忽然變成十分兇惡了，我明白了「說什麼」並非是當真問我說的是什麼，無疑的這是一種申斥的口氣。但他爲什麼對我這樣子呢，我當時還是不明白。

「帶你往哪里走你就跟着走，不必說廢話！」他又補充了兩句話，又挺起胸脯快走，臉也自然往前看了。

我沒言語，也不敢言語，於是他像後面沒有跟着人似地在前面走，我像前面沒有人領着似地在後面跟着，經過了一間間一間間屋子，見了一個個一個個人，我只用眼睛看了看，什麼也不敢問了。末後才明白他覺得他是師哥，我不配和他那麼不客氣地說話的。

機器房原來在最後面，沒到的時候就先聽到乒乓乓乓地響，才一開門，震得我的耳朵要聾，險些伸手去搯，等到悟得自己是到這里來學徒，以後將常在這裡時，反倒不駭怕了，心中一不怕，聲音彷彿也小多了。

九如帶我到一個酒糟鼻子的人面前，幾乎是喊着對他說話，然後他向我指指。酒糟鼻子點了點頭，他遂對我說：

「這是本屋頭目，馬師傅！」

我趕緊叫了一聲，作了一個揖。

九如交代完了我的事，開開門出去了。剩下我一個人毫無着落地呆呆站立着。

酒糟鼻子馬師傅一點手把我叫過去，問過我的姓名年歲住址及荐舉人，之後又一點手把他旁邊站立的小徒弟也叫過來。馬師傅對我說：「這是你師哥！」

我又趕緊作了一揖。

「你帶他到各處看看，告訴他各樣的規矩！等大機器停了再給他見見別的師傅們！」馬師傅對師哥說

師哥答應了一聲。

「你以後聽他的話，什麼不明白的問他，別鬧，好好地聽說聽道。——升福，你也不許欺負他，什麼事不準搗油，都兩個人幹！」馬師傅對我倆說了這些話，然後作出警戒的口吻：「反正誰不聽話誰挨打，先告訴你們！」

正趕上別的師傅們對於活有不明白的地方來問馬師傅，他轉過身子去，我就隨了師哥升福出來了。

師哥是良鄉縣人，到這工廠來快二年了，細活自然還不能作，可是粗活像請帖以及賀年片什麼的都能印了。他的身體沒我高，年歲比我大，知道的事情比我多，尤其關於工廠裡的情形，他全吃在肚裡，什麼都曉得，任何事也瞞不了他。他的話說得快極了，沒聽慣的人很不易由話頭到話尾完全懂得，陪伴話語的是一嘴白沫，吐沫也是時常被他一口氣給吹到聽話人的臉上的。這都是初見面對他的印象和聽他說話在自己心裏造成的師哥影子。

他帶我出了屋門即悄聲對我說：

「你是新來，你不知道這裏頭的事，好他媽的不好幹了，你要小心點才行。你聽坐十六頁那個小子，……你聽見了嗎？……」

我實在連什麼叫十六頁都不知道；「那個小子」是誰自然也不曉得，便茫然地噫了一聲。

他似乎現在才了解我是剛來的人，便告訴我靠東北角那架乒乓兵的大機器上的人就是他所說的「那個小子」，可惜我仍不明白，只好像十分曉得似地請他往下說。

「那個小子頂王八蛋了，脾氣特別狗食，你提防着點他。」他誠懇地告訴我。

「嗯！」我答應了一聲，心中很感激他。

「還有頭兒，」他接續說：「就是好小便宜。你要常給他往家送點禮物什麼的他就跟你好，要不就找你碴，我的師哥就總送禮，現在什麼活都學會了。我不送禮——你想，學一份徒連半個小子兒也不掙，爲什麼還花錢送禮呢——現在什麼也不叫我作，老叫我掃地沏茶。你說這孩子多麼可惡！」

我點了點頭。

到了廚房，他告訴我怎麼沏茶：

「你先用這缸裡的水澆壺，然後抓茶葉，要一點就得，不要太多，可是也別太少，你瞧，這樣才合適。」他把一個裝五十小匣洋煙的大匣子打開，裡面就是茶葉，抓了一把叫我瞧。「還有開水，你要看壺快開了，可不要走開，不然過一會再來會叫別人走，馬師傅就要打你，別的屋裡的師兄弟要和你搶你就和他們搶，別怕，別聽噱！」

我表示我已經全瞭解而且特別贊成他的話，就常由中間插些「那是呀！」「對，對！」「當然不怕的！」這種話。他見我順從他的話，十分得意，歪着脖子帶我走回工作的屋子裡來。

工作一段落的時侯，大機器停了下來，雖然全時小機器仍被一個人蹬得叮叮噹噹地響，但顯得十分靜，就如在中夏天的午間大家睡午覺那般靜。一個連鬚鬍子的工人從高凳子上下來，師哥斜着看了他一眼，用的是白眼珠，表示藐視的意思，但嘴裡却介紹說：

「大有來！——這是本屋李師傅！」

我答應着向前作揖。

「給李師傅倒水！」師哥又命令我。

我把銅茶壺提起來，給李師傅倒了一碗，放在他的面前。

「言語一聲兒！」師哥說：「你這是給誰倒水呢，不言不語的！」

我紅了臉，退在一個犄角地方，用手扶牆站着，心裏的血燒了起來。

「說呀！說話呀！」師哥催我：「說『李師傅。您喝茶』！」

當我看連鬚鬍子那兩隻眼睛翻起來往我們兩個人身上轉時，十分駭怕，想起了師哥剛才的囑咐，在所謂「那個小子」的面前又怎能不駭怕呢。然而越駭怕越說不出話來了，走向前去嚙嚙囁囁地像說什麼而實

在什麼也沒說出來，那些話只有我自己聽得見。

不好了！李師傅站起來了！

他走到師哥面前，提提他的耳朵拉到放茶壺那里，厲聲向他說：「他不會倒你也不會倒嗎！他不會說你也不會說嗎！剛來一個師弟彷彿就沒有你的事了！偏叫你倒！」

師哥一手揉着剛被揪過的耳朵同時分辯着：「我這不是告訴他哪嗎，這也怨我！」

師哥生氣時總愛用白眼珠瞧人，這時候對李師傅翻着白眼珠了。李師傅咬着下唇，伸開大手，覷準師哥的脖頸，彷彿怕歪了似地打下去：「叫你拿白眼珠翻我！叫你拿白眼珠翻我！」叭！——叭！——叭！「打你之後看你還怎麼樣！」叭！——叭！

師哥真橫，挨了打並不理會，睜着大眼睛看前面，彷彿什麼也沒發生過似的。

我以爲我挨打了，但並不，李師傅只是抓了這個機會打他一次，對於我不過警告一下罷了，他倆大概是早就有着仇隙的。

不過經過這回事之後，師哥就不愛理我了。我覺得對他這次挨打很抱歉，想說幾句話安慰他，但總得不着機會，一說話他便歪過頭去，不答理我，有過幾回，我也不好意思老去和他兜談，所以師兄弟們無形中築起了一道高牆。

在入工廠的第五天，我吃完早飯趕緊回來，預備收拾好了屋子師傅們好來上工。所謂收拾，不過把屋裏的傢俱全都放回原處，預備哪位師傅要使的時候好找，其次是把地上的爛紙掃在一起，撮到紙屋裡去。除此之外還要沏一壺茶，好叫才吃完飯剛要上工的師傅們喝。其實這些工作若幹快些，十分鐘是有富裕的。過去的幾天很不覺得吃力便作得很好了，我對這陌生的環境的怕意，已逐漸減少。

這天我先找尋搬子鉗子這些個東西，一個個都掛上一個木頭槽上了，不料槽小並沒有滿，依照過去幾天的經驗，曉得了尙短一個活螺絲搬子還沒有縱跡。於是看看凳子底下，看看桌子縫裡，……：

哪里也沒有啊，屋子裡全找到了。

時候已經不早，地尙還沒掃，眼看就要上工，師傅們來了怎能答應呢？我想先掃地然後慢慢去找搬子。然而筭筭也不見了，筭筭也不見了！

筭筭是大物件，不比搬子，找不到的時候又着急又覺得奇怪，一個師傅進來了，幸而看了一看又到別的屋裡去聊天，我知道其他的人都陸續到了，呆在屋子中間不知如何是好，爲找筭筭我會開開三四回抽屜，好像不明白牠絕不會在抽屜裡面似的。

忽然腳蹠子叮叮噹噹響了起來，我一抬頭看見師哥正往那上面倒油，右手提着油壺彷彿十分得意的樣子，我忽然心中一動，便趕快走向師哥前邊去，笑着對他說話。

「師哥你聽見筭筭了沒有？」

「誰是給你看筭筭的！」他瞪着眼向我。

「不是，您要看見您告訴我，我找不着了。」

「你幹麼吃的！」

叮叮叮叮叮叮他又轉他的機器，對我連頭也不回。我忽然想起了一個地方，趕緊跑到紙屋子裡去找翻來翻去，那把救命筭筭結果是在一堆爛紙的下面找着的。

剛掃完地，上工了，頭目馬師傅抱怨我幾句，說我來得太晚，以後應早來些，却未得到預想的兩個耳光，這在我是十分幸福的，丟的搬子并不是常用的一個，若是在某個螺絲沒有合適的搬子時才用牠，因爲

牠能自由活動，可大可小的。沒人用牠，我也沒告訴人，只提心弔胆地盼着下工，下工後好多破費些時間去找。

中間可有一個時候吓着我，那是當李師傅想鬆大機器的滾筒，兩個搬子都不合適時。

「唉！要比這個大點的，比那個小點的！」他對我說，指着兩個搬子。

「要不」，帥哥說：「得用活螺絲搬子吧！」

我趕緊先揀兩個搬子送到李師傅那里去。

「這個還是不合適！」李師傅說：「拿活螺絲的來！」

「對了，非得用活螺絲的不可！」帥哥一手扳着滾筒的上邊，同時用眼瞟了我一下。

「找活螺絲的！」李師傅對我說。

我假粧低頭去找，其實準知道找不着。這時的我的眼睛紅了，胸頭的血衝上來，迷迷糊糊地不曉得會這兩個耳光怎麼挨。

「別找了，未一個合適，以後記住，要擰這個螺絲時就把這個搬子拿來，別跟你要一個你拿過十個來！——你看他，他還找呢；告訴你合適沒有！你還找什麼！」

末幾句話我聽見了，便站直了，把用過的搬子又掛回去。李帥哥還問「活螺絲的呢？」我沒理，幸而李師傅也沒聽見，由於大機器一響，我的一頓打又暫時躲過去了。

我對帥哥懷疑了，他的不尷不尬的神氣先啓了我的疑竇，又屢次往那丟了的東西上提李師傅的醒更增加了他的疑惑，末後我簡直以為那搬子以及穹簾全是他給藏起來的了，對他投過了幾個偵探的眼光後，乃決定了我以後應當取的行動，對活螺絲搬子的反倒看得很淡了。

這幾天對於各屋裏師兄弟們的衝突我看得多了，誰給誰使壞的事我也明瞭些，師哥一定因為倒茶的事恨上我了，我得處處留神才成。不過我好像「吉人自有天相」，在第二天櫃上命我抗了兩包書往主顧家去送的時候，不知哪位師傅忽然用起活螺絲搬子來了，我不在場，這責任便歸之師哥，不知他如何找出來的，我只在回來時候瞥見那東西在牆上掛着。不用多，只須一瞥，我驚喜得要跳起來，我相信若是我單獨對着牠，一定要吻牠三五分鐘的。

我知道師哥的氣沒出，大概或簡直一定要給我使壞的，從此便留神他，下工比他晚出門，上工比他早來，對一切傢俱隨時收拾，他在這方面算是沒有辦法使了。

又在這天之後的一天，那回下午才上工，師傅們翹起腳來坐在高凳上，等待我給倒好了茶送到眼前去，第一碗給頭目馬師傅。

「馬師傅您喝茶！」我說了一聲。

茶碗放在他旁邊的機器板上。

第二碗才倒好，正要給李師傅送去，頭目那兒站起來了。

「怎麼回事！這茶怎麼！」

我楞了，今天這茶一點不與先前兩樣呀！

「你瞧瞧來！」馬師傅衝我點手，兩眼豎着。

看了看，茶葉末浮在上面，沒有沏開。

「水開了嗎？你就沏！」

我沒說話，現在我應當說什麼呢！明明用滾開的水沏的，可是現在又明明茶葉末浮在上面！

叭！……

一個耳光打得我發燒，我趕緊又把茶壺拿到廚房去，頭目叨嘮的聲音還在耳邊響着。

我知道，我什麼都明白，我小子也不是傻瓜，從此就更不敢疎神了。——這次總還怨我疎神的。

在發生這事的第五天，我又去沏茶，正趕上沒有開水，便抓好了茶葉把壺放在那里，看樣子水要十分鐘左右才能開，我不能空等十分鐘，這時間內還要到屋子裡去幹活的。與上次一樣，增加了的只是我的留
心師哥罷了。

在我進屋稍待一會的工夫，師哥斜着瞟了我一眼，從紙架上擱了一角紙，那意思好像上廁所。門一響，他出去了，我心一跳，也隨之出去了，關門時候盡力叫門不響，悄悄地跟在他後面。由於不慣作這種事，心跳得厲害，手抖着，如同去偷人家的東西。

他進了廚房的門，我這時走過了廚房，藏在門右面，那里有個小洞，正好往裡看，同時他若開門也必
看不見我，因為門往外面開，開開之後往右轉，恰好擋住了我，這全是我的計劃，早就想好了，若在當時，我不會有那樣防衛週到的辦法的。

果然，他看廚房沒有人，似乎很高興，先把水瓢盛了些冷水放在水缸上的木板上，然後把那個茶壺蓋
打開。銅蓋一碰爐台，叮噠一聲。我閉了一隻眼，用另隻眼仔細端詳，那不錯，正是又高又圓，手把上纏
滿了線繩，嘴上磕凹了一塊的我們屋裏的銅茶壺，我因之聯想起被「叭」地一聲打了一個耳光的時候。

他先把門開了一條小縫，看看是不是有人要來，幸而這時候沒有人來，由廚房至工作的院子的小門路
上，連半個人影也沒有。這時候他快活了，我也快活了。

他把水瓢拿起來的時候好像抓住我的心，我不知我的心叫人抓住時臉上呈現什麼顏色，我只覺得神經

失常，全身要抖戰。當他把瓢裏的一點水（只要一點就行）倒在壺裡的時候是那麼迅速，「花」的一聲，瓢空了，無疑的冷水跑到壺裡去。

這時候我突地開門進去了，他還沒蓋上茶壺蓋呢。

「師哥，你好！」我喊着。

他被突然來的人聲吓呆了，但沒忘了同時蓋壺。我捉住了他的拿壺蓋的手。

「你打的是什麼主意吧，師哥！」

「……………」他張口結舌。

……………

末後是我把他揪到頭目那里去，他挨了一頓好說。按說應該挨打，因為頭目不能為師弟打師哥，這裏的階級性是很大的，雖然都是苦工裡最下級的學徒。

在這之後師哥永沒和我反對，我們倆反倒要好起來。是的，「英雄愛英雄，好漢愛好漢」，過於趨就別人有時正與獎勵別人來欺侮自己一樣，尤其對於師兄弟們，橫一點的最能得到尊敬，若一味窩窩囊囊忍受無理的取鬧，那結果往往倒招來更加一倍的侮辱。

師哥是我的好師哥，我現在的事就是他給荐的。

某
夜

爵
青

爵青先生是滿洲文壇上的權威者，他的人是很健談，然而談話却很有力，他有滿洲一般青年人的沈默，但在沈默中用冷靜的眼睛看着這個世界。

他作品的風格很多像紀德，尤其慣用很長的句子表現，這固然是一般滿洲作家的通點，然而他寫來並不見得吃力，反而是鮮明的。

他在作品裡充滿了他的哲學，但是不甚明顯；他知道青年人的苦悶，他的作品是常常提到都市的青年人；他是把握住知識份子的要求做分頭的解說。

他作品的情感是濃郁的，但是令人讀之不覺得繁重，很能在作品中找出另一個意境。

『某夜』裡不過是一個平凡的夜而已，然而在他的眼裡，他的筆下的夜，變化就無窮了，其實夜是每天都有，每夜都是如此，每夜都有這些流浪的一群在黑暗中活動。要知道：他住的是個什麼地帶，滿洲是個新開闢的地帶，有各色各種的人類在那裡生活，當然也有無國籍的白俄，都是在生活很狼狽地情況下過着，當然也有豪華的那一面，這樣更顯得體裁和場面的偉大了。

抬起頭來，由積滿塵埃的窗帘上面望出去，我們可以看見香腸型的或稜柱型的褲子，在窗外往復的擺搖着。時時讓我們覺到我們是坐在這大城某街端的地下室裡，對面那些懸着比政治宣傳更富於心理刺激的商店廣告，吐出了燈光。看看擺在棹面的三瓶廉價的酒，我們才覺得這禮拜日的晚飯，已經是用了一個鐘頭了。

那天的晚飯是和罕——一個窮困的小官吏，由那被煤煙和濕泥所浸着的新安埠，無意的穿過一些街道走到了那裏，便走下了霞曼街一端的地下室飯店裏。總而言之，名字是不會再記得十分清楚，似乎不是「小東洋」便是「白熊」。假設我們身軀再胖一些，我們也許到一個一按電鈴侍者便跑來的上等飯店去，假設我們有着茶色的皮膚，生活時，我們也會到一進門便是籠子的下等館子去。

三瓶酒和三件吃來不得其味的菜，足足使我們在這昏暗而盪動着有傷風化的留聲機聲的小飯店裏，凝坐了三個鐘頭，現在已經是黃昏，對面啤酒酒園那繪着一個蠻女仰頸痛飲的電氣廣告，又發出凄紅色的光了。我們本當結束，可是我却抱着殘餘的半杯酒發呆。

「你在想什麼？」罕奇異的問。

「好！現在我們乾下殘餘的酒！」我看看錶。

「我們應該用這半杯酒爲這城裏的一種人乾杯！」罕興奮地提意。

「爲誰呢？爲你的戀人罷！」我舉起杯來。

「不！」他忙搖着頭。

「爲誰？」我得意地諷刺着：「不然爲全基達耶斯基街上所有商舖的女店員？」

「不！爲那八乍爾賣淫女的夜間生意罷！」

「好！全八午爾賣淫女萬歲！」我發狂似地喊着喝了酒。

「這竟成了什麼鬼意思。」罕也喝盡了酒。

「因為我們是善意的人們！」我饒舌地說：「在她們，無論如何痛苦，也必得今夜的生計有起色，因為那些社會事業調查家必得等明天，纔能帶着改善賣淫生活的使命，悠然地到她們那條狹而暗的街裏去。」夜完全來到的時候，罕纔把足值一天薪水的兩枚票子交給侍者，由地下室走了出來。

似乎唯有這樣的夜裏，纔能襯出這是個有五十萬市民的龐大的都市，現在眼前的這一條街，雖然只有暗色的燈光和低微的人語，可是在二百步開外的基達耶斯基街上，却像起了火災那樣吵嚷而明耀。在血一樣的燈海裏，那世界滅亡的刻纔能有的鶯聲便傳了過來，我們習於這使鄉人看來驚訝的景色，於是回味着剛纔那廉價的酒和沒什麼珍珠的菜，慢慢地向基達耶斯基街走去。一家的窗帘子由石竹色的布裏透出可人的光來，據說在異地看見廚房的冰箱或窗上的燈光，最容易使人引起鄉愁，可是我卻沒有覺到，我覺得在道石竹色的光裏面，這正存在着這社會所允許的一個場面：丈夫用新聞和濃茶卸着白日工作的疲勞，妻子聽着無線電所放送的戰況新聞，聽聽是不是她的南方的家園也遭了戰火的洗禮，使她的家族受了驚慌，而年小的兒子便在地下玩着今天剛由百貨店裏買來的戰車模型，這樣的大都會裏，不只是買辦，不在地主，銀行長，高利借貸，江船公司經理，以致於日貨工，乞丐，毛賊，賣淫，無賴漢所形成的。同樣也有着像居於這石竹色光裏的人們。我一時想不到對這些人運用什麼感情，並且即憑再聰明的人今夜走到這裏，也未必知道是消滅了這種人的存在，或者是保存了這種人的存在，還是改善了這種人的存在爲對……

然而更驚人的事情發生在我們的眼前了。時常走在這樣似有光似無光的街上，我們便常會被躺在牆下把兩隻木棒似的大腳伸到步道上來的人，拌得跌轉一交。這些人常是把一天的工錢都拋給酒櫃上的俄國人

，或沒有討着錢，而在這裏露宿的乞丐，這些人却都同樣地發出吟鳴聲來，不過醉漢多是模糊的囁語或苦悶的呼吸，而饑寒者却是清晰的悲嘆或疾病的喘息。記得是春末的一天晚上，我第一次在這裏乘夜走路，去看一個病着的朋友，三個行人便圍着個長着蜚毛一樣鬍子的俄國老人，那老人隱約地哼着一切關於故國的囁語，三個人中的一個紳士型的中年人譏諷地告訴他：那裏已經不是你的國度了，於是便揚長而去。我問那人這是怎麼回事，那人譏諷地告訴我：爲什麼不知道這條以醉漢和饑寒者馳名的街，而驕傲地走進了一個大院裏去。可是那夜所撞着的却是個饑寒者，杏紅色的天空在他臉上反射着一些光輝，那飄散的頭髮和角膜露白的眼睛，使我想到了基督耶穌那幅慈容，悲嘆着，喘息着，哼着他那長在右腿上的一個皮下蜂窩織炎如何痛苦，而他如受惠施，在瘡癒後，如何不會忘恩負義，在那粗野而難聽的尾聲裏，我機敏地判斷他是魯省的人：

「老罕！這是你的老鄉！」

「我的最大的仇人還是我的老鄉呢！」我知道罕在去年和一個同鄉發生了一次齟齬，直到現在還天天受着那同鄉的責難。

「我們沒有錢給他點兒嗎？」

「僅僅是的同情，並不會有助於這人的饑餓與疾病，救一時之一人，不能救永久之衆人，固屬可笑，然而一萬同情，莫如半個子兒！」我並未看見罕在口袋掏着錢，可是三個金屬片的聲音却打在水門汀上了金屬的聲音，也許就是人類的天樂。

「啊！」由黑暗裏發生低微的嘆聲。

我們已經走到了很遠的地方，可是我却凝着耳朵等待着那感謝惠賜的謝聲，然而等我們走過了一段步

道，我却未曾聽到謝聲：

「爲什麼不謝謝呢？」

「你想想！」罕低聲的說：「你看我們這步調和這整齊的肩膀，那錢鏘然地落在地下，他是比受到挑戰或侮辱還要痛苦的！」

「想不到我們却是會對人挑戰的。」

轉個彎子，便走進了那條同這街平行而同樣黑暗的面包街，疎落的燈便把我們的影子時隱時現地印在步道的石板上。在一個高聳的建築物前面，我拿出紙煙來擦着火柴噙在唇上，而我們竟注意到是到了一個小旅館前面，就不期地想到我們所認識的一個會住在這裡的朋友。都是寫得一手美麗的詩而有着颯爽之風度的朋友，現在這個朋友已經到松花江下流方面的一個城裏去，但是當他正在這裏的時候，却常用那所謂「人類本能慾望的無限實現」的信條，唆示我們這一群朋友，當我們來檢討他的本能慾望究竟無限的實現到那種地步，我們看見他在小旅館裏吃素菜，到影院去看羅柏迭拉，在馬路上邁着大步散策……究竟一個所謂無限的實現，却會是如此平靜而鵠正的方式，除了我們想到這朋友的生活，是潭凝結在高山上的冷泉，我們更覺得這大都市把人約束得連野心都縮小了。後來他愛了一位到了失婚年齡的女人，平靜地欣愉地到下流方面去了。

拐到面包街上，路仍然是黑，基達耶斯基街的燈海仍然晃亮着。我們想着那個朋友，但是一個突入我們路上的新的物體，出現在我們眼前了。最初我們幾乎把這物體認爲一棵粗大的木柱，然而我們的嗅神經，被一種新奇的氣息刺激了一下，我纔覺到是個女人特意的阻住了去路。這女人被一件灰舊的大衣包着很整齊的身子，兩隻手很風韻地抱在胸前，那時我們正立在一家人門燈下面，那淡綠色的燈光在她臉上投了個

方型的鼻影，除了那眼瞼下垂而顫動着以外，我覺得這是個可愛的女人。可是這女人特意阻住了去路，却使我們停止了脚；這女人靜靜地用面部變化表示了她的意思，看着我們並沒有立時躲開，便妖媚地說：

「坐一會兒？」她把我手中擎着的紙煙拔了下去，我簡直呆了。

這都會雖是個市場，然而我們却難忽視這違反稅法的交易。我不敢想這女人因為什麼落得這樣，她也許是出於一個有着紅色大門的名第，或是出於一個有樸實風質的鄉間，不還總像在一處筵席上忽然蒙主人棒上來意外新奇的珍肴一樣，奢望竟被驚奇壓住了。

「你住在那裏？」我親切地問。

「這裏下面！」她淡然地說，因為她正注意我身後抬着鼠眼羨望着她的人。

我按着她所指示的地方看去，那是一個樓底的地下室。狹小的窗子露着血紅色的光，有陰濕的氣氛雜着腥魚味飄了上來，隔着一層玻璃和布簾，便廉價地拍賣着人肉。市自治會委員，民衆詩人，紅卍字會會員……便悠然地由這窗外走了過去。這都會之於我既非迷惘，更非憤恨，我竟凝立在那裏而不會動了。

等我回過頭來，罕正立在我的背後，我用目光找那女人，她却已經離開剛纔的地方，立在遠處的電桿底下，和一個肥大的豪男淫蕩地笑着了。

我們走了，經過有着更多的女人林立着的一帶，便到了燈海中間。

步道上來往着人，街燈上休息着人，窓櫺裝飾前站着人，假設若能把這些比擬成水的話，這被兩面建築物的壁崖挾着的基達耶斯基街，恰好像決了堤的河口。穿着黃色鹿皮獵衣的青年，領着年紀像朶花似的小戀人慢慢地走着，隨着一個胖大得如木桶一樣的老婦人，用笑聲搖撼着那煌煌的頸項獨自踱了過去，留

小鬚的紳士嚮着昂貴的磁煙斗佇立在路傍。對面馬迭爾飯店吃茶部的窗子上，搖着琴師的影子，在那影子所印的窗子前面的年青的無賴漢們，不是少一條領帶，便是斜頂着帽子，一面傾耳聽着播音機裏的「青色之瞳」，一面鑒賞着由十五歲至三十五歲的過路女人的腰腿姿勢，來滿足斯拉夫族對於音樂和獵奇的愛好，汽車現在像機警的夜光蟲，時時被那橫過石街的人們攔住，車夫便嗚嗚地響着喇叭……鮮菓舖的窗子像畫家的調色板似的，擺着，立着，懸着各色的糖菓茶點，尤其是一叢南洋產的香蕉和燒得焦黃的咖啡餅，引着行人的注意。領着孫兒的老人進去了，領着未婚妻的小男子進去了，只留了個衣衫襤褸的矮花子在玻璃外面，望着屋裏那爽快而正確的櫃台交易。

「看！」罕低聲地說：「你想這花子在尋思着什麼？」

「和得不到葡萄的狐狸說葡萄是酸的一樣，他許認為這香蕉是苦的，咖啡餅會石片一樣硬，而自豪着自家兒的鑒賞力吧！」我看着印在明亮的窗上的花子的輪廓。

「不！你看他正注意着那掛在香蕉柄上的小紙片，那裏寫着刺激他神經的數目——*10.60*」
花子聽了我們的談話，便轉過頭來，我看見他是那個時常站在電影售票處要零錢的俄國人，說得一口北京腔，一要錢便把頭低得甚至貼在前胸上，看見我便羞澀地溜到人群裏去了。

撞着人的腹部和肩部，一個朋友的未婚妻抱着一隻精緻的衣匣，和我們點點頭匆匆地走了過去，我們便把話題接在罕的婚姻問題上。

罕還未婚，可是他却把都市裏的女人視為蛇蝎，於是便由家鄉裏搬來個生於朴素的鄉間的女人開始談判，然而罕最近竟也拒絕了，那夜我便問罕：

「你真過慮得那麼可怕麼？」

「我就怕生活，你想藉音樂隊把新娘子吹進來，再等妻子把孩子生下來，我會瘦得什麼樣？」罕說：「我覺得可怕。」

「我們有父細胞的天職呀！」我玩笑的。

「而我的天職却不容許我把孩子養大送到街上的玻璃窗外，羨慕那○○○的小紙片兒。」

「我們都這樣獨身，是不是使這城裏愈發多起賣淫婦來？」我戲諷着。

低微的擊心的音樂壓着人群的囂聲傳了過來，我們被一牌鮮明的廣告牌指示出這聲音的來源，是由一家酒場裏衝出來的。在那酒場的門前，立着一枚手技驚人的廣告牌，上面繪着一個戴着黑色覆面，全裸着身體而雙手端着一杯紅玉色郁酒的女人，下端寫着「誘惑的異國情調的處女林。」

音樂當有人把門推開的時候，便潦亮地衝出來，接着又微細了。

「罕！你知道異國情調是什麼意思？」我說。

「我只懂得蔬菜和糧食的價錢！」罕十分苦味的。

「你的回答真無聊得很！」我不平地說：「這可以作英雄主義的和傷感主義的兩種解釋，前者是在敵地來享受酒色的意思，後者是在異鄉來玩味旅愁的意思。」

「那麼你說現在狂樂於處女林的，都是英雄主義者和傷感主義者嗎？」

「這些人嗎？假設屋裏真有廣告上這樣女子當爐的話，却是因為她戴着黑色的覆面纔進去罷！」

「那却和我們在吃飯時，要芥末醬一樣了。」

其實，我知道這裏沒有戴黑色覆面的裸體女人，也沒有什麼異國情調，侍女們不過穿穿流行而廉價的衣服，牆上繪了些雅典圖或西比利亞的冰天雪地的景緻而已。那是去年秋天，我進去過一次，因為在我住

處附邊的一個混血兒，本來是在某大街的一家藥舖裡擦地板，每月拿十二圓錢的薪水，可是後來被那藥舖的主人給沾污了，並且辭去了她那每月有十二圓進項的小事情，使這十六歲的可憐的小孩子企圖了兩次的自殺，她想到一家富邸去當侍女，或到汽車上去賣票，可是都沒辦到，直到去年秋天，一個在街頭上佔着上風的無賴漢又和她通姦，她沒有使自己再清白的法了，於是到這酒場來當了侍女，我就因為好奇心，會有一次去看了她，後來據說他被一個歌舞團體收買去，不作侍女了；所以我知道這個酒場。

一個新奇的窓櫺裝飾又引去我們的注意了。我想及那荒涼的兩極地帶和無人的僻山荒野；因為那新異的皮毛實在讓人作如斯感想，近代人由皮毛上獲取快感的精神活動，完全是人類文化的一個嶄新的劃期的現象。而那時，在那煌耀的白色的燈光底下，我也就與其計較這些數不清名字的皮毛的種類，而幻想起這些皮毛被人享用時的感覺如何了。幾年前，巴黎的一位醫學博士，在發明了不傷於健康而無副作用的媚藥以後，他又埋頭在合理的性慾興奮方法的研究中，研究的結果，他主張凡是在非神聖行為以外的時候，為求感覺的快適和情慾的亢進，以圖人體賀爾蒙的最大限度功效時，可用他所設計的一種枕頭，這枕頭滿裝柔細的纖維。膨脹得可隨使用者的呼吸微動，同時用優等香料噴於枕上，讓枕的兩端挾住頭部，以其微動的力量搖撼小腦，以其香料刺激嗅覺。我不知現代人的愛好皮毛是否基於這種微妙的意慾。

剛往舞場去的音樂師提着琴箱，便那麼羨慕地望着一枚鼬皮圍襟，後來又有些嘆息地離了那窓櫺裝飾。

藥舖似乎很蕭條，櫃台上俯着金髮的少女，和一個年青的大夫模樣的人調笑。窓子上，便像個廣告畫展覽會似的，什麼能使萎倒的雄鷄冠都豎起來的男性賀爾蒙，肺病聖劑的郭賀片，安息鎮靜的卡爾摩欵，衛生合理的性具……。

我們走着，無關心於這劇台裝飾一樣的街頭風景，等把汽車的排列衝過去以後，我們便橫入了一條稍爲狹些的大街，商店關了門，行人也稀少了些，但是那杏紅的天空和情緒綜錯的音樂，却不容我們休憩一下神經。走過許多掛着名媛和制服處女照片的照像館，走過一處高大而鑲着一面大錶的商店，一些等汽車的人群也被我們掠過去以後，便到了一處房屋均已毀塌而地下還留着殘磚斷瓦和木板的沒有燈光的地方，我們走到剛纔在飯店裏爲之乾杯的野妓的集聚地八乍爾了。

年前，這裏尙是舊什物的市場，一些沒有本錢的外鄉人，用微少的資本把被市民排泄出來的不用什物，加以修葺和整理，再賣給急需的市民，我覺這是一種極合理而極投機的營業，舊衣商，舊皮革商，舊木器商，舊五金具商，舊書商……便佔滿了這裏。於是接鄰着這商業區，便繁興起蔬菜市鮮魚市和一處野妓市來。可是現在官憲竟要取締這些和大半數市民心臟所繫連着的地域了。大概這片暗黑的低矮的區域，的確不够周圍那些高廈，柏油路，汽車，廣告燈的陪襯，最繁盛的舊什物市場被強制的毀塌了。蔬菜市和鮮魚市也去了大勢，在夜裏只有野妓還在燈蔭裏蠢動了。

我們先是踏着斷瓦和洋鐵片木片，而低徊地玩味着任憑一處無價值的地方成爲廢墟時也甚可愛的情緒。發着奇特的鑼物音響的東西撞在脚上，我們知道是玩具，踏如同屍體一樣的東西，我們知道是破衫，間或有舊帽，髒新聞紙，畜皮，木莓，尿水響在脚下，可是我們顧不得了。我們想：未出三十分鐘，我們竟會由灑有高價皮毛的大街上走到這裏，那驚訝只讓我們沉默着。

我們站住，在黑暗裏用嗅覺斷定着這裏的世界，因爲這裏沒有光。

「往那裏去嗎？」罕望着遠處蠢動着窈窕之人影的燈蔭。

「……………」

穿過不久將要被折塌的菜市和魚市，和一股土腥味的空氣，我們便走進了燈蔭。

這些有太陽時去睡覺而太陽落下時便起來的女子們，完全像一群幽靈，來往於燈蔭。在這裏，我們對這些人所有的一切思想將是無効的，而我們覺得前數個鐘頭爲他們乾杯的主旨，完全是種像看馬戲小丑表演似的遊戲了。

燈蔭盡處使我們走入一條狹得如同谷底的胡同，也許是住宅難的關係，雖然兩側都是低矮的平房，在每個平房上面，都用鐵片或木箱一類的東西接築成小樓，這上半截經日既久，便歪了下來，雖然用鐵絲和木桿等支持着正體的方向，終於是一天天地歪了下來，以致歪得兩側的樓頂幾乎接觸在一起。白日陽光全不進來，夜裏一條平濶的杏紅色天空，倒看得非常顯明，弄裏陰濕得使我們脚下發着吱吱的聲音。一個大漢由我們的身前幌了幌，登地跳上了樓梯，等我們抬起頭來，他已經抱着先刻在樓上的一個沙嗓子的女人笑起來了。路的兩邊除了樓梯便是小窗，窗上糊着有水痕的新聞紙，而吐出黃色的光來，間或有烹調味和賭博聲傳了出來，不知是那裏却又飄出了使人夢想的鴉片的香息。

出了這百米長的狹間，我們撞到一群人，似乎是在紛爭着，當我們站立不到一分鐘的時候，我們便預測出了這紛爭的原因了。

「好！我們終算是鄉親，你三個月的飯錢便看我們祖墳連接的緣分上，不向你耍，去罷！」這是一個瘦而矮小的紫面漢子的聲音，大家把低頭慚愧的一個年青人目送到黑暗裏去，那漢子便咕嚕着走進了旁邊的麵食店裏；我們便明白這紛爭的原因了。

麵食店擺着黑綠色的食物，窗上吐着鬼火似的光，這裏依然沒有多少光亮，只有杏紅色的天空，和隱約傳來的隆隆的電車聲……。

侏
儒

梅
娘

梅娘女士在第三屆文學者大會得到了頭獎，這是使她最喜悅的一件事。

事實上她是一個很能寫作很有機會寫作的小姐，她的成功也是在於她不斷的努力和優裕的環境所造成的。

愛讀她小說的人，等於愛和她接近的人一樣，都有一種親切之感，原因是在於她的情緒有一般人所不及的輕鬆，她這樣奠定了她的鮮明的風格。

如果拿她的作品當做一束嬌滴滴花朵，既嫩又美，離之不捨，折之不忍，只有凝立於畔呆呆地欣賞，在欣賞中得到人生的另一面，那一面即是破舊的也變成美麗的了。

她好描寫意識的分析和心理的變化，她在片斷中捉住一點，由這一點出發像江河一般一直流入大海，到了大海，也不會感到大波大浪的危險，只能感受到這個片斷的奇麗。

『侏儒』裡的小侏儒，作者竟能把一個別人難能注意的人物描畫那麼可愛，其實不是侏儒的可愛而是作者給了侏儒的愛。

作者生在白山黑水之間，遍遊日本，對於這些山川之美領略的很深，也無怪在筆下會能流露出這樣香甜的甘汁。

外面有一個人叫我，我出去了，那是房東處唯一的小徒弟，房東開着油漆店，專爲顧主刷新屋子的。他很矮小，看去也不過十一二歲的光景，頭大得很，怪可笑地擺在他狹小的雙肩上。肚子大得凸出來，腿因之更顯得細小可憐了。雖然我見過他不止一次，我却從沒有仔細地瞧過他底臉，趁着和他對面的機會，我仔細地打量了他。

臉和全身相反的生得很可愛，紅紅的唇，小小的牙齒，鼻子也很端正。但臉上的表情却癡呆的，相仿於白癡臉上那種木然的傻樣。

他全身都沾滿了各色油漆的斑點，連頭髮上也疏落地黏着。

「你是找我的嗎？」我問他，看着他彷彿完全不動的眼睛。

他瞧着我，瞧了有一分鐘之久，半晌，才含糊地應了一聲，隨即用手指着房東的住處。

我發現他底眼睛很大，而且黑白分明。我佇立着接受他底凝視，我又覺得他似乎沒在看我，像把眼睛停在我身上，而心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一樣。

我底鄰居們都從房東那兒學得了對他的歧視，大家奚落他，無事時拿他開心，叫他「木頭疙瘩」。據說是他比傻子還不中用，有的已經搬進來三年的住戶，都沒聽見他說過一句話，說他平日就會偷嘴吃，什麼都作不了的。

我却沒從他臉上找到他們跟我說過的他底醜樣，相反地我倒覺得他很好看。我想他若是洗淨了臉上的泥垢，穿上乾淨的衣褲，一定比房東的胖少爺還體面的。

我跟他後面向房東底屋子走，幾次他都落下來，站在側面瞧我，像瞧一個怪物似的細細地瞧。

我心裡充滿了不能言說的狐疑，我覺得奇怪又好玩，我想他是不傻的，要是傻，也一定是跟大家公認的傻不一樣的傻法。想着，我慢慢地接近了他。

這時候，我們院中的最愛說笑的李大嫂跨進大門來，一手提着繫在一起的幾個茄子，另一隻手裡握了一個小小的油瓶。

「買菜去啦？」我招呼她。

「是，還沒作晚飯哪！」她回答我。

接着，她把左手裡的幾個茄子使勁往我身邊的小徒弟頭上一掄，嘴裡笑罵着：

「你這個傻王八蛋，你也知道大女學生好，跟我走你怎麼不這樣往近靠呢？」說着，哈哈地笑着，又找補着：

「您可別見怪，他大爺。」

我只好笑着，瞧着她帶着她響亮的笑聲從我們身邊走過去。

他底頭上留下了兩個茄子的小小的紫色的刺，他並不拂掉它們，連用手摸摸額角都不，像完全沒有被茄子打過一樣。

我倒十分過意不去，原來是我挨近他的，他倒挨了無辜的掄，雖然茄子不是什麼堅硬的東西，但那樣大的圓球，總是有相當分量的。

我憐惜地爲他拂去額上的茄刺，就便替他擲去額上的積土。

他也往我身邊靠着，但又怔忡的，用疑惑的眼睛細瞧我底臉，嘴裡發着含糊的聲音，遲疑地承受着我底憐恤的撫摸。

我揚起我底手帕，預備用力地甩從他髮上沾下來的土。就在我揚手的那一瞬間，他一像隻野兔那樣敏捷地從我腳下跳出去。

我驚愕着，我不知道他爲什麼那樣，瞧他在牆角保護似地蜷曲着他有着大肚子的小身子，想他也許以爲我是要打他才跑開的。真無怪大家都說他傻，實在是不懂事，我覺得又可氣又好笑，又覺得他傻得可憐，這樣蜷曲着，頭固然是不要緊了，可是腰和屁股不都還可以任人自由地踢麼？

我過去，拉起他底頭，他不抵抗，只用力地閉緊了他底眼睛。

我只好不耐煩地嘆着，等着他自動地站起來，他一定是被責打得失去他可憐的辨別力了，不能明白什麼是愛撫和責打在動作上的區別。

我們這樣可笑的相對地蹲着，半晌，他偷偷裂開一隻眼睛，一瞧見我，又急急地閉上。我消去了適才覺得好笑的心情，心裡只有憐恤和奇怪。我尙不十分清楚他底生活，只知道他底工作是給其餘的工人提油桶而已。我搬到這裡來也不過剛一個禮拜，我想他或許是受僱於房東家來作雜活，因爲過度的貧窮，所以不得不在這忍受着兇悍的女主人底苛苦的特遇。也許已經是無家可歸了，無從脫離這長年伴着油漆的日子。

房東太太一臉橫肉，厲害是遠近知名的。

他一直蹲着不動，我裝着不在意地把臉轉過去，我一轉開臉，他便睜開眼睛瞧着我，像一隻洞裡的老鼠瞧着洞外的貓一樣。

我不知用什麼方法才能消去他對我的懼怕，我想撫摸他，又怕他在我抬手之間逃去。拉他，又怕他誤認爲打。我想這樣繼續蹲下去一定是對他不好的，他主人既然打發他出來辦事一定願意他快辦好了回去。

晚了，兇悍的房東太太能輕輕地放過他嗎。

我想我還是繼續保持着不動手的姿勢好，我竭力在我臉上作出最和善的樣子，但我不正面看他。

果然他像安心了，慢慢地站起來，脊樑貼着牆，眼睛不瞬地看着我，而且一點一點地挪開他底身子。他從我身邊走過去，輕輕地，輕得像一隻貓，我依舊蹲着，像完全沒看見他一樣，但我偷偷地用眼睛追隨着他。

他轉到我背後去，我直覺到他的眼睛凝固地瞧着我底背，很久沒有移開。過一會，我聽見他走了，慢又輕地走去。

正在我要旋回身子來的時候，我聽見一聲霹靂似的吆喝，夾雜着肉擊撞着肉的清脆的響聲。我立刻站起來，轉過身去看。

他底肥大的女主人站在他底面前，他正一如剛才我見過的那樣蹣跚地蹲下去，閉着眼，左頰上紅紅的。我瞧着房東太太底橫臉，不知是爲他說情還是裝着沒看見他好。我們所有的鄰居都是不以爲他的被責打爲意的，甚至有人還說「打！該！打死也不多。」這樣助虐的話。有時實在瞧着他被打得太厲害了的時，便都躲避地走開，讓他們主僕去自己了他們底帳。

幸而房東太太注意到了我，她走向我，而且向我微笑着。平日我是很少和她說話的，她笑，我無端地心慌，她不至於賴我留着她底小徒弟，就誤了她家的工作而對我大發威風吧。

她依舊微笑着，帶着有話不好意思開口的樣子。她應酬的情態更使我狐疑，我還沒跟她打過一次交待，不知她究竟是怎樣的人，只聽大家都說她厲害而已。

那孩子還在蹲着，閉着他底眼睛。我想以往她底女主人一定不是打他一下就住手的，他之所以閉着眼睛是在等候着接連而來的責打的吧。

她開了口，用着柔和的聲調，她說了很多恭維我的話，說我比男人強，又罵她底丈夫——我們底老房東不中用，末了才說出要請我去爲她家的工人們填寫一份戶籍警察要的職歷表，她底丈夫雖然讀過幾年書，但對於這種新式的表格却怎麼也弄不清楚。最後她吞吐地說，她曾一度去求街口的測字先生，她說那可惡的先生竟跟她索價五毛錢之多，她又表示她倒不是在乎錢，她怕那先生也寫不好，接着她又恭維着我。她囉嗦了這半天，只是想求我白替她寫幾張職歷就是了，這原不是什麼麻煩事，我立刻爽快地答應了她。

我底爽快令她意外的高興，她張着手像想拍拍我底肩，又像要拉拉我底手，可是又怕這種在她們之間的表示親熱的方法冒犯了我，把手那樣又舉又放地伸着。

我底心完全安定下去，我說請她先回去，我鎖上門就來。她笑着，她說她不忙，她願意站在那兒等着我。

我底心却不是專爲回家鎖門去才支開她，我想她先走了，那個可憐的孩子也可以找個機會偷偷地回去。我想他一定是女主人打發來請我的，這麼久沒回去，就是不厲害的人也會生氣的。

我鎖好了我底小小的房門出來，房東太太正對着我底門笑迷迷地站着，我底眼睛越開了她底肥碩的身子去找尋那可憐的孩子，他又在慢又慢地站了起來，一點一點地挪開他底身子。

他底女主人把全幅的注意力放在我身上，說着恭維的話。我也轉回我底眼睛來，怕驚了那正預備逃開的小東西。不知道爲什麼，我覺得我在可憐中有點喜歡他的意思。

房東太太求我作的事情並不難，我很快地就寫好了他們夫妻及三個大徒弟的履歷。在我放下筆的時候，房東太太忽然像想到了一樣遺忘了的事情似的問我。

「那個雜種有沒有都不要緊吧？」

「哪個！」

我不明白她說的雜種是指人還是東西。

「那個傻子，叫他去請您都說不明白的傻子。」女主人有些愠然了。

「他不是在您這兒住麼？」

「不在這上哪，誰能收留他那樣的傻子。」我不明白房東太太的話是蔑視那孩子還是顯示自己的寬大。

「若是在這住還是寫上好吧！」我說，重新鋪開那張已折好了的紙。

「他可姓什麼呢？」房東太太不耐煩地沉吟着。

「當然是姓劉了。」一個在我們說話之間走進來的二十多歲的青年工人，這樣頑皮地插着嘴。

「什麼？姓劉？你知道，你跟那騷狐狸有過交待是怎麼的？你說姓劉，我看他姓張。」房東太太立刻楞着眼睛，臉逼向那個說話的張姓的工人底臉上去，咬着牙說。

青年工人忙着躲開她底逼視，轉到她身後，自己解嘲地伸了伸舌頭。

「姓劉，好哇，他要能姓劉是個野種都能姓劉了。連掌櫃的自己都不說他姓劉，你倒說了，他媽叫你攔了幾回，死了你還替她護着她底野種兒子。」房東太太怒猶未已，這樣接着責問。

工人早已跑到裏間去，但却在裡間大聲地接着說：

「前十六年我才六歲，就是叫她摟了也沒關係，一個二十歲的姑娘摟六歲的孩子，誰也說不出什麼來。」

「好姑娘，什麼姑娘。得啦，歇着你那張臭嘴吧！」在鬪嘴上，房東太太是失敗了，但她底威嚴壓倒了她底敵手，裡間沒再發出聲音來。

我直如墜到五里霧中，完全忖度不出他們所說的話中的故事。又不好問盛怒中的房東太太。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墨盒中潤着我底筆，留神地瞧着門，看那個可憐的小傻子是不是已經回來了。

這時，房東回來了，他站在玻璃門的外面。正在推門的時候，我瞧着他肥滿的臉，我覺得這臉型很熟，彷彿像一個我見過的人，那整齊的牙和輪廓很好看的呆然的眼。我猛然記起那孩子正是有着一個這樣的臉的。那麼說，孩子是房東的另一個姪婦所生的嗎？

房東太太回頭，瞧見了正是房東進來的時候，她一陣風似的掃了過去，指着房東底鼻子。

「都是你，你這個老混蛋，作的損陰喪德的事情，叫我跟在裡頭爲難。你說，你說吧，人家女先生等了這半天了，你說那個野種姓什麼。」

房東瞧着我，頗窘地笑了笑，又向我點頭。

「姓什麼就姓什麼，什麼不一樣，你看着寫吧。」房東瞧着怒氣沖沖的太太，小聲的說。瞧太太一立眼睛，趕緊接着「要不就姓王。」

「倒是你記得真，可不是得姓王，姨子的雜種可不是得跟着她媽姓。」

房東太太捨了老房東，重走到我坐着的橫的條案前來。

「我也不怕您笑話，」她說，狠狠地向地上唾了口吐沫。「那個傻王八蛋您知道是從哪來的，是我們

那位爺辦的好德行，在外頭妍上了個野鷄，租房子過起日子來啦。瞞得一絲不透風，錢花的可就別提了。天老爺有眼，可巧兩人上街叫我遇見了，我這才知道。那婊子贅着個大肚子，我叫他散，他倒挺好說話，我說散就散。誰知道冤我，不但沒散反倒搬了個大房子，想是一躲開我就完了。真是神佛保佑，二回又叫我給抓着了，孩子滿地跑，肚子又鼓了。好哇，拿我底錢他們過享福日子，我不管青紅皂白，給她一頓搥。那騷娘們不禁打，小產死了，死了就算了。咳，也是我心軟，攔不着那老混蛋又哭又求，答應把那雜種領回家來。您說，這十五六年的光景，我在他身上白搭了多少錢，那錢用什麼好學徒的沒有。這還得聽着別人乾不淨的閒話，我爲的是什麼？女先生。」

房東太太怪委曲地述說着，像是她在那孩子身上費了天大的心，而別人完全沒理會到她底賢德似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稱贊她底賢德好。「寫什麼，就寫姓王嗎？」我只好把話轉到那份職歷上去。

「王野種，要不就王傻子，十六，從一會走路就拿油漆桶，一直到這會還拿油漆桶。」

我在那張紙上分別地填寫好了王傻子，十六歲，提桶小工等等的字樣。然後放下了我的筆。

她拿過那張紙去，橫豎地看了好一會，才滿意地收在一隻裝着帳簿的抽屜裡，開始向我道着謝。

辭了她，我走向我底家，房東隨在她身後，也笨拙地謝了我。

那晚上，我遇着李大嫂，向她說起房東太太說過的故事。李大嫂說：「她見誰跟誰說，可誰也沒說過她好。那女的真是好人家的姑娘，張老太太看見過，說長的愛人着呢。就是窮，沒爸沒媽的。」李大嫂又把身子湊向我眼前來，「那孩子全是叫她打傻的，她那樣打法，鐵人也能打扁了。」李大嫂小聲地說。

「那房東怎麼不管？」

「還管，房東那熊樣，哪是她的對手。起頭房東倒是挺疼那孩子。越疼她越打，冬天三天兩天不給飯吃。餓的孩子連街上的果皮都吃，房東也就不敢伸手了。可是人家也倒是真能幹，咱們住的房子不都是她經手買進來的。這錢要放到房東手裡，早不定又靠給哪個娘們了。」

在房東和那孩子之間，我想着一個美麗的女人怎樣悲慘地結束了還在青春期的生命。她一定是溫柔又美好的，美好得一如小說中描繪的佳人。她的孩子若是正常地養育起來，不定多麼可愛呢吧！

想着那蜷縮到牆角去的用着細細的腿支撐着可笑的大肚子的孩子，我彷彿看見一棵亮的星墜下來，墜下來變成一塊石頭，一塊被大家惡意地踐踏成了一個四不像的東西。

又過兩天，我通過房東家的後門，正碰着房東太太像拋擲一樣不用的東西一樣地拋出那孩子來。孩子的身上黏着未乾的藍色的油漆，房東太太底脚下，有一隻傾倒了的藍色的油漆桶。

她擲他出來，就立刻砰地關上了門。

那時已經是薄暮了，北地的秋末的薄暮是比暖地的初冬還淒冷的，那孩子穿着一件撕了許多口子的單衫，赤脚扳着一雙大人穿舊了的鞋。

他不動地蹲在他被擲到的地方，用細梭梭的小手指蓋着他又青又紫的臉，奇怪的是他臉上並沒有眼淚

。聽着他底傷，我覺得挺難受，我手裡正拿着一包剛買來的餅干，我拿兩塊放在他抖動着的膝上。

他偷偷地從指縫間望着我，像上次望過我時的姿勢一樣。

我再放兩塊在他的膝上。

撕下了一條包餅干的細紙，我轉到他的左面，爲他擦着左背上的一條滲出血來的傷痕。這次，他沒有

擄開他的手臂。

突然他用右手抓起一塊餅干，迅速地放到嘴裡，吞食一樣地硬嚥下去。嚥完，依舊用小手捂着臉。一會，又迅速地抓起來一塊。

又一塊。

又一塊。

我再拿四塊放在他膝上。

房東院子裡有聲音，怕房東太太出來，我拿起一把餅干扔在他前面，便走回自己家去。

那之後，他不像怕別人一樣地怕我了，在路上遇見我的時候，用黑白分明的眼睛凝固地看着我。撫摸他，雖然還怔忡着，但不逃開了。

我不知道那一晚上的餅干他都吃了沒有，我想問問他，可是不敢斷定他真的是不是會說話。

隨後在晚上，他到我的窓前來，隔着玻璃偷望着我。第一次，我叫他嚇了一跳。他把他的臉貼在玻璃上，因為身體矮，只看見那樣一個蒼白的臉。燈亮的時候不覺得，一熄燈，突然看見的時候，我下意識地聯想到鬼身上。那時，我新婚不久的丈夫正爲了件公事到遠地方去，我們底小家裡是只有我一個人的。

等我看清楚了他，我覺得很高興，我想他之來，一定覺到了我所給與他的同情。至少，他也一定明白了有一個人是不跟別人一樣打罵他的。第二天，我把當日吃的餃子放幾個在他貼過臉的地方，早早地熄了燈等候他來。

直到我睡，他並沒有來。那一夜我轉側着，我怕他被打得動不得了。可是天亮我出去，餃子已經沒有了，放餃子的地方很乾淨，不像餃子被貓或其他的動物偷吃了的樣子。

一連幾天，我都挑着那隻會貼過臉的玻璃上的簾子，而且在同樣的地方放下我當日吃着的食物。他有時來，來了，我隔窗看見他耗子一樣躡足地走到窗下，隨即不動地看着屋裡，末後才迅速地吞下碗裏的食物。有一天，我忘了他將簾全部掩好，那一天正患着感冒，頭痛得早早便睡了。

朦朧中聽見他來了，他似乎在窗前停了好久。

但第二天我去拿那隻專給他盛着食物的碗時，碗裏的東西一點沒動，碗邊却和往日一樣印着他帶漆味的小小的手印。

第一次他已是十六歲的大孩子的意識在我胸中浮起來，他總然後，感覺也不是一點也沒有的。我覺得在他底小心靈裡，對我一定有一種另外的感情了，我想他底原質一定是挺聰明的。

因為頭痛，我草草地料理了家事便躺在床上，意外地他白天來了，且推開房門走了進來。

我不知怎樣作好，我早就有意叫他到屋裡來，但怕驚了他。我一直沒想出用什麼合適的方法才能叫他明白我底意思，我想他要能上我屋裡來，至少也可以暖一暖他底小身子的。

今天難得他自己來了，我閉上眼睛，裝着睡，我聽見他倚在牆慢慢地挨近床來。

我閉着眼睛直感到他一步一步地離我近了，他身上積年的油漆味刺激着我底鼻子。

我一會閉着眼睛，幾次想睜開，都強抑制下去。他已經來到我底床前了，就在我放拖鞋的地方蹲下去。一會，一隻冰涼的小手放在我裸在被外的右手上，那樣涼，而且顫抖着。

我有一點心跳，但沒改變我睡覺的姿態。我不知道我底小侏儒要玩什麼把戲，我任他底小手放在我底右手上，那冰涼的小手一點點地暖過來了。

一會又一隻小手拉着了我底右手，我底小侏儒站起來，而且把我底右手拉到了他底跨下。

我聽見他在喘，而且在我底右手上磨動着他底腿。

這時我們有男女之別的觀念在我心裡清楚地翻上來，我張開了眼睛。

他正可笑地搖擺着他底小身子，臉上流溢着一種異樣的欣悅的光輝，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濕潤的像汪着淚水，小小的唇邊流下來濁重的唾液，鼻上有一塊剛被責打過的滲着鮮血的傷痕。

我底心驟烈地跳了起來，臉不由得熱了，我抽出我底手，重重地在他肩上打了一下。他叫了一聲，像一隻誤觸着機關的耗子那樣地叫着逃開去，推開門跑了。

我坐起來，他已經逃過我在窗子裡所能看見的地方。我激動的羞惡的情緒一平復下去，開始後悔那樣輕率地打了他。我想他也許像往日那樣蹣跚在什麼地方，我扣好了我底睡衣，一分鐘都不願意耽擱地追出去。

外邊吹着風，風中捲着枯了的葉子。我覺得冷，但心裡激動的，我只一意地想找到他，像往日一樣地爲他擦着傷處的血漬。我想他一定是剛挨完打，找我去爲得到一點撫慰。至於他的下流的行動，那是因爲他愛，不，那正是他底真情，他跟那些荒唐的年青的工人是學不出第二樣表示愛的方法來的。也許他們那樣糟蹋過他。

越想越覺得對不起他，我悔恨得幾乎哭出聲來，我走過房東的前門和後門，兩處都靜悄悄的。工人們一定去作工去了，他一定是在作工時受了責打，特意地跑回來的。

我站着，任風從我寬大的睡衣縫裡吹到身上，我想喊他，我叫他什麼呢？什麼是他底真名字呢。我底淚從臉上流下來，流落在我赤着的腳上。好久，我無奈地轉回屋裏去。

在床上，我底眼睛釘着窗戶，窗外一直沒人通過，我軟弱地哭着，冷得在被裏顫抖着。

下午，我底丈夫回來了，我們分離兩星期了，他抱着我的時候，爲我底熱度所驚。

「就是感冒嗎？你不騙我？」他貼着我灼熱的頰問。

我點着頭，再四地承認只有一點感冒。他不放心，終於去接了大夫來。

晚上，吃了藥，他去放下窗簾的時候，我求他留下那隻一向留着的簾子，而且請他裝一碗菜飯放在窗台上。

他問我爲什麼。我說留給我底愛人。

「愛人。」他驚異地睜大了眼睛，「愛人就把菜飯擺到窗台上嗎？愛人與窗簾有什麼關係呢？」

我堅決地請他聽我，他笑着依從了我，但說：「你好了的時候，可得給我講明白爲什麼。」

我請他爲我墊好了枕頭，半倚在他身上，注視着窗戶，焦灼地等待着我最可憐的孩子。

他真的來了，我喜歡得不知怎樣好，我沒加思索地喊出來，「傻子！」這是我們相識以來的第一句話。

他站着了，樣子好像比平常明朗似的，靠着窗底窗戶，透過窗戶瞧着床上的我和丈夫，兩隻手捧着自己底肚子。

我坐直了，我要下地去拉他進來，我底丈夫擦着我。

「你瘋了，舊，再招風就找死了。我替你去拉他去，他就是你底愛人嗎？」

我點着頭，我推他快去。

他穿鞋的時候，再看窗外，我底小侏儒已經不見了。我急得揉着我底髮抱怨着我底丈夫。

「瞧瞧，這樣慢，走了，已經走了，快呀！」

「這樣的愛人我倒可以替你去追的，你可得聽話，不準起來。」我底丈夫笑語着，推開門出去。

我等着，急得無可奈何，我來回地掖着蓋在身上的被。

我底丈夫回來了，一個人，髮上沾了一層土

「你底愛人真厲害，揀了塊磚頭往我頭上扔，虧我蹲得快，不然頭非打壞了不可。」

「爲什麼？」我急得瞧着他底嘴。

「他挨着牆根跑，我很容易地就追上了他。我正要拉他，他回手給了我這麼一下子，完了就蹶到房東門裏去了。」我底丈夫用手巾擦着頭，半開玩笑的說：「這小情敵倒真有胆量。」

聽說他回到房東底門裏去，我覺得安心了一點，我詢問我底丈夫看見他身上和臉上有沒有新傷。他告訴我沒有。我想他只要今天不再挨打就好，我知道他若有感情，今天我一定叫他太難過了。若是他今晚沒挨打，我心裡還稍好一點。我告訴了丈夫我和他之間過去的一切。聽了後，我底丈夫說：「我們想法把他送到感化院去，也許他慢慢會好起來的」。

「你願意作這樣事嗎？真的。」

「爲什麼不真，我也可以像你那樣愛他的。」我底丈夫笑吻着我。

我們計劃怎樣脫開房東家人的注視把他偷出來，感化院中的管理人跟我底丈夫是很好的朋友，那一面想來是無問題的。

一想到可憐的他就要脫離他這畜牲似的生活時，我便禁不住的笑，那夜我很安適地睡了一夜。

翌日我底熱退了好些，我起來，穿好了衣服，我底丈夫伴我到醫院去，我先出來穿出了大門，預備叫一部車子，我底丈夫在後面鎖着我們底房門。

我底小侏儒正好走出來，提着兩隻大的油漆桶。

我多麼高興啊！瞧見他，我欣快地向他走去，一邊柔聲叫着傻子。

他怔怔地瞧着我，眼睛濕潤的。

我從來沒看見他有過淚，他底濕潤的眼睛沉重地打在我底心上，我撫着他底頭，蹲下去，用手抬起他底臉。

他後退着，像是要躲開我底撫慰。我底淚轉在眼裡，我拉着他底小小的袖子，用另一手撫着他帶有血漬的鼻子。

突然，他尖銳地叫起來，後面有人的吶喊聲。他丟了手中的桶，繼續發着我聽不懂的聲音，用力往一邊扯着我。

我一驚，很快地迴回來我底身子。

我後面，一個紅了眼睛的大狗正咻咻地跑過來。我底心跳着，本能地把身子貼在大的門扇上。他二次去提他的油漆桶，我急忙去抓他底手臂。

這一瞬間，那大黃狗撲倒了他。

後邊很多穿着黃衣的衛生夫吶喊着跑上來，把一個大網甩向狗身上。

我想起昨天聽說的那個兩次出現在我們街上的瘋狗。我底心猛烈地跳起來，我去看我底小侏儒。他已經被拖開了，拖在那一面。眼前的人們正注視着已經罩在網下的狗。一個黃衣人狠之地用棒子逼着我，嘴裡大聲地吆喝着。

「去！門裡去，這還好看，拿性命當兒戲嗎？」

我只好退到門裡去，門立刻被關上了，我底丈夫正跑過來，還有其他的鄰人們。

他們問我是不是那隻瘋狗，他們都慶賀着我底沒有被害。

我底心被撕扯着，我只能用力揪着我丈夫底手，我竭力地從門外嘈雜的聲音裡找尋我底小侏儒的聲音。剛才，我沒能看清楚他究竟是不是已經被瘋狗咬了，他半斜蹲着的後影很安靜，他並沒有哭。

他是從不哭的，他一定是被咬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見狗撲倒了他。

我不能忍耐地脫開了我丈夫底手，我去拉門，裡邊的人阻止着，外邊的黃衣人罵起來了。

「混蛋，不要命嗎？」

我底丈夫拖着我，我順着他底腿躺下去，把臉貼在泥土上，從大門的底縫裏看着外面。

我只能看見許多一樣的腿，許多來回奔跑的一樣的腿。

「禱，你別急，」我底丈夫使勁地拉起來我，「我替你看去，你現在着急沒用，走，你回屋裡等我去。」

我被他拖回到我們底家裡，我聽見了兩聲悲慘的狗叫。

他跑出去，把門在外面鎖了，隔着玻璃看着我，「等着，我去替你辦去，我什麼都幫助你。我明白你底意思。」說完他很快地走過去。

「你開開，開開門」

我搥着窗戶，他隔着玻璃說話的姿態使我更想我底小侏儒。他很快地走了，走到我看不到的大門那邊去。

把臉貼在那塊小傻子第一次貼着的玻璃上，我嚙着自己底唇，雙手互握着，眼瞪瞪地瞧着外面，我聽見人們安靜了似的。那隻大狗已經打死了沒有呢？

眼睛疼了，心上的戰慄傳到手上，我從這一隻窗櫺摸到那一隻，我喊着我丈夫的名字，我要他來爲我開開門。

他來了，安靜靜地走回來

「小傻子被咬了一點，不要緊，抬到醫院去了。」他說，瞧着我底臉。

「真的？」

「真。」

「走了沒有？」

「走了。」

「那我們上醫院去吧，我心裏難過。」我說，扶着他底手臂。

「你再休息一會。」他推我到床上躺下，替我脫去了鞋子。

「大嬸，看熱鬧去吧！」李大嫂在窗外招呼我，走向窗前來。

「呦，他大叔昨兒回來的吧！」這樣招呼着我底丈夫。

「房東的小傻子叫瘋狗咬了，咬到肚子上，當時就死了。老房東只抹眼淚，還沒拉走呢。別人說您也在門口來的，沒受着驚嗎？」李大嫂說完，看着我。

「你，你。」拉起丈夫的手，我覺得胸口的血逆泛上來，眼前黑了一片。

（三十年十月）

安
分

蕭
艾

蕭艾先生是山東人，人是極誠懇的，而作品也好說老實話，他的人很有趣，而他的作品也很幽默。

他的作品不是北京的古玩，文雅而富麗，是蘇州的小擺設，玲瓏而好玩。

他大概不是太圓滑，所以不很討一般俗人的喜歡，他也因此而苦悶，因此而產生了許多的文章，文章也發洩不少的苦悶，他是幽默，不是諷刺和嘲笑，因為即使他罵的人也願意讀他的文章，爲了見到自己雖然是丑角也得弄得好玩。

他有他獨到的作風，也是代表今日作家不敢正面發言，也只好用這種手法奪人眼目。

文章固然很有趣，然而他的態度却很嚴肅。

『安分』裡就是描寫着一個安分守己的人所遭的無辜，以及社會人心的變化，故事的發展很是平淡，然而讀者的情緒已經被作者的筆，挑逗到故事的完了，這是作者的成功處。

作者不失爲山東人的本色，在用語中仍然保持着山東東部的土語，故寫來入神入畫，也不失爲鄉土文學之一。

不知道從哪一年起，景二爺寫字的時候、總斷不了這末種習慣，不管字的體積大、小，筆畫多、少，數目多、少要得完成，喉嚨間總得哼哼着，起頭一筆，到最後一筆，起第一個字，到最末一個字，耗多大工夫，喉嚨間就得哼哼多大工夫。就是連蘸筆的時候，也是。好像不這末哼哼着，就寫不出字畫；或者勉強寫得出來，也不能顯出來字的價值跟『寫家』的工夫來。假如藝術家都有一種風度，景二爺的風度是這末哼哼，就像誰在踩着響的氣管。哼哼的音波很沈着，誰若是經過窗外，聽着了，不用扭臉兒往玻璃窓裏瞧，就知道這是景二爺在開寫呢！哼哼得很悠長，老半天才換一口氣；武守本頭一次來侍候景二爺開始書法的那一天，居然會嚇了一跳：以為景二爺是突然讓一口痰給憋着了呢！

『二爺——二爺！您歇會兒……』給景二爺對面按着對聯的那隻手，都哆嗦了起來。

『噫什末！你？』景二爺着實不高興一陣子，並且也嚇了一跳。若不是手下有工夫，筆尖往回提得趕緊兒，也許就會在對子上——跟着那個楞小子的手的哆嗦當兒裏，把正寫着的那個『十』字錯寫了『七』字——可就成了『開鑿「七」里香』啦！那三里是達不到，還是臭了？

到後來，侍候景二爺常了，武守本才知道這位爺寫字的時候，原來是有着這末一種『風度』的。

武守本只是個會知道給景二爺斟茶，點烟，鋪紙，以及在文書室裡掃地，攆掉塾兒的聽差，並不會領略得景二爺的這種『藝術的風度』於是每逢這位『寫家』在桌案上提筆哼哼的時候，他就往往要歪着脖子，頑皮的伸伸舌頭，趕上眼前有個適當的對象，還要擠擠眼睛，做個鬼臉兒呢！

景二爺的書法之所以成爲景二爺的書法，是每一個字可以在右肩膀往下拐彎的部份，都要把它先摺折

了，再扔下去——讓右肩膀透着明顯的一綫空白——絕不問這是不是前無古人的先例，而極力希望着把這種特徵歸屬於個人的風格，『這是景體，別成一家！』誰若是挑出他這種自許的書道，就不愧是景二爺的知己；『有您的眼力！二十幾年了，我終算沒有白練！』景二爺會鄭重地敬你一支，一毛錢一支的雪茄。

是不是爲了『景體』的前途呢？景二爺反正心裏有數兒。可是在『聯絡感情』的原則下，由科長、科員、辦事員、書記，以至於聽差如武守本者的名下，景二爺都會寫有中堂、對子的送了過去；親戚、朋友家的牆上也都短不了『景體』，大概可以想像得出。常常趁着被哪個同事邀在家裏吃個便飯，打小牌兒的機會，指點着這一家牆上的『景體』，做做跟大夥兒們應酬幾句話題：

『您瞧：我這副對子，還可以掛得過吧？——前天，牛科長還讓我給他寫幅中堂——哦！您四位正好打一桌，解解悶兒。我這可得失陪了——才想起來：牛科長這幅中堂，到今天還沒有動手呢！得回去，把它趕出來。還有：東方書法展覽會，就這幾天要在公園開幕了，人家跟我要的字，也得忙着寫出來不是！新近我想得了一幅對兒，上聯是『松風澗水天然調』，怎末樣？您再聽下聯。下聯——下聯現在還沒有擬好，這得費一陣子工夫推敲；若不推敲好了，對上去，不工穩，就寫出來，咱們不失這份兒身分！今年春天那次書法展覽會，我，三幅對子都是自己擬的詞兒，筆單跟吳大帥的一樣：每幅八塊！八塊，跟吳大帥的一樣！這一次——哦，別盡耗工夫了，您快掉風打座吧，我得回去寫出牛科長的那幅中堂！忙？嚇嚇，可也不能說不忙——敢情現在交了冬，還比較着跟幾個月以前，閒在得多呢！若在夏天，哪一年都是，還有工夫來跟哥兒們這末聊天兒？哪有這個造化！哪天不得淌着汗珠子，光着脊梁趕出十幾把扇面兒！現在——哦，又聊個沒完了！明兒見，諸位！祝你們儘和滿貫，誰也別「相公」！嚇嚇，牛科長的中堂、展覽會的對子，沒辦法！一幅對子八塊錢，跟吳大帥的一樣！我先跟您告假……』這末着，一直嘟噥到大門口兒，怎末種情緒，景二爺心裏有譜兒。

斟茶、點煙、泡筆、研墨、身邊、桌前地侍候常了，對於景二爺這位『寫家』的作品，武守本也漸漸地成了一個崇拜者，假如景二爺的書法是還有着其他的崇拜者。小伙子非常巴望着景二爺能多賞下來幾副對子——不是愛瞧那筆字，而是希罕那筆價錢：景二爺說過的，自己的一副對子價值八元錢，跟吳大帥的一樣的話兒，也不知在什末時候叫他聽了去。一副對子就是八元，够武守本十天的工錢！拿給當舖，總比自己那件破夾襖值得多，破夾襖去年才當一元五，今年，當舖竟不收了！趕明兒個——他摸着兜兒裏那幾張毛票——再輸了，就不怕沒地兒抓錢來翻本兒！小伙子時時刻刻惦記着：景二爺那次賞下來的——那次因爲把原是寫給叫做『宗』什末的某先生的上款落錯成了『守』，改過來難看，留着它沒用，撕掉了又怪可惜的，正好武守本又在跟前侍候得挺周到，心裏一樂，就順嘴賞下來的那副對子，他算有了底。自然，假如景二爺肯再賞一副，他真比一下子揭着個『小皇上』還樂；又是八元！武守本可是並不怎末希罕景二爺的中堂什末的：因爲他沒聽着過景二爺說出中堂什末的約價錢。

背點兒的牌九，倒是接連着揭了幾場，幾張毛票也早就輸給了那些『孫子』，還欠了『一屁股』的帳，可是武守本始終還沒有把景二爺的對子拿給當舖。別聽景二爺常說他是個愣小子，而在這一點，他還相當的穩健，想像得很週密：景二爺的交往廣繁，不能沒有當舖的朋友，不能不給當舖的朋友寫寫對聯兒：人家都加入展覽會，精明得像當舖的朋友還有不認得景二爺的字的？——不認貨，又那能一副對子出八元？——這若是讓當舖的主兒一問：『爺這副對聯，是景二爺寫給你的末？』自己不能不承認：『好就給你寫八元』，八元錢是拿到手了，可是日後當舖的朋友若是跟景二爺照了面兒，說起有個小伙子去當過他的對子——還落着『守本先生』的上款，那自己該有多末對不住景二爺！『你這愣小子是窮極了！』挨這末兩句罵還不要之緊，可是讓自己這張臉往哪兒擱！人家挺體面的老爺慈心慈意地賞你一副對聯，你竟不能好好兒收着，竟給當了；若是爲飢爲寒還可以原諒你，可是你說良心話：不是爲了賭錢末？多末辜負景二爺

的意思！往後，人家還怎末提拔你這份兒沒出息！人要臉，樹要皮，武守本左思右想，也不敢鼓起這個險的勇氣，對不住景二爺。退一步，就是不要臉了，不怕景二爺罵，小伙子還真捨不得呢！身邊一下子就能當得八元錢的——他絕不懷疑地認爲能當八元錢——除了景二爺的這副對子，還是什末呢？你這小子怎末這末守不住財！你等着，好好兒地侍候着景二爺，把老人家侍候得樂了，再賞你一副的時候——有一副留着，再當這一副，也顯得你有點兒骨頭！就這末着不留體己，有點兒值錢的就送出去，有點兒值錢的就送出去，得窮一輩子！跟自己上了嚴重的警告，武守本到底沒捨得孤注一擲。

有了一種希望、盤算，小伙子侍候景二爺，就開始了特別的殷勤——有的時候，侍候景二爺給人家寫對聯，他還實在下意識地巴望過二爺一下子再落錯了一次上款，好順手一改，改成『守本』，賞給自己——斟茶、點煙、研墨、僱車，幹什末都比別人透着麻利地，趕在前頭。假如他本人是條狗，景二爺的招呼跟眼風就都牽着這條狗的繩子。

自然，景二爺不是因爲到底也沒賞給他第二副對子，才接續着提筆開寫。『寫家』的生活自然是建築在寫上；雖然實際的生計是靠了這個文書的位置，可是在精神方面，『寫家』的風度已經喧賓奪了主。好在機關裏的公事，三天打魚，五天晾網，也不過是那末回事兒，十分之八九的工夫都可以給這位『寫家』做『身體』的發揚光大。於是由自己本身起，到親友、同事，跟親友、同事的親友之間，對外應酬着婚，喪、喜、慶的帳心，對聯、中堂、匾額、等等可以開寫的，不管是命令、請求，景二爺都是來者不拒，統統處以『身體』，而且小大由之。這且不提，來者給預備下紙張的，更好；沒帶來，景二爺還置有存貨，可以先給他們墊備上。在這一點，就很有些都認爲景二爺的人緣好——一誇，就免了補紙。——『好一位老好子』的頌讚到了耳際，景二爺就怎末也忍不住；不攔爺管筆樂得『嚇嚇』出聲兒來。

寫、寫、寫，景二爺在衙門裏是這樣；在家裏，也是這樣：寫、寫、寫。寫得心滿足，「景體」的天，在熱熾的平凡裏，確是這末太平了十幾年了。

可是「天下大勢」，假如往往會「合久必分」，就勿怪景二爺居然也在向來得意於「老好子」的頌讚聲裏，感覺着不公平的煩惱了——這是由於景小姐有了出嫁消息的反應。

景二爺的心理着實不是味兒，爲他人做嫁衣裳地，忙活了這末些年，竟換不出一點兒人心來！沒想到，世態的炎涼，竟至如此！人家有紅事，聘姑娘，娶媳婦，孩子滿月，姓景的沒把人情落在後頭；隨份兒、道喜，還搭上工夫，筆墨給寫喜對兒、寫喜柬；人家有白事，死人、辦冥壽，姓景的沒把人情落在後頭；隨份兒、弔祭，跟着忙活，還搭上工夫、筆墨的給寫帳心、輓聯；人家作壽、開賀賣、買房子、搬家，以至於攪着官司，姓景的沒把人情落在後頭；隨份兒，用嘴、用腿的過節兒，都盡得面面周到，還搭上工夫、筆墨的，或是對子、或是帳子，一切得寫的，都給人家寫了；上自局長，下到辦事員，誰家的人情讓姓景的馬虎過了？甚至於書記、聽差，姓景的也沒少給他們寫過：哪一年愛貼春聯、「福」字的，不都是有求必應者！從來沒分過他們的身份、地位。姓景的對誰，都對得住，都沒負心，寧肯自己多搭上點，不算什末，不落個「苛索」，沒人緣兒。可是，別人對姓景呢？現在要辦件事情，就都不聞不問了！裝聾作啞，竟沒有一個出來給張羅張羅，盡點兒人情的！世態的炎涼竟至如此！姓景的雖然不是「竹」字頭兒、「草」字頭兒的局長、主任、科長、科員，而只是個委任職的身分，可是那些「竹」字頭兒、「草」字頭兒的，也都受過姓景的人情啊！若說行人情只與由下往上行，那末姓景的這個委任職以下，也有的是雇員階級的呀，他們怎末就可以不由下往上行呢？還有，委任職的也不只是姓景的一個，怎末別的位有了事，就可以受到上上下下的人情，而輪到姓景的這一份兒，就換不過一點兒來呢？姓景的倒還是個遇着事情

肯吃虧的人，不願意計較什末功名利祿；可是，唯有這檔子事，却不能不叫真兒！若不，只丟自己的面子，沒什末；而對不住女兒，確是怎末也放不下的心事！姓景的只有這末一個女兒，給她辦終身大事，竟不能收些衙門裏的人情份兒，顯顯總算在衙門裏做事的，爸爸的體面，讓孩子領略領略『宦門小姐』的榮耀，實在是個委屈！——也讓慶家那邊瞧着不帶勁兒！『爸爸，你枉給人家張羅紅白事情半輩子了，瞧瞧您辦自己女兒的喜事，誰來給你張羅！』女兒若是這末指着怨到臉上，可好答對個什末呢？鄭重地喘了口粗氣，景二爺委委屈屈地搖了搖腦袋。

可是並不能因為他委委屈屈地嘆息，就可以轉換當前的『世態炎涼』。景小姐的喜訊，老早老早就被這位作爸爸的給宣揚在衙門裏了，若說同人還不知道，簡直是沒有影兒的事！現下只等着收人情，而始終竟沒有反應！景二爺恨不得親自到每一科跟每一位指着名兒要，可是人情哪有這末王道收受的！景二爺得要這份兒臉。正因為得要這份兒臉，所以在人家沒有送過喜份兒來的時候，景二爺才不肯發請柬。請柬倒是早就印得，儘等着添寫人家的姓名了；也知道先下手的爲強，可是老着臉皮去『撒網』，景二爺又總覺得這是收取人情的下策，沒有面子。先給口風，後接喜份兒。再發請柬邀您吃喜兒，這才是人情往來的上策，並且也顧及到沒肉的小魚兒們困難了；比如那些薪水太少的書記們本來無力隨人情，就不必勉強他們；可是先撒網，就又不能顧到小魚兒們的勉強了！——也得給人家留體面；你知道人家出不起份子呀？而這一個體面，就是勉強了哪些小魚兒！景二爺確是領略過人間這種虛偽的苦楚，才往多面想像，而取這種『上策』正因為他取這種『上策』——也許是他的『口風』透得過於早了，而容易遭人馬虎過去，才使事實跟理想滿擇。事實是：遭到了撒網，確是討厭；沒接到請柬，大可以漏過去；僅僅是個委任的小吏，局長、科長之流根本就沒往心裏去。階級相等的萬一不幸得破點兒財，也犯不上由自己這兒出頭，而人人同此

心理。書記之類的雇員更不敢得罪這份子人了：人家當長官的、作科員的都不張羅，你去拍個委任的哪份兒馬屁還不趁着機會逃！這末着，一來二去，可就坑了景二爺！人情冷暖，竟至如此，景二爺頓感到非常的气憤，不公平！他沈沈的一拳捶在桌角兒上，已經下了決心：要革革這種冷落人情的命，好像是。

『砰』的一聲，竟然嚇了武守本一跳：正四平八穩地端着送上來的一杯茶就隨着他神經的驚慌，撒了一地，還好：杯子只栽了半個跟頭，就在盤子裏站穩了。

『二爺！』瞧見景二爺再沒什末發作，正如把握了茶杯沒失手，他消了脊梁上的汗液：『墨都快乾了，哪副對子您還得等會兒再寫，是這就寫？』

『寫？』景二爺突然瞪圓了眼睛，透着一種讓武守本不明白這是起哪兒來的奇怪的光，像一對黑色的小電燈裏裏燃着了邪火兒：『十幾年子，我儘給人家寫了！這會子，我不寫了！』這會子的感情，好像即使犧牲十幾年子的『景體』，也在所不惜。

武守本沒敢接舖兒，眼睛瞧着脚尖，退下去。鄭重地搖了腦袋：二爺這幾天的脾氣不知怎末會這末大，見了那位先生都好像要吵一場才痛快。外邊送來兩、三幅對聯，都不跟早似的：哪天都給人家寫了！剛才倒是動了動那副孫主任拿來的，可是給他研得了墨，仍舊不寫！老好像有一肚子的火氣。這，這——說了，武守本所希望的能得景二爺再賞下一副對子——八元錢——簡直得作夢！

下

自然，景二爺的不平火氣是對衙門裏那些『裝孫子』的不人情而起，那末回到家裏，就不妨忠告自己：這種火氣勿須發作在太太、子女的跟前；跟家裏人發作感到世態炎涼的火氣，正是暴露自己沒本事，打

自己的嘴巴，讓家裏人也替自己難堪。一時見不着那些不人情的東西，正好休養休養在衙門裏越想越氣的精神——若不，總這末暗氣下去，真的氣傷了自己，可不是玩兒的！那般東西的不人情仍舊是不人情；何必阻自己過不去呢！衙門以外，事實又不是就再沒有朋友來送人情。正是女兒的喜日子沒有幾天了，應該歡歡喜喜的一家團聚團聚。景二爺絕對把一切的委屈壓在肚子裏，不在快要出嫁了的女兒跟前透出一點兒來。這末着，見了女兒、見了兒子、見了太太，以至於見了老媽子，就統統認真地透着喜歡。

「瞧你這個輕俏勁兒！樂得嘴唇都閉不上。好像稱心的事都給了你一人兒了！」景二奶奶這確不是在輕慢着二爺；把姑娘扶養得眼瞧着就告了段落，原是一功，這一程子在裏外地忙活着籌備喜事，勞累得什末似的，也是高興。正因為高興已極，才取着『打是親，罵是愛』的神情，遣及遣及二爺。

「這話說的！姑娘有了主兒，太太稱了心，我這作老爺的是怎得不喜，哪些兒不樂哇！」話都有些上韻了，景二爺很會順水推舟。

「明年這時候，就是抱得外孫的老頭子了，別硬充年青人，來跟我唱對兒戲！」二奶奶起床拿起一個大紙包，滿面紅光的撩起了門帘；「我可不理你；給姑娘送這幾件衣料瞧瞧去。」

瞧着太太消失在門帘落處，景二爺笑迷着眼睛嘆了長氣。躊躇了那末一會兒，到底又想起了『景體』的前程，挽挽袖口，在桌面上研起墨來。

門帘外邊，景二奶奶正碰到了青青；老頭兒似地彎着身子，提着褲腰，蹶着光屁股，以羅圈腿的姿式邁了進來。嘴唇裂呀裂的，跟覺得身上那點兒痛似的直招呼着：

「怎末辦？怎末辦？」

「怎末的了？我的孩子！」景二奶奶發了怔！驀然驚疑的眼光凝注在寶寶的，蘋果紅的臉蛋兒上。

『還不是那個老毛病！』周媽慌慌張張地起院子裏趕了進來，接上了蹶兒。她攥着一捲豆兒紙，一臉氣憤地埋怨着：『太太！我可伺候不了二少爺，總這末着，拉完了尿，不愛揩屁股！……』

『外邊冷！』青青說明了理由。

『冷也礙不了揩屁股呀！我個老婆子，起後院子跟着你跑到前院，跑到上房，那回不是把我累得喘一陣子！眼又花，可又得擔心你個屎屁股弄髒了褲子，還得算我沒眼事！這若聽話，乖乖地先讓我揩了，有多省心！太太總是那末由着你：這個，那個，什末零嘴兒都儘着性子吃，不知飢飽，沒有個節制，吃得肚皮鼓鼓囊囊地硬，可就是到了拉屎的時候，沒了章程！噉牙裂嘴，大半天大半天地蹲，也蹲不出一點兒來！隆冬屬九，這末耗在院子裏，怎末能不冷，真是嘴裏受苦！整得脖子紅到脖子，就儘只那末哼哼！……』

『結了結了，我一個人的老奶奶，都怨我娘兒們不好，您就別說了！』景二奶奶截斷了那個『發表聲明』，心痛着孩子挨了凍：『快給他揩揩屁股——青青，來！到屋裏，讓媽給你暖和暖和——你瞧都凍紅了；多冷的天！』

青青跟着媽媽進到了屋裏，正聽到彷彿是個貓在掙扎着叫誰踩了脖子聲：

『爸爸又在這兒哼哼了了！』二奶奶這可不是諷刺；身前は寶寶，眼前是老伴兒，正是微妙地感到了環境的稱心。

『爸爸畫字，——青青總是管寫叫畫；譬如說姐姐會畫小媳婦兒，哥哥會畫彎彎字，自己會畫小王八，爸爸會畫字——』

『哼哼！青青拉屎，哼哼！』

『嚇嚇，這孩子！』景二爺擱下了筆，挺高興他這個才四歲的老兒子會一天比一天地富於話題了：『怎末會把爸爸寫字跟你拉屎攪在一起了！』

『足見你的字一文不值！』二奶奶興奮地跟了一板兒。

『一文不值？』一副對子就是八元呢！跟吳大帥的一樣價碼兒——景二爺心裏的話。

『連孩子都瞧不上你這份兒哼哼！』

『媽也哼哼！』青青可又想了起來……

『媽也會哼哼？』爸爸起了好奇心。

『媽跟爸爸睡個一被窩兒，哼哼！』

『胡說！』景二奶奶頓然臉紅到脖子。

『嚇嚇嚇！』景二爺可是像得了什末便宜地，瞧着太太樂了起來。

『都是你——』二奶奶以『徐娘』的風姿睨了那個一眼：『老不正經——也不知道是哪一回——把孩子

子驚醒了瞧在眼裏！』

『也可以說是：同時他還聽着了！』景二爺給她一個補充：『誰叫你偏那末愛出聲——如狼似虎的！』

『是媽：不是虎！』青青可是弄壞了，也就給了爸爸個修正。青青可怕虎；虎會吃人那——周媽講

的故事。

『你還怕孩子不懂得什末是怎末着！』二奶奶十分羞裏，透着二分分的怒，跟『老不正經的』起着抗

議。『誰還理你這塊骨頭——走！青青。跟媽到姐姐屋裏去！』

瞧着姑娘兒們消失在門帘落處，景二爺笑迷着眼睛，又是一陣樂。樂着，樂着可是又嘆了口長氣。躊

躇了那末一會兒，到底又提起筆，接續着哼哼了起來。

門窗外邊，周媽提着壺開水——正走近門邊，就聽着了二奶奶在埋怨『老不正經』——不由得把舌頭

伸了出來；可是舌頭還沒有縮進去，二奶奶就突然領着二少爺鑽出門帘，瞧見這副怪現象了——差一點兒就撞着了周媽手裏的開水壺！這回是十分怒裏透着一、二分羞地瞪了她一眼，拖着孩子就奔了東屋，風似的。

幾天來，瞧着姑娘屋裏臨時添進的那些紅呀綠呀的衣料、手飾匣子什末的，景二奶奶就樂得閉不了嘴唇。青青可是滿不遂心！紅呀綠的布，媽媽都說是給姐姐的；爲什末不給青青做衣裳！紅呀綠的匣子，也都說是給姐姐的；爲什末不給青青裝花生米、擺電車玩！姐姐要『結婚』了，什末叫『結婚』呢？要結婚才給那末些紅呀綠的布、紅呀綠的匣兒，那，青青也得『結婚』！費了挺大挺大的事，青青才算知道了姐姐要『結婚』就是姐姐要走了。可是青青捨不得姐姐走！青青要姐姐別走，給青青畫好些好些小媳婦兒！青青愛姐姐畫的小媳婦兒，正如愛自己畫的小王八！青青可不愛爸爸畫字——老哼哼，正如不愛哥哥畫彎彎字；彎彎字沒有小媳婦兒那樣的有眼睛、有嘴！因而哥哥總不來家，總留在學校裏，青青想他的時候就很少。青青可是想着把姐姐總留在家裏，畫小媳婦兒、唱歌兒聽，姐姐又頂會唱『咱們倆是一條心』！姐姐總留在家裏，就要結婚就結婚吧！可是要走，青青就不興她結婚！姐姐結婚是得出去找個男人？可是家裏也有男人呀——青青就是！姐姐跟青青結婚好了！姐姐得找個大男人，青青太小？那末叫爸爸跟姐姐結婚好了，爸爸是個大男人！姐姐可不興跟哥哥那個大男人結婚——哥哥總在學校，不留在家裏。不管怎末着吧，青青可是不願意姐姐走！總得把那些紅呀綠的布跟匣子統統留給青青！假如外邊那個大男人非得叫姐姐離開青青不可。

姐姐可是好像實在不願意離開家似的：幾天來——一天比一天趕得喜日子近了，她就一天比一天難過得厲害。女人難過到最大的表現往往只有哭。於是姐姐就總會淌眼淚，一聲不出地常淌眼淚，這使作媽媽

的非常焦心。

對於姑娘這幾天來總這末苦臉悲悲的，景二奶奶猜到了兩個原因：是嫌婆家有什末不稱心的？或者是捨不得離開娘家？可是，馬上她又把這兩種猜疑推翻了：當初訂親的時節，站爺本身以及家境，都是姑娘知道，並且都稱心地答應過；雖然這親事是由媒人來提起，可是姑娘也跟姑爺作過一程子朋友，媽媽跟爸爸都沒給過她什末專制，也算自由了她！若說是姑娘捨不得離開娘家的人，才這末接近喜日子要哭哭淒淒的，景二奶奶也不能相信；什末年頭了？姑娘還有像早先年的那末樣的？——不盼着早些跟着姑爺，而留連着爹娘？何況人家又是交過朋友的自過由！就連早先年，兩頭的新人兒壓根都不認識過，以至從沒見面的，臨到喜日子，還有的姑娘心滿意足，歡天喜地的呢；就像當初——景二奶奶聯想到當初，臨到自己的喜期時候的心情……頓然覺到了臉熱。

可是瞧着姑娘還是這末『神不守舍』的愁難樣兒，景二奶奶的焦心，終得焦心！

『孩子！你說吧：』這末着，勸慰過姑娘有幾回了：『還有什末難心的事末？你！跟媽媽說出來，媽準給你想辦法。媽是你的知己，你可也別負了媽的心，把媽當做外人！都是住在北京，嫁過去，媽會常去瞧你，你也可以時常來家，瞧瞧爸爸、媽跟兄弟們。哪一個姑娘，早晚都得出嫁的，用不着太留連娘家！——這話也並不是你捨不得娘家，娘家就捨得你；可是天經地義，不能不這末辦。姑爺，也跟你交過朋友，大學畢業生，現在正當着差，家裏也富足，人口又不算多；只有老家的公母倆兒。他們既然痛兒子，還能苦待了你末！孩子，你還有什末難心的事，至於總這末不高興！快作新人了，要開通些，別這末愁眉苦臉的，讓媽媽又糊塗、又難過……』說着，說着，景二奶奶的鼻尖就酸了上來！

『沒有什末，媽。』景小姐可是實在後悔：自己的難過居然叫媽媽給瞧出了破綻。

她這幾天實在擔着一種心事：恐懼、悲哀，怎末想，也想不出個辦法來補救。只有不安地讓時間把這種恐懼、悲哀的心事進展下去。想像着終有一天，會進展到家裏有一個悲劇爆發，而是爸爸、媽媽所經受不起的……那時候，那可怎末好！……她沒有辦法，就只有本能地淌眼淚。爲了叫老人家安適一時是一時，她願意把眼淚淌在暗處；可是那不得人心的眼圈兒，竟會紅腫了起來，讓媽媽發見了！她還得極力撒謊，把擔心的事隱密一會兒是一會兒。

她知道得自然很清楚：所以擔起這種悲哀、恐懼的心事，完全是爲了大兄弟幾天，從逃亡途上寄來的那一封信……極秘密地把它收藏起來，她不敢給任何人——親近得如爸爸、媽媽，以至於即成已婚的未婚夫，也都不敢給他們瞧。強忍着最大的不安，把他們蒙在自己的情緒以外；縱使時光果然在殘忍地進展，她也奈何它不得了。

時光進展到景小姐結婚的前一天，古城的冰天上剛剛透出點兒魚肚白色來。景宅的人都在睡得正濃；就運想像到從明天開始，十幾年來的處女生活要『劃期』地改變爲新的體質跟方式的恐怖、羞慚，跟大兄弟的事沒辦法纏繞在一起的景小姐，也輾轉反側地想像得乏了，而沉入死樣的夢裏。景二爺的鼾聲，呼嚕呼嚕的，更透着認真，壓過了西直門外，夜行列車的進行奏。

可是，他到底怪不得勁兒地，驚醒了睡眼的朦朧——

『起來！』一條以上的粗嗓子這末在喊。

景二爺楞怔怔地爬了起來，二奶奶也楞怔怔地睜開眼睛。

關過的電燈已經大放光明；床前居然站定了四條漢子！年紀都在三十來上下，兩個全付武裝，那兩個雖然是便衣，手裏也都照樣兒拿着硬傢伙！那一個都是魁偉，嚴厲得像煞神，眼珠子警銳地往四下裏轉動

似乎天、地、人間，挖一個窟窿，它們都得打量個透澈。

『噉？』景二爺的臉兒白了——同時：

『噉！』景二奶奶跟他夫唱婦隨地全身哆嗦了起來；二奶奶的上牙碰下牙，更碰出了聲兒來。

『別害怕！』那個麻臉兒的便衣者下了命令——除了一臉的『官事』，絕沒有任何表情：『你問什末，可得實話實說！』

『是，是。』景二爺這回得跟身子的哆嗦較勁兒：打算壯起胆子來，不怕！凶神既然當前，怕，牠還能餓了你是怎末着？『我說實在的，老爺！現在正趕上給姑娘辦理喜事，家裏的現款沒有多少了……』

『銀行裏可也沒有存項呀——我們從來不跟銀行打交道！』二奶奶忙着給二爺找補了點兒口供。當着這種生死關頭，她也得聯合老伴兒，掙扎掙扎了；心裏直埋怨二爺：乾脆說沒錢不結了？幹什末還分『家裏』、家外的！

『可是箱子裏還有幾件羊皮、緞子的舊衣裳。』二爺好像又恐怕來者們因為這樣地感到了失望，而有別的發作。

『我可沒有什末首飾！』二奶奶非常關心放在抽匣裏，自己的兩個鐮子，生怕老伴兒說溜了嘴。

『箱子、櫥櫃跟抽屜的鑰匙都在我這枕頭底下。』

『沒什末值錢的東西呀！行行方便吧，老爺們！』緊急關頭，二奶奶又實在捨不得損失。眼裏這就掉下了淚來。

『我是一個個小職員』二爺也紅了眼圈兒：『在文化局裏當文書，一月才拿到八十塊，養着五六口的

家。」

突然那個嘴角上長着黑痣的便衣者，『嚇』地笑了出來：『哪兒這末些廢話呢！』黑痣動呀動的，一說話。

『別攔他！』麻臉兒接了過去，最大的氣憤裏透着沉默：『瞧瞧還有完沒有！』

『睜開你的眼睛！——』黑痣的對着景二爺把自己的肩卸解了開，顯出一個標識：『知道我們是幹什末的了末？』

『再若胡說八道下去，你就得挨揍了！』後邊的武裝者補充着說明他們的身份。

景二爺這才明白是自己弄錯了；敢情那兩個武裝的是正派人物！正派人物哪有幫忙歹人行槍的？他罵了聲自己的誤會太混蛋。可是仍然得吃驚：敢情人家這是來辦歹人的，而姓景的安分守己，並沒招誰惹誰，作過傷天害理、姦淫擄掠的事呀！『是，是。』驚恐裏邊，又感到非常糊塗。

『我們可沒犯法呀！』二奶奶也從武裝的身上瞧出了來者的地位。

突然外間屋響起了動亂的脚步聲——進來的又是兩個雄赳赳的，分別押獲了景小姐跟周媽。景小姐跟周媽，也都是驚嚇得白了的臉色，透着朦朧的睡眠，似乎在東倒西歪地站不穩。

『沒有——』進來的一位在報告。

『都檢查過了？』反問的是那個麻臉兒。

『前後院子，哪間屋子，跟茅房，都沒有。』

『這是誰？——』另一個突然有了新的發見：掀開了景二奶奶身邊的被窩兒——可是彷彿又承認了是個失望——

『青青。』二奶奶生怕嚇着孩子：『我們老二。』青青一聲不置，他却在那兒睡得挺熟。

『他的哥哥？』

『念書呢。在大華大學——住校。』

『胡說！』

『真的。』景二爺實在沒敢胡說。

『學校裏已經尋不着他——』

『不在學校裏了？』二奶奶又是一驚，她着急孩子的失踪：『到哪兒去了呢？這孩子！』反要跟來者打聽打聽呢，神情。

『你們不能不知道吧？他不會沒回來過。到底是上哪兒了？要實話實說！』

『他犯了什末事末？』景二爺這份心可就擔得大了。

『只問你：現在他在哪兒！把他交出來，就沒你們的瓜連。』

『他也沒有什末大不了的事；只要跟他對談幾句話，也就沒他的關係了。』另一個便衣者補充着：『這個，你們可以放心。』

『跟他一個年青的孩子有什末可談的呢？老爺！』景二爺實在弄不清：『他實在住校，有些日子沒家來了。若是真走了，家裏可實在不知道他上了哪兒！』

『真的！』二奶奶也皺起了納悶兒的眉頭：『犯了什末事呢？跑到哪兒去了？——隆冬屬九的，身上又沒有厚實的衣裳；手裏也沒有錢呀！重陽那天才跟我要了十塊錢去，這些日子還不早花光了！真是「孩

兒做事娘不知！」！「撓了什末漏子呢？——素蘭，你知道大兄弟到哪兒去了末？他給過你信沒有？」說着，說着，就哭出了聲兒來。

叫做素蘭的景小姐堅絕地搖了搖腦袋。可是她心裏明白：擔了好些日子的恐懼的心事，終於在眼前爆發了。這是個悲劇！主角兒難到爸爸跟媽的身上。瞧了一眼當前來人們的嚴重神情，她只有希望大兄弟平安地漂泊出去，更慶幸着他那封來信，前幾天已經燒掉了……

那位麻臉兒的，現在確是不耐煩了起來：

「也知道：只這末跟你們往和藹裏解釋，是問不出實話來；沒別的，現在就請景先生跟我們走一趟吧！」

「可是即使犯罪，也是我弟弟犯的：不是我爸爸！」景小姐忍不住地着透着倔強。

「這個，我們明白。也絕對不會委屈了安分守本的人——你們放心：現在請景先生跟了去，也只是問幾句話，就會回來的——噯！把這牆上信插裏的信，全拿走；再瞧瞧各屋的抽屜裏，跟別的地間兒，還有什末沒有……」

「老爺們！」景二奶奶驚慌得只有哀禱，一把鼻涕一把淚的：「要問，就請在家裏問吧！我們沒有不實話實說的！他的身子正不舒適呢，擔不得驚、受不得怕、吃不了苦的呀！明兒個，又趕上是我們姑娘的喜日子，有好些事要辦，他不能離開家裏……」

「結了結了，別麻煩了！」這回不耐煩的，竟然是景二爺：「老爺們既然要我去，我就跟他們走一趟吧——這是免不了的！吃不吃苦、攤不攤着冤屈，得瞧我這一步的運氣如何！我就是這末活着去了，尸首叫人抬回來，也得認命！誰叫你生下那末個坑人的兒子，竟是塊心病！起小兒給他擦屎、擦尿，費盡心血

地攻到大學，作老人家的一點兒光沒沾，現在還得跟着他受磨難！好，誰也別攔，我這就跟着走——老爺們！賞個險兒：用不着把我五花大綁地當作歹人，絕對跑不了我，我們這就走——我說二奶奶：明天是姑娘的喜日子，該怎末辦，還得怎末辦呀；別儘瞧着我！別驚動青青，他若是醒了問我，就說「爸爸上班了」。姑娘！你也別把爸爸這回事擱在心裏，明天，規規矩矩，歡歡喜喜地給我上彩車！出了門子，要好好兒跟着姑爺過；要生兒子，可別跟你媽似的，生下像你大兄弟那種忤逆！爸爸這回去了，還能平安回來的話呢，準會去瞧你，你也得時常來家，瞧瞧媽媽，照料照料二兄弟；爸爸這回若是活不成，日後可想着：跟姑爺給我送幾張紙去，也算爸爸沒白有姑這末個女兒。我得走了，二奶奶：明天給姑娘辦喜事，我已經吩咐局裏的武守本到家裏來，給裏裏外外地跑跑腿兒，他準來——喜事辦完，賞他兩塊錢——嚶，南屋桌子上還放着我給馬科員寫好了一幅中堂跟一副對兒，明天替我把圖章蓋上，作個臨別紀念，讓武守本送給老馬吧！誰來跟我要字，我都沒有答應過；對誰，我都送過人情，他媽的臨到我的姑娘辦喜事，局裏那些傢伙竟都裝聾做啞，不理會了！——不理會就不理會吧，反正我對不住姑娘去；我可是對得住兒子呢！是，是，這就走……」抽空兒，搶機會地披上袍子，一邊扣着鈕扣，一邊虧心事，不怕鬼叫門」的氣魄。幾條漢子們中間，直絮叨到大門口兒。聲勢雄壯，非常透露着「不作虧心事，不怕鬼叫門」的氣魄。景二奶奶的兩隻胳膊分別搭在姑娘跟周媽的肩上，跟在後頭嚎啕大哭，聲勢很像個中國社會所固有的跟死者挺有感情的送殯的。

最後是景小姐提醒了媽媽：天一亮，就讓周媽火速去局，聯絡武守本，把「事變」的演進報告給爸爸的諸位同仁，求求他們哪位有門路的，火速給到關係的線索裏，打探打探爸爸的遭遇……

至於景二爺的諸位同仁們當知道了這個消息，有沒有爲他幫忙奔走的，是另一回子事，而「景體」的

江河日下，確是急轉的現象：誰家牆上的『景書』都被摘了下來。並且誰都又在認真地忌諱着提到景二爺的一切，像就在忌諱着深夜荒野中提起鬼怪。聊天兒中提到『風景』、『光景』的詞彙，也都改成了『風光』、『樣子』；管景山也都恢復了煤山的名兒了。

勉勉強強地找一個還算惦記着景二爺的局外人，只有武守本：楞小子這兩天實在輸得一籌莫展，只好典當景二前次賞下的那副對子了——好在現在也見不着景二爺，談不到再能受到受不到提拔，對不住就對不住吧；一副景二爺的對子能值八元錢，是沒有聽錯過！還是把它典當出去，弄幾張票子回來翻翻本兒是正格的！

可是好幾家當舖的主兒，居然統統不肯給景二爺的對子寫一個蚌子兒，這使他意外的失望。

『景二爺呀，景二爺！您在勢的時候，誰都來求您寫字，一副對子——十四個大字就值八元，跟吳大帥一樣！可是現在，您沒了運氣，您的字也跟着遭了殃！連副對子都當不出去了！什末年頭兒？』楞小子頹喪之餘，很替景二爺的目前這步運氣，慨嘆起來。

車

曹
原

曹原先生原籍應該是山東人，可是他在古老的北京城裡生長大，他應該是一個大家庭的公子哥，然而他却受着大家庭的壓迫一直變成一個不得不負起家庭的担子，在窮苦中打發他的日子。

作品中精湛的語法，有如他的人一樣的精明，他是有希望的，因為他好把一切的哲理來推敲人生，或者爲了這點，反而使他的作品生硬了些，他的作品好像是一塊未加匠手的玉，貴重是有，然而很難被一般人識貨。

他有『線上』的一篇中篇小說，在北京藝術與生活社出版，內容代表了他對於社會認識的清晰。他既然生在都市裡，尤其是一個頑固的文化城裡，而他的身世又是在起伏不平的波紋上掙扎着，那麼他對於小市民的生活當然是很熟悉，也不能沒有憎愛，所以，在他的作品裡，很容易找到這樣的群。

『車』裡的李秘書和顏維山，他把這些小知識的小資產階級的人生分析的很清楚，在社會裡這兩種人是遍地都有的，因此才有前進和後退，也有鬭爭。

這是時代病和時代的要求，也是時代的呼聲。

辛城車站的鐘，已經是十六點二十五分了。

雖然是深秋的天氣，但是這裡却因為靠着小青山，山環裏的季節却異常清涼了。站台上有些幾個小販蹲在一邊，站長也在那裏徘徊着，過會從懷裏掏出一支錶，自己預測着來車是否有誤點的可能，當他抬頭往站台北方一看，縣公署的陳民政科長和李秘書，兩個人穿着制服走進站台。陳科長是個矮胖子，圓圓的臉，眉毛很稀薄，眼睛和嘴都被那臃腫的肉給擠得很小，走起路來，到很沉穩。但是和李秘書相襯，李秘書未免就就削瘦得可憐，身材比陳科長高一點，生得一副長臉，寬寬的前額，兩隻眼睛在那濃眉下，分外顯得精神，尤其在鉤形鼻子下邊，留着一點黑鬚，實在神氣得很。兩個人首先跟劉站長打着招呼：

「劉站長，辛苦啦！」

劉站長用手回敬了個禮，忙着走過去握住兩個人的手說：

「彼此，二位來接誰？」

「一位新同事顏維山，也可以說是個老朋友，他來接任教育科，這個人很有點意思，哈哈——」陳科長雙手撫摸着繫在肚皮上的腰帶說：

「一個精神病患者，也許他是轉變了。」李秘書很沉穩地思索着說：「但這總還是老朋友，老朋友——」劉站長沒有話可以參加，於是又低下頭去看錶。

「一〇三的車四點半總該到的。」李秘書聳着肩說。

「真的，老李，維山這個人幹事一向過于認真，到了這個局面裏，一定吃不消，要是他幹得長久，我

就弄不來，這樣今天來接他，反到像是預備自己來送自己了。」

陳科長自己這麼尋思着，就覺顏維山的來，無形中將要逼使他離開辛城，因為他有理由這麼想。

「豈有此理！一個永固縣就算給他不少教訓，那種太愛露鋒芒的作風，也得個八九分吧？」

無論如何，李秘書是不能把永固縣忘掉的，那一次，要不是因為顏維山對於事務操之過急，楊縣長絕對不會轉動到辛城，這個山窟窿裡的一個小縣來，然而顏維山並沒有過失，只是因為做事方式不能順合上方指示，所以楊縣長也被連累，沒有陞做道尹的希望。

「我總想不出理由，爲甚麼還要找他來？」

「這個很難說，維山是個——」

一〇三進站了，這個小站隨着熱鬧起來，火車頭深深地喘着氣，劉站長拿着紙筒，親自在站台上喊：

「辛城，辛城——」

陳科長和李秘書在小販叫賣聲中，隨着就往那些下車的人堆裏走去。

楊縣長，這次要請顏維山來，也是經過幾番考慮的，辛城縣這個小地方，荒涼得很，雖然周圍是山，可是因爲土壤多是沙地，沒有果木園，沒有良好的田園，農民守着這些荒瘠的原野，加上經過砲火的摧毀，實在是沒有法支持生活，他們沒有生產，如何能担負官家的田賦？而縣公署沒有正常收入，是沒法組織得健全，至于設法推進縣政，若沒有堅決的魄力是不易有甚麼成績的。

——人事調整，該如何來調整呢？

首先的困難問題發生了，沒有一個人肯真正拿出良心來服務，他們只要薪津，糧食，希望能混個兩飽

一倒，養家育子，就算是他們的整個目的，如果談到事業，那是很難打動他們的心，的確，一般職員的月收入太低微了。

楊縣長很清楚，但是自己的力量是很薄弱，無論如何不能自己掏錢，可是在人事上沒有相當辦法，一切縣政的進行都很遲緩，那麼自己一個人雖有計劃，也沒有辦法積極實行了。

——人才，人才，缺乏人才！

楊縣長感到唯一的困難，就是缺乏人才了。他把所有的職員分成兩類，一種是自己沒有計劃，只會順從着上方的意思，遵照辦理，跟在後面走路。另一種却是既沒有計劃，又不能把上方的意思做得好，這只算是幫閑的冗員而已。這些人有甚麼用呢？總得要有人領他們來走路，不然他們是不肯多走一步的，也許要走斜路，因為生活的艱困，他們走斜路到是很機警的了。

陳科長，就是第一類的人物，財政科，建設科兩位科長却是屬於第二類了，而查秘書到算是有辦法的角色，可惜他的辦法雖多，能够採用的，却很少很少。

——計劃在天上，妥協在地下。

這種人又有甚麼用處呢？沒有一個計劃，不是不龐大得超過理想，好像一百里的路程，硬要一步走過去，這是不可能的。然而像李秘書這種人，已經是很難得的人才了，不過這個人不求實際，太好高騖遠了。

楊縣長爲了這個問題，煞費思索了很久，就想到再起用顏維山，多少年的老搭擋，這個人總有些特別地方，無論甚麼事都是偏于激進，這種做事精神對於一般人是不適宜的，但這並非顏維山是超人，實在是因一般人的惰性作祟，惰性是這些人的精神上的一種病症，只要能敷衍過去一天，甚麼事都有個明天，明

天甚麼都可以解決的。

——這種人實在太多了。

楊縣長一個人想要振作，總有一種莫名的力量驅使他氣餒，這樣的打擊，可以說像是一支冷箭，刺在他的胸膛裏，內心的苦痛，簡直是一種莫名的懲罰，他痛恨這個人群，這個有組織形體的人群，簡直是人類病患者的集團，他掃清這些毒菌的傳播者，於是一次調整人事，又來了個第二次，然而又有甚麼效用呢？這種遺毒已經滲入到一般人的血液裡去，他覺得這些人實在無法改造了。

——一定要把顏維山找回來。

楊縣長做了最後決定，就給顏維山寫了一封快信。

一一

陳科長和李秘書在車站上，把顏維山迎接到楊縣長公館，當天晚間，楊縣長爲顏維山洗塵設宴，他們兩個人再加上財政，建設，宣傳三位科長做陪，這一次的團聚，可以說是從永固縣分手後，第一次的歡宴了。

李秘書和陳科長的住宅，是在縣公署的街上，一所民房，分住了前後院。夜裡一點多鐘，兩個人從縣長公館回來，兩個人在黑暗的街道裏，輕輕地走着，一直走到家門，誰也沒開口。陳科長大概是喝得過點量，進到院子裡，就用手直擦抹着額前的汗水。

「老陳，到屋裡坐一會。」

陳科長先在院子裡站了一會，看見李太太在屋裏點着了豆油燈，他才跟着李秘書進到屋裏去。

李秘書遞給陳科長一支烟捲，一歪身就坐在那張破舊太師椅上，左腳脫下鞋。在椅子上，深深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嘔吐出來，陳科長已經坐在土炕上了。

「老陳，今天這棉飯，可真有點意思啦！」

李秘書把煙捲叨在嘴邊，閉着眼這麼說。

「有意思，尤其老顏，更有點意思。」

陳科長覺得的確是有點意思，所以附和着說。

「意思在那一方面呢？」李秘書把煙捲拿下來。

「呵——」陳科長也莫明其妙起來：「只是有意思吧了。」

李秘書微笑了一下，用手指把燈蕊又提了提，左腳穿上鞋，他站在地上走了幾步說：

「現在民主共和要被獨裁推翻了。」

「獨裁——」

「對啦！你可以看得見，以後時常要開縣政實施工作會議，小座談會啦，在這些個場合裡，要你盡量發揮意見，大家公開討論，也許要說歡迎熱辯論！論爭咧！讓你說個盡興，但是結果，一切全有定案，要你怎樣做，就得怎樣做，這是變態的民主共和制度——」

李秘書說得挺起勁，烟捲也滅了。

陳科長倒並不會被他鼓動，反到打起哈欠來。

「縣長這回不用再愁沒有人才啦！」

陳科長聽見李秘書這句話，到覺得有些不受聽。

「難道咱們都不能辦事，够不上個人才嗎？」

「老陳——」李太太已經沏好茶，給他們都斟滿。「我說句話，你可別惱，你到算是個人，至于人才，人家總還嫌你配不上呢！」李秘書的話裡藏着些東西。

「我到不怕人家瞧不起，再說都是老朋友。」

陳科長一向是和平處世，凡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事臨到自己頭上，只要有一分力量，也不願偷閒。

「老朋友，哈哈——」

李秘書笑起來，他雖是笑陳科長太老好，事實未嘗不是譏笑自己，因為他沒有力量說服陳科長，使他也跳到自己的船上來，一同搖槳，所以心裡難過得很。

「老朋友又有甚麼了不起呢？」他說着喝了一口茶，走近陳科長身邊，用手在陳科長肥厚的肩膀上連拍了幾下：「這年頭的事，不講甚麼交情。你該知道，縣長不吃一個私錢，頭一宗他有辦公費，其次吃空額是公開的，再者說他的家鄉裡還有幾頃地，他怕甚麼？所以他要做名譽，或者也可以說是花錢買面子，借着這一點，還可以往上爬得順利，咱們爲的是甚麼？既沒有閒錢賠墊，又得養家，現在事情做好了，是楊某人的成績，挨餓充胖子的是咱們，咱們都是老朋友，老朋友又管甚麼呢？」

陳科長已經疲乏得不能支持了，坐在那裡就要睡覺。

「你總不會忘記，在永固縣，要不是顏維山的花樣多，怎麼能够得罪那些人，那些個縣長，誰不是花了本錢了才登上台來，要都是這麼苦幹，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所以才群起而攻之，現在顏維山捲土重來，恐怕更得凶了。」

陳科長實在要睡着了，他站起身來，搖幌了幾下說：

「縣長總有主意，咱們總該遵照辦理，再說——呢——縣長也知道咱們的苦處，多少不是也接濟過嗎——明兒見——」

陳科長說着打開屋門，往後院走去。

「縣長總有主意？咱們總該遵照辦理？」

李秘書一個人在屋裏自問着。

三

李秘書覺得顏維山，固然是個人才，唯一使他感覺不滿意的地方，就是此後對於自己，有許多不便，例如楊縣長這個人，一定沒有方法來駕御顏維山，這個辛城的小局面，就要變成顏維山的世界了。

的確，從顏維山到來，這裡的一切都變化了。

顏維山接任教育科，可是並沒有聽到他的計劃，雖然縣政實施工作會議上，首先提出的口號是：

「不眠不休！」

接着就是改革機構，在組織上雖沒有變動，而在人事上却有很大變化，有嗜好的，年紀過高的，與本地鄉紳素有交往的，在本縣任職很久的，這些公務員完全被裁撤了，統計人數不下二三十個。同時成立了縣政人員訓練所，當時李秘書很反對這個計劃，因為上方不給這筆辦公費，其次對於縣政工作推進是個阻礙，結果這兩點，都被顏維山給推翻，這個訓練所，是以原有職員和另行採用的新職員，一同受訓三個月，每月辦公費五十元，由縣公署支付，訓練官由當地駐軍少校担任，而縣公署高級長官為講師，在議決的

第三天就開始工作了。

「五十塊錢，五十塊錢，管甚麼用呢？」

李秘書覺得這簡直是笑話，這種工作絕不是兒戲的，沒有相當經費，無論如何是辦不通的，事實工作却已經開始了，奇怪，真奇怪。

——混事至上，生活第一！

李秘書在會議席上，對於當前公務員的實生活，很詳細地解釋了一遍，他覺得一般公務員的生活，已經無法維持，當局對於他們既沒有相當辦法，硬要他們在精神上革新振作，不是治本的辦法。他反對這種辦法，自然不無理由，假如在稅收上有辦法，能够使公務員提高待遇，公務員的精神將跟隨着生活安定而自振了。

但是現在竟決定減低田賦稅率，取消一切苛捐雜稅，關於田賦，每畝稅率平均全年只收田賦十二元，公糧四斤，還把各鄉地畝，按照地質優劣，劃分等級，至于一向是做縣長特別收入的牙行稅，也完全採取公開，而且一切苛捐雜稅都被核免了。

——這是爲了甚麼呢？

他覺得楊縣長實在過于愚蠢了，這一筆收入可以說是每個縣長都不能放棄的應享權利，爲甚麼不採用包稅制，而要把它做爲公開收入呢？這種方法的命意在那裡呢？難道楊縣長要特立超群做成績嗎？

——成績。能討誰的垂青呢？

楊縣長未免做得太新奇了，每個縣長要都這樣，誰還爭着要做縣長，這豈不是自討無趣？像這樣做下去，這個局面是會很快地就要瓦解了。

他所以這樣想，自己也很苦悶，他不是沒有辦法的人，爲甚麼他的計劃，楊縣長能採用的很少，可是顏維山一來，他簡直是無從發展，只能跟隨人家走路，這是不甘心的一件事，無論如何他不能做第二個陳科長呵！

昨天夜裡一點多鐘，陳科長才從縣長公館回來，一向抱着樂天派觀念的陳科長也憂鬱起來了，他手裡拿着一疊稿紙，走進李秘書的屋裡來，就把那疊稿紙往棹上一扔，嘴裏叨唸着說：

「工作，工作，加緊工作！」

李秘書看見他那種疲乏神氣，也有點奇怪。

「顏維山一天到晚總是計劃，計劃！工作，工作！」

陳科長把衣領打開，喘着氣，用手拍着棹子叨嘮。

「又是顏維山！」李秘書說了這麼一句。

「可不是！」陳科長說着捻開那疊稿紙，坐在一張木檯上：「縣長交派下這些個事，甚麼調整保甲編組咧，組織政治工作班咧，辦理救濟咧，土地調查咧，籌設厚生所咧——從那兒來的這些些個事！」

李秘書雖然覺得這又是顏維山的計劃，但是這些個工作，沒有一件不是不事在必行，自己無話可說。

「你是知道我的，一向不怕做事，但是做事也得有個限度，一天到晚沒有一點空閒，一件事跟着件事，一件沒有辦清，又接二連三地弄個沒完，苦惱，苦惱！」

陳科長說着把那疊稿紙又合攏起來。

「一個人總是一個人，絕不是一架機器，每天轉，成天整夜地轉，這是不可能的，必須得有休息，來調節生活，像這個樣，甚麼人也受不了。」

陳科長說着，把烟盒掏出來，點起一支烟。

「這種話可不像從你嘴裡說出來的，你沒聽說，這樣工作情形還不算够，這只是一個開端，以後，以後——」

「以後——」陳科長攪了一下烟灰，接着說：「讓有本事的人幹吧！我從接事到現在，沒有一個月不虧錢。」

李秘書雙手往陳科長的面前一伸說：

「太落伍，太落伍！個人主義是沒落了，現在得爭得民心，將來的前途，將來的希望，都很光明哪！」

「哦！個人主義，前途，希望，將來，將來是甚麼時候呢？」陳科長嘴裡叨着烟捲說。

「那就請你問問顏維山吧！」

李秘書把右手放在鼻子底下的小鬍上摩挲着。

四

縣政人員訓練所開始工作已經將近一週了。

李秘書也會到訓練所講演過兩次，每次走到訓練所就有一種不同的感觸，那裏的學員都是縣公署的公務員，可是的確與從前大有變化，以前是一群沒有組織，沒有聯繫的人們，如今彷彿在這些人當中，有了一種信仰把他們團結起來，那種嚴整的精神使他有些慚愧，並且很容易使他的心弦顫抖了。

「顏維山也改變作風了！」

這個觀念不曉得從甚麼地方，湧現在他的腦海裏，他深深感覺自己有些自私，自己既參加工作，又不肯相輔而行，那麼自己到底算是個甚麼角色呢？難道真是混事至上，生活第一嗎？可是混些甚麼呢？難道這就算是生活嗎？

——不過顏維山也太辣了！

顏維山一向和他同事多年，永固縣的失敗，不是顏維山一個人的失敗，而是大家的失敗，但是任何人都很自信，絕不肯在旁人面前低頭，他有他的高貴感，爲甚麼要他去屈就顏維山呢？階級身份沒有兩樣，然而顏維山總攬縣政，他這個秘書反倒不能直接跟縣長談話，楊縣長對於他好像失去了昔日的信賴，同人們也都服服貼貼地順着顏維山的指揮。

——我真太難爲情了！

李秘書是個出人頭地的幹員，他覺得在這種場合裏，自己原是個機要人員，如今他甚麼也不知道，只看見同人們對於他的認識和輿論轉變了，他要爭強，只要爭得人家對他敬畏，然而他却站在一邊看着人家工作，自己說說風涼話。現在他爲自己難過，更爲楊縣長難過，拉攏人才固然可以，要是被人左右，未免就更難爲情了。

今天下午四點，楊縣長請李秘書去談話，他想假使能談點內心的話，或者還可以在這裏存身，否則他一定要呈請辭職，他實在是不能忍耐下去了。

尤其使他感覺奇怪的，陳科長近來似乎又安馴了，前幾天簡直暴躁得了不得，這個人向來是隨遇而安，但是他居然表示不耐煩起來，他總吵嚷着：

「那裏是捧老楊的場，分明是顏維山別有企圖呵！」

這種猜想，在李秘書感覺是合理的，這是事實，不是猜想，終久會有一天，楊縣長會走在顏維山的後頭，那麼他們這些人豈不是白做了犧牲，甚麼縣政人員訓練所，簡直是顏維山一手造成的勢力圈，他的班底，將來有一天這些人必定要代替了他們，到那個階段，他們是要無條件地退讓，那麼這個過渡時期，他們等待些甚麼呢？

——等待，等待些甚麼呢？！

的確，甚麼都沒有可等待的。當他想到這裏有些氣憤了，名和利，甚麼都沒有，他原想要做點事，但未曾沒有心思想撈點私錢，理智與私欲鬪爭着，精神上的苦惱，被那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理念播弄着，他比陳科長更苦惱，苦惱得兩個樣。

可是陳科長吵嚷過一陣，却夜然又埋頭去工作，這倒是不出李秘書的意料以外，因為陳科長那種人是沒有主見的，在一個還沒有過得習慣境遇裏，他也要不耐煩，不過他不會毅然跳出這種境遇，沒有多久他就會習慣下來的，陳科長究竟還是陳科長。

李秘書自然不能那樣容易屈就的，他自信有理想，有計劃，但是這些個無形跡的東西，只存在他的心窩裏，從來沒有宣佈出來過，然而在甚麼時候，才能宣佈出來呢？他也茫然了。

——今天下午四點，一切都要有個結果，否則今夜二十二點四十分，搭四二〇車回到家鄉休養去。

李秘書做了最後決定，可是他相信這不是顏維山逼走他，這不是顏維山的勝利，乃是在他在最後的談判後，表示澈底的不合作。

揚縣長坐在辦公室裏，眼望着堆在桌上批完的公事，自己沉思了一會，牆上的掛鐘敲打了四下。

李秘書打開屋門走了進來。

楊縣長讓李秘書坐在辦公桌邊的椅子上，李秘書不願往牆上看，那些「不眠不休」標語字樣中，彷彿都有顏維山的影子，真是奇怪得很，他低下頭去。

「李秘書，近來幾次縣政工作會議，我看你有點消沉，我覺得既奇怪又遺憾——」楊縣長話雖是如此說，可是他並沒有顯出一點倦意來。「我想你自己不會沒有一點覺悟，現在站在公事立場上，我有話可以質問你，而站在私交方面，我更有話來忠告你。」

楊縣長說着用雙手把上身支起來。

「請你應該清醒一下，現在是個甚麼時代？」

揚縣長把右手拾起來一指李秘書的臉。

「我們的同胞過的是甚麼生活？」

揚縣長說着轉過身去，對着一扇玻璃窗走去，那扇窗可以望見縣公署外很遼遠的地方，小青山被雲霧迷濛得不見山頂，楊縣長站在那裏呆了會才說：

「辛城是個小縣，荒僻得很，我想渡過了這個嚴冬，到了春天，一定要按照計劃實行開墾，也許這是塊良田。」

「對啦！現在正是嚴寒的冬天了！」

李秘書從揚縣長身後也遙望着窗外的景色。

「我想也許有人禁不住這種嚴冬哪！」

楊縣長沒有扭過身來說，李秘書不語。

「只要把這個嚴寒的冬天渡過，春天總是有希望的，那些荒僻的地都能够開墾了。」

楊縣長說完這句話，突然轉過身來說：

「站在公事方面，你毫無工作成績，不但是怠惰，也應該算是個阻礙，你雖是幹部人員，可是不如一個忠於職守的小職員。你自然曉得，我們都是大眾的公僕，眼望着大眾的顛沛流離，飢饉疾病貧困，甚至死亡，我們就感覺身爲國民一份子，我們的責任與義務，驅使着我們要拿出良心來服務大眾。辛城，這個地方雖是不大，我們把牠治得有條有理，總還配算做了點事。不過——」

李秘書曉得楊縣長底下要說些甚麼了。

「不過在永固縣，我不承認那是我們的失敗，你曉得我們把事情做得太積極，才有人來反對，來破壞，這是很自然的事。凡是一個人想從舊的環境裏掙脫出來，他雖是要把這舊的環境來改善，但是多少人非但不接受，反到有些歧視。這不要緊，我們是不怕磨煉的。」

李秘書感覺楊縣長並不像他所揣測的人物了。

「我曉得從顏維山到這裡，一般人對他怨言四起，但是你總該明白，顏維山這次的計劃，都是很實際的，比如訓練公務員，這就是一個澈底的改進，將來在組織機構上，不會不健全的，其他應該做的事情很多，最初大家都不諒解他，甚至有人說他有野心，有企圖，實在是笑話，假如他能代替我，能給老百姓服務，我也情願退讓，現在大概也許都清楚了，我們只有推進工作，該做的事情太多了，絕對不能允許一個人停着脚步，躊躇，觀望。」

楊縣長說着又坐到自己的椅子上。

「談到私交，我想不用說，對於朋友你薄他厚，我從來不能這麼做。我最近對你很失望，我們現在沒有一點時間把工作停頓，可是你，却不肯動作了。所以，站在多年朋友的立場上，我希望你急速反省，你不是不能做，而是自己懷有成見，不肯做了。但是，你却又留在這裏，對於公家，你是個冗員，對於自己，無時不苦惱，我們雖然不常談話，我已經看了個清楚。一個人總不能過着這種矛盾的生活，這種生活很容易使人頹廢，消沉，悲觀，可是你把眼睛再睜大些看看，現在是個甚麼時代呢?!」

楊縣長說着把一堆公事整理一下，喊進公役來，把公事拿出去，另外從棹上檢起一疊稿紙說：

「我的話也許說得重一點，不過我總覺得，只要在辛城一天，我就要給辛城的老百姓，謀點幸福，我不想陞官發財，我不想結黨營私，能跟我合作，就必須認真做事，否則請另尋高就，恕不敷衍。今天請你來，就為建設科的事，我要你兼代，等到決定了新任秘書，你就專接建設科。關於建設科，有很多事情待辦，例如整修公路，架設電話，植樹等等，最緊要的是鑿井計劃，有很多事情等待去着手辦理呢！希望你一定能很順利，很迅速地完成！」

李秘書接過那疊關於建設計劃的稿件，自己覺得與原來預定到這裡所要說的話，完全不同了。

「我很慚愧，現在唯一的只有拿工作來抵償我的過失了！」

李秘書說完這句話，站起來，預備要走。

「對！我們現在唯一的就工作了！」

李秘書走出縣公署的時候，外面飛飄着雪花，街路上已經黑暗下來，大概已近六點多鐘了。

只有路街兩旁小舖裡點着油燈或電石燈，李秘書手裡擦着那疊稿件，身上有點發冷，忽然看見陳科長從對面走來，他連忙握着陳科長的手問：

「老陳，那兒去？」

「到車站。」

「幹甚麼？」

「送人。」

李秘書覺得心裡一驚，忙着又問：

「誰？」

「哦！劉站長轉勤了！」

「哦！劉站長——好！一塊送送他。」

李秘書扭過身來，用手攀着陳科長的肩膀，兩個人直往車站走去。辛城車站高吊起來的電燈，亮得刺人眼睛，可是今天被亂飛的雪花，罩籠得昏黃了。

「老李，今天談得怎麼樣？」

在路上陳科長這麼問着，李秘書彷彿有些興奮似地用手掌直拍着陳科長的肩膀說：

「我原來預備坐四二〇夜車回家！」

「哦——」陳科長扭過脖子來說。

「現在，現在不能開倒車了！」

李秘書說完這句話，兩個人已經走近車站了。

凝
戀

王
予

王予先生是事變以來南方新起的多產作家，好像他的生活一直是窮的，然而他並沒有被窮所挫倒，不斷地和時代鬭爭，把靈魂寄托在文學上，有一個時期他參加了新中國報所屬的一些刊物，他在這上面造的功蹟很大；他很可以代表一部分南方作家的氣質，好喝茶，好吸香烟，在茶煙中體會着人生的醜和笑，都是一些細密的瑣碎的說大是大說小是小的問題，這些問題都能影響中國今日的社會和中國將來的社會。然而一般的只能談之而已。或者說的比寫的多，但是他是例外，既能談出也能寫出。

他的小說如同散文一樣，有如小河流水之感，他是利用南方長於散文的手法來寫他的小說，而且小說裡的故事都是離奇的，然而也是平淡，平淡是平凡裡的不平凡，離奇是不平凡裡的平凡，都是引人入勝的。

『凝戀』就是這樣的平淡故事之一種，在他的精緻的筆下抒出，已經覺得很是不平凡了。

那個接電話的女同事，和那有關係的幾個人的個性，都是刻畫入神，很自然地把故事發展到一個階段，決沒有絲毫吃力，而把一部分的人生盡情地表現出來，這是作者的成功點。

「喂得太鬼裏鬼氣了！」

每一次打給賈君的電話，余君一聽對面接話的又是那個女子的聲音，又是那樣特別別的一聲喂，終要把正事暫時忘却，頭腦洋一洋，轉這樣的念頭：

「是怎樣一個鬼裏鬼氣的女子呀？」

當他和賈君碰頭的時候，他終於問了，賈君告訴他那是秘書室的一個女職員。

「在電話裏的聲音好極了，或者應該說奇怪極了？」

「人也不差，是廳裏的三花當中的一花呢。」

打過幾次電話，碰過幾次頭，賈君和余君間的正事辦妥了；這就是說，賈君給余君弄到了一個吃飯的地方。三月念三，上午，余君就跑到教育廳報到。賈君坐在主任秘書室裏問他：

「吃飯的地方有了，住的地方租着了沒有？」

「租着了，在聞鶯橋下塘。……」

說着他走到秘書室，坐在電話機旁邊的一個女職員忽地問他：

「聞鶯橋下塘？是八號嗎？」

「正是的。」

「那是我們和歐陽君合租的房子呀？」

「不是有一位孟小姐說你們不要了，歐陽君這纔要我搬進去的？」

「噢？」

余君不會多看那女職員一眼，只覺得是和她的鬼裏鬼氣的聲音一樣鬼裏鬼氣的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子：

坐在那裏說話，眼睛看着人，却是一對好像正在想入睡的眼睛，灰色的旗袍上罩一件暗紅的短大衣，兩隻手就是坐着也放在短大衣的袋裏，好像並不在做什麼事。

他做完了一些初到的手續，就匆匆地回到旅館，把行李搬進了聞鶯橋下塘八號，唯恐這很難得地租到的住處又讓別人佔去的樣子。他對於他自己的匆匆，的確覺得是由於這樣的自私的，實在，他再也不能在旅館中住下去，也再也不能找到比這裏更近便的房子了。

歐陽君告訴他，他們的房子却確是由教廳的那位成君租到的，因為她和房東的女兒是中學時的同學。她本來的打算：把一半分租給歐陽君，一半歸她的同事孟君；好像孟君不怎樣同意，一直牽延着，也表示過不要了，他纔讓余君來住。

——你認識孟君？

——是的，是一個了不得的女子呢！

——成君你也認識嗎？

——沒有。只知道她和孟君住在一起，就在半樹巷。

半年來第一次有一個安頓的住處，余君很平靜地住了下來，預備第二天開始正式去辦公。

第二天，他常常看見一個女同事，身材很高，披一件過短的長大衣，歡喜跑來跑去，也歡喜一個人立在階沿上，像一只孤獨的鶴，但不大看得見頸項，雖是不怎樣長的頭髮。面孔是十分孩子氣的，多白色，多笑影，儘管笑得有一點散慢也掩不住她的活潑的稚氣。從同事的口中，余君知道她就是孟君，聽口氣，不但歐陽君，是大家都認為她了不得的。

他不常看見成君，偶而看見她，覺得和孟君是恰巧兩個樣子，成君顯得沉默，甚至有幾分憂鬱的氣息

，好像比孟君也老練得多。她總是眼睛像要入睡的看着她自己的脚尖走路，即使不着高跟的鞋子也像踏在脚尖上，但走得很慢，兩只手老抄在暗紅的短大衣的袋裏。和孟君走在一起，却是她受着孟君的威脅的樣子，一個越顯得軒昂，一個越顯得柔軟；一個在確氣裏誇張自己的世故，一個在靜穆中顯示了自己的老練，同時却也在靜穆的老練中不時要露出內在的天真來。

這樣的觀察自然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余君自己也覺得奇怪，他一開頭對他的新的環境觀察時，就只注意女同事，在女同事中間，又只讓這兩個集中了他的注意。他已經知道她便是男同事所說的三花之二，但還有一花是一個太年輕的女孩子，而且有一臉少女在成長時的不幸的病容，他簡直想不出別人爲什麼要拿來湊一個三的數字，雖然他也能再找不到別的較引人注意的女同事了。

當歸到寓處，和歐陽君閒談的時候，說起她們，余君的意思跟歐陽君的不同，他以爲：

——孟君這人，有很重的少婦氣而表現得像一個少女，成君呢，是一個有憂鬱感的少女，故意或是無意披上少婦型的外衣，與其讚美一個少女型的少婦，我想，還不如讚美一個少婦型的少女。

歐陽君却是對孟君有特別的好感：

——你是說的形式，當你知道了孟君的內涵，你就會改變你的讚美了。

——但看你看到了成君的形式以後怎樣，照我的敏感，用成君的形式，就足夠抵消孟君的形式加內容的全部了。

——你對成君有一點一見鍾情的樣子？

——這樣的說法是不適宜於說我這樣的人的，我從不會有過一見鍾情那樣的笑話化和傳奇式的故事，讚美而已，要說情感，相處不上半年，我想是不能夠發生的，至少在我，一向就這樣。……倒是你對孟君，

像是一點不久的舊情的樣子？

歐陽君似笑非笑地把兩只眼珠向上眨着說：

——也沒有什麼。不過你會得知道，她是一個可以談談的女性，不平凡的女性，她曾經幹過工作，被逼到這裏來的，所以，有政治認識，有男子氣，比一些平凡的男子更有男子氣。

歐陽君所說的關於她的一切，幾天以後，余君也全部認識了

那是一個開始下雨的黃昏，余君正從鬧市中喝了一點酒，獨自個走回家去，雨洒得很細碎，他照例不在意，只把向來緩慢的脚步略略放緊了一點，但是他受到走在他的前面的一個女子的更緩慢的脚步和更自吝的神態的威脅了：他覺得他從來不會看見過一個女子會得在雨中作這樣悠然的散步，以致他下意識地不得不重又放鬆了自己的脚步，而且跑到一家小店中去買了煙，燃上了一枝啣在口中，想和她比賽一下雨中的鎮靜的樣子。

走了一會，他却看出來，那是一個長長的身材，披着一件過短的長大衣，鸞鷺似的一面走着，一面像在吃什麼東西，那是孟君。他走上一點，她回過頭來了，點點頭，特別放慢了脚步，等候他，他想出了一句低能的話：

——雨下得大起來了，還走得這樣慢？

——雨？怕什麼？我就愛在雨的下面散步，即使再大一點的雨。你呢？爲什麼不叫車子？

——我不大歡喜坐車子，高興走，也高興在雨的下面走。你吃着什麼呀？

——地粟，我是不大吃夜飯的，就這樣把水果當飯吃。

余君漸漸感到她的不平凡，她的似非而是的孤獨，她也的確很快地開始講她的漂泊無依，講她的寂寞

，却不帶一絲傷感的口吻，只是對生活像對和他一起走着路說着話的余君一樣，取昂然的態度。她說：

——同事很久了，還沒有說過多少話呢，我感到你有點奇怪。

——我感到你纔有一點奇怪呢。

——你不是和歐陽君住在一處嗎？

——謝謝你們讓給我房子。

——歐陽君也是一個有些奇怪的人。

——想到我們那裏去坐一會，和歐陽君談談嗎？

——也好，我已經走過半樹巷了。

這晚上三個人談了半夜，在認識了她的全部以後，余君對她的結論是：她下了太多的結論，太早的結論了，她是一個幼稚的成熟者。她走的時候，約歐陽君和余君隨便什麼日子，到半樹巷去坐坐。

隔了一兩天，他們在到處感到無聊的時候，就真的到半樹巷去坐了一回。那一回，使歐陽君也看到了成君的形式，可是余君感到成君的少女的內容是無法掩飾的，她跳躍，她吹口琴，她歌唱，她吸紙煙，她橫在床上，她又說一句兩句俏皮的話。她是難得顯得這樣的，但她是應該這樣的，她也是本來這樣的。雖是，跟說話和行動都近於七亂八糟的孟君一比，成君總顯得有一點鬼裏鬼氣。

在回家的路上，余君的意思是：成君總歸比孟君有味，歐陽君的意思是：成君的確是美的，但是病態的美，終不如孟君的開朗，同時，他說，據孟君的報告，成君的靈魂早已不怎樣純潔了，余君說：

1. 立在審美者的立場上，這樣的話是多餘而且不當的。

余君在心裏開始對原來也沒有好感的孟君發生了一種反感：又是太早的結論，而且是那樣不該出之於

少女之口的對同伴的批判啊！接着他想，對說了這樣的話的孟君發生反感，不是由於對成君的袒護的心理嗎？他不能說不是，他覺得他同情成君，雖也看到她的一些世故，却又覺得他倒是歡喜這種看得出來的世故的。而且，他實在又說不出爲什麼他特別歡喜鬼裏鬼氣的女子。他雖不會對歐陽君說什麼，却在微笑裏表示，他還是覺得，如果要他在兩個女人中間選取一個被讚美的，他決定不選取孟君。

然而人生終究不是全部化費在對女性的觀察，讚美，和週旋的，余君雖從不會熱中於他的職務，還是很認真地從事於他的本來的文藝工作，有一段時間，他過得很平淡。只知道她們從半樹巷搬到打線巷去了，只跟了歐陽君偶而到打線巷去坐一回，因爲有意無意在直率的不想討好的言語中使孟君感到不快，以後孟君對他成了有意虐待的樣子，總是把粗暴的言語和行動加在他的身上，以後他就很少去，以後又察出孟君和成君的中間潛伏着一種相互的抵觸，成君總是沉默不參加說話的場面，便又更顯得鬼裏鬼氣了，以後就更加很少去。

不久，他知道孟君有了一個愛人，不是弄政治的歐陽君，是和余君同室辦公的易君，那是一個連余君也很感到可愛的三十來歲的男子，被稱爲兼有普希金的外形和蘇曼殊的氣質的詩人。

不久，他又知道也有一個人愛着成君，也是他的同事，后君，生得很白皙，跳跳縱縱地，特別討人歡喜的樣子。

對這些，余君一點沒有什麼感想，他只是更深切地感到他自己的暮氣，心平氣和地對他已說：

——這些原是年青人的事情了。

余君還只有二十七歲，把別人看作青年人是有一點可笑的，但他在十年前就結了婚，然不是自己作主的結合，他的妻子從沒有像戀愛的情感，但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了。他又活得比別人特別緊縮的樣子，

尤其是這五六年來，一直過着流浪和刺戟的生活，使他在形式上顯得蒼老，日常又總是傾向文藝者的頹廢的情調，所以早自以爲是斷定已入了中年，是摒除絲竹的時候，是情感凍在心底的時候了。他想：

——只是審美的本能吧，此外，還有什麼能溶化凍結的情感？決不會有能使我愛的女人了，也決不會有女人能愛我這樣的人了。

而且，他已經成了一個懶人，他漸漸看到他染上了阿勃洛摩夫的氣息，這人是雖有了愛人，到愛人要嫁給他的時，因爲懶於從沙發上站起來，他寧願讓她去和別人結婚。他覺得他也一樣不能再忍受那樣的身心的勞碌了，他一想到追求兩個字就感到嚴重得可怕。

自然，他是也怕寂寞和空虛的，他還有一身的情感，他自知沒有寄託的地方。他並不愛他的妻子，至少在情感上他不愛他的妻子。他不是一個過份自私自利的人，他看重道義，看重義務，但他把他的鄉下的產業全部交給了妻，那是足夠她們的生活和將來的子女的教育費的。他覺得這也已經足夠滿足他的妻子了，她也一定是爲了這纔甘於離開他，堅決地拒絕了他幾月前的舌乾唇焦的挽留。自然，她因此觸怒了他，甚至刺痛了他的心，爲了他的男子的，丈夫的，和爲父者的自尊心已經完全被漠視了。他從此決定只做一個名份上的丈夫，只做一個盡了爲父者的責任的父親。他忍受妻子所給他的冷落，他把人生的寂寞和空虛擔當下來，想因此更能安身地回到藝術的故鄉，一心從事於他的一生的嗜好，文藝的製作。他不想再讓他的情感抬頭，他認定在人世間，沒有情感的生活是也可以過的，而且自來就有人過這樣的生活，至今還有人過着這樣的生活。

由於身邊的爲自己所讚美的一些女人有了愛人，尤其是爲了成君有了愛人，總又作這樣的自省，略帶一點遲暮的傷感，是使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的：

「情感還不會真的成爲冰凍嗎？真的有一點鍾情於成君這鬼裏鬼氣的女人嗎？……但是，看別人幸福吧，別人的幸福也就是自己的，而且連這一點也談不上啊，對成君，幸而還不會真的認識全部的內容。

余君終於又心平氣和了，又過了一段安安靜靜的日子。只是用茶來沖刷他的寂寞，用酒來填塞他的空虛。除了在有什麼稍稍使他自己滿意的寫作的時候以外，除了還憧憬着將來生活安定以後更能使他自己滿意一點的文藝上的收獲的時候以外，的確是照例把自己的生命作十分緊縮的拋擲，雖不自暴自棄，却也不點不打算自愛，只是像願望着他能够少活一天，便少活一天吧。

但是，人生又終究不是全部這樣容易地安靜過得去的。全部人生沒有這樣便宜，至少不能夠獨獨便宜了余君。上帝一再虐待過余君，他只怕上帝再三虐待他，但是怕也沒有用。

上半年過去了，賈君問余君：

「想不想有一個獨當一面的局面？」

「什麼也不想，自從辦公的地方搬上了那樣古樸閒靜的花園中的樓上，雖不敢望終老在這裏，却很願意過多少日子，就過多少日子；我還是什麼大志也沒有，多讀一點，多寫一點，平平凡凡地挨過這一段動亂的時代。」

「那也好，上面決定要你主持你那一室的工作，下半年起你就多負一點責吧，好在，還算合你的興趣。」

「一室中的人手太少了一點？最近，連剪貼報紙也用我自己在動手。上下總得再添一兩個人纔好。」

「預備先派兩個女職員給你。」

「女職員？一個也已經太多了，我想女職員是不會做什麼事的。」

賈君和余君是熟極的朋友，笑着說：

——有一個是成君呢？

余君的心沒有法子形容地略略動了一下，面上還是沒有什麼表情，有可有不可地說：

——好像是很懶的一個。

——壓她多做一點事好了。

——試試看。

七月一號，成君和還有一個北平少婦向余君報了到。北平少婦出落得很拘謹，說一句話總要恭恭敬敬地立起來，成君却在這屋子裏特有的草毯上跳跳蹦蹦地顛着脚尖走路，表示很樂於到這裏來的樣子，她說：

——我早就想調到這裏來了。這裏的情調真好啊！

——也早就歡迎你來，但有很多的碎事要你做呢！

——就是做不大好的。

后君跟着進來，對余君說派給她一點專心和輕便的工作，裝着鬼臉，余君善意地點點頭，心裏想：

——不勞你關照，我不想苦她。

后君隨即帶了成君到園子的角落裏去談天，以後也差不多時常這樣，余君還是用善意的目光心平氣和地看他們，他覺得這樣可愛的女子沒有人愛纔是怪事，后君的舉止雖像輕浮一點，出言吐語也總是那樣不討人歡喜的一個，而且有一點像把愛情也當作粗暴的兒戲，好像他身上的神經每一根都有一點失常，但人是很討人歡喜的一個，極頂的聰明，永遠是一個大人物身邊的寵幸者的樣子。

但是別人告訴他，后君的舉止言語的失常是由於心理變態，這又由於生理的變態，這是在一次偶然的談話中，孟君也一本正經地說到的：

！后君不是人。

！這是什麼話？

！因為他是不能行人道的。

！聞所未聞呀，你怎未會知道？

！他的朋友都知道，他自殺過幾次，當衆叫別人檢視過的。

！上帝對他太殘酷了，不能醫治嗎？

！當然醫過幾次，但醫生已經宣告了絕望。

！成君也知道嗎？

！起先不知道，我看不過，爲了憐惜她暗示了一點，她應該也觀察出來了，但這人還不能覺悟的樣子，她不是要製造自身的痛苦，便是要更深地把痛苦給別人，這人的心地刁滑極了。

！不能這樣說吧，已經造成的情感是無法在一時裏收起的，但是，如果永遠這樣下去，在她是一個太大的犧牲，在后君，不爲但自己，爲了他的愛者，也的確是更大的悲哀！真是一段聞所未聞的戀愛啊！

這以後，余君看着后君和成君的背影，雖一樣心平氣和，到底加上一份對兩者的惜憐，同情后君，更同情成君，同時也多了一層覺悟：

！怪不得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女會變成這樣鬼裏鬼氣！

成君到這樓上來以後，的確更顯得陰鬱了。在寬闊的室中，她靜靜地坐在一個角落裏，有時靜靜地去

呆立在窗口，有時靜靜地走到深紅色的闌干邊作沒有足聲的散步：是初夏的天氣，她冷冰冰地像不怎樣感受到季節的炎熱，在她的身上，像把少女的炎熱壓抑得不許透洩。她常常輕輕地嘆息，常常有一點咳嗽，越來越多病態，却也越加顯得深沈可愛了。

她在形式上是有一點懶洋洋的，但她不貪懶，她不怎樣熱中於工作，她只是要有多一點的工作來排遣她自己的陰鬱的心境的樣子，先前她是不肯做什麼出名的，漸漸却把余君派給她的一些碎事做得很勤勉，很仔細。而且她是處處顯得那樣敏感，那樣穎慧的。因此，她一個人可以做兩個人的事，余君不久就把北平少婦讓給別的科里了。

余君有時莫明其妙地在她的身上發洩一點輕微的虐待狂，但到底更多顯露了他的溫和的體諒；他也忍受她加到他的身上來的偶而會有一些倨慢，和近似狼心的擺佈，他放縱她，他一切順他的心意，他想，至少在工作上，至少在日常的生活上，該讓她感覺到一點人世間的善良和輕適，稍稍彌補她的心頭的缺陷。他漸漸把她的憂鬱當作自己的憂鬱，把她的創痛當作自己的創痛，他想解除這，他想撫慰這，尤其當他看見許多男子，當面對她獻殷勤，頌揚她，心裏裝着藐視的鬼臉，轉身更互相指摘她，說她，說她老練世故，罵她刁滑；他益發感到男子的刻薄和卑陋，益發覺得女子在社會上的可憐和可惜。

他開始對成君發生一種教徒的虔誠，他想到即使不能為她的一生的幸福做什麼，至少該在她的眼前的時日中，使她略略感到冷涼中的些許溫暖，除了這樣的他目以為崇高的同情心，他也不能自己否認：他自己也實在漸漸地讓情感選擇了一個寄託的對象，他發見他自己是在愛她了，尤其當他看出了現在不恭的后君，終於又兒戲似的開始在冷淡成君，虐待成君，他不像過去的來得勤，偶而來時，也反而常常使她墮入更重的抑鬱，甚至要暗暗地流淚。

「該怎樣拯救這一個被冷落的少女啊！」

余君決定用兄長的顧憐和溫承，因為他怕：

「不要弄到連自己也無法拯救啊！」

他自己的被冷落的靈魂其實是正也要入拯救的。

但是，他把自己擱在一邊，他把爲自己的一部份掩護起來，他想以殉道者的精神，以拯救別人的一種自慰來拯救自己。

他和成君相處的時候，在工作時間以外，也漸漸加多了。他常常陪她多走一段路，常常表示他願意她同他到他所常去的茶室和吃食店中去坐一會，坐到她想走時就走，她走時常常就陪她回家。因此，在深夜的深巷中，不時有他和她走在一起。想是代替了先前的后君，但決不也代替了先前后君對她的應有的熱情。他願意在她的心目中，他是一個可靠的良善的兄長的地位：在他自己，默默地做一個無所求的不露聲色的情人，把她當作一個聖潔的戀者。

但是這又不能永遠是男女之間的週旋的全部，他把自己看做一個太單純的男人，更把成君看做一個太單純的女子了。他又輕輕地忽略了時間，他忘記了他自己向來所說的，不上半年，他和女人之間不會發生情感：他更忘記了他和成君的相處已在半年以上了。他還愚蠢地違反着他已向素的見解，他說過女人和女人是不能做朋友的，男人和女人也是不能做朋友的，自以爲是的兄妹說也說不過去，因爲兄妹不能由自己選擇，而自己所選擇的却決不是兄妹。明明是戀愛，至少，他自己明明已經在深深戀愛着這個女人了，而戀愛是永遠可以在無言中生長，可以在無言中消逝的嗎？

他漸漸感到痛苦的襲來，他已經不能沒有成君在身邊了。在工作時間沒有她，就沒有了工作的心思，

他看到園子的廓落和一樓的空洞，他不願她告假，他允許她遲到，却希望她早來。以外，他要和她走在一起，坐在一起，即使默默地相對，時間愈多愈好；他不能和她分手，分手以後，他覺得到處都不是他可以容身的地方，空間是太空了，他覺得每一分鐘都是孤獨得致命的，時間又是太多了。他重又看到，他的情感的冷凍到底還不會結實，而且他還不是坐在沙發中不能起來的阿勃洛摩夫，他倒是有了一份拯救苔絲姑娘的牧師的遭遇，他不出意料地成爲必須由先前作爲被拯救者的她來拯救他了。他願望在她的眼中得到一個肯定，雖則他又怕得到：他怕在她的眼中看出否定，雖則他又覺得一個否定也能拯救了他。總之，他都要，他都怕。而在成君欲睡的眼中，他什麼也沒有看到，除了一份幽怨，幽怨是屬於肯定，還是屬於否定的呢？或是一份無言的恬靜，無言的恬靜是表示歡樂還是悲苦的呢？他又惶惑起來，他只覺得被她看一眼的時候，心就癢癢的不知要怎樣纔好：

——這女子究竟是怎樣一個女子呀！

這一回，茶和酒都不能掩蓋他的煩燥，什麼工作都不能集中他的神志，什麼意念都不能收回他的放在這事情上的心，他變成神魂顛倒的樣子，他不但不能再裝得像一個先前自以爲的中年人，甚至像是退回到比二十七歲更少的年紀上去。他可怕地感覺得生命的力，熱情的燃燒，他對自己絕望地叫出來：

——青春，永遠使不盡的青春啊！

至少，他對他自己的先前的矜持是真的感到絕望了。兩個跳動的心，靠得近了，不會永遠互相聽不出來，感不出來，覺不出來的。

舊曆的九月二十二日，一天過去了，五時，又一起走在街上，余君，成君，還有一位年輕的同事童君。走到中途，成君落了後，在一家洗衣店裏取什麼：余君不自知地放緩了脚步，也就帶緩了童君的走路，

他們隨便談着，余君揭着手的一本英文書，問童君：

！你看我還像一個大學生嗎，我覺得我在這裏就像重又進了大學或是研究院。

！真有一點像呢。

回答的却不是童君，是從後面緊跟了來的她，他們又在一起了，她忽然說：

！今天我請你們去吃麵好嗎？

！有什麼不好呢，我想，今天就是你的生日了？

！真是的，你的記性不壞。

！你不肯說出來，早說，就該慶賀你。

！謝謝你這件小禮物。

她用下巴點着領鈕上的一片綴着水鑽的葡萄珠的銀色的葉子。

！我也只是猜想你的生日快到了。麵是定要請我們吃的，那裏去呢？

！你說。

！一本正經吃麵的地方不能多坐一會，不好。但你必須早一點回家去嗎？家裏有什麼節目沒有？

！沒有，母親也許會得忘記的。

！那末就還是到大東去？

！也好，大東可以多坐一會。

三個人走上了大東，余君先教別忙着吃麵，他說這樣的日子不能不喝一點酒：

！由你請我們吃麵，由我請你們吃酒。

童君也表現了興奮，自己下去買來許多下酒的小品。

要了三斤酒，他們一面豪爽地各自用玻璃杯喝着，一面談着天，余君平時以誠待人的情感一向很感動了童君，這天他說他想不到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地方還能有像他們在做事的那樣好的環境，還能遇見余君那樣的人。他說不然他就保不住自己又踏上什麼路，現在却覺得日子過得很苦。余君對他說：

——日子總是過不如意的，像你，生活上便太苦了，但只好守一些時候，慢慢看，想想大家都一樣過着苦生活，稍稍安慰自己。此外呢，精神要有一個寄託，也就是說思想要有一個出路，但眼前仍舊要抱定主張，在動亂的大時代中守住平凡的小人物的本位，什麼也不想，只求過一段沒有刺激的日子。人生是需要刺激的，但已經刺激得够了，也該有休息。能够挨過這漫漫的長夜，再作打算。這是我的處亂世的想法，很平凡，但是從實感和直覺中生出來的。

成君吃了一斤酒，有一點傷感，她說：

——我是，將來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變成放浪不羈，只求麻醉的自暴自棄的路，還有一條路是不開口，做一個死了的活人，把生命慢慢地消蝕盡。

——這兩條路都不該走，在我的頭腦中是十分擁護這樣的思想的，我自己的生活方法也略略近於你所說的一半，而且以後想走上後面一條路，但我決不願意別人這樣，尤其是女人，尤其是你，你應該走另外一條，做一個平凡的人。人是必須做得平凡和低能的。結婚，生產，扶養孩子，平平靜靜地過完一生，平凡和低能其實也正是最高的理想的。

——我看我是無法過這樣理想的平凡生活的！

——我所希望於你的，就是三兩年後，我還在那園中的樓上，遠遠看你跟着丈夫，抱着孩子走來，就跑

下樓來迎接，請你們在樓下狐化殿中求一枝上吉籤，請你們到樓上吃一回茶。然後同送你們的幸福的背影，感到看別人的福幸也就是人活在世上的一種愉快。

——說得真高超，但也像是一種的自私吧。

他們又要了三斤酒，成君看住他對童君說：

——要是我不調到編纂室來，我早就辭職了，我是，爲了這樓上的溶洽的情調太吸引人，爲了他道人：余君把滿滿的酒杯舉起來要童君吃酒，他的被感動得太厲害的心只好用酒去澆它。但是成君接着就沈默了，很快地吃完了她的第二斤酒。吃了一點很少的麵。而最後，童君說：

——不要太傷感了。

她已經伏在桌上，不抬起頭來，像在飲泣。

余君和童君一齊把酒乾下，都覺得有一點醉，知道成君已醉了，余君推動她，她露出臉來，一臉的眼淚，淚眼看住他，他不再能自禁，握住了她的手，對她說：

——我們送你回家去。

她輕地嗚咽着說：

——今天我喝得太多了。

他們要了三個生梨，但是她沒有吃，她連一舉手的力氣也失去了的樣子。

時候已經不早，大東就只剩他們一桌了。余君只好把她挾起來，對童君說：

——先到我爲了朋友開着的房間中去息一息吧。

余君覺得自己的足步也有一點踉蹌，很不容易扶正她的身子，她緊緊拉住他，把重量全靠在他的身上。

，使他很容易地擁着她走下三層樓。童君的兩隻手中，提滿了女人的大衣，女人的手提包，女人的書，和一隻削了皮的生梨。

從大東到余君開着房間的旅館只有很短的一段路，但今天，一段路長得要命，余君怕她在路上嘔吐，又怕他自己也支持不住，他記得童君的酒量其實也是不到二斤的。今天，想是看見兩個人醉了，他纔特別振作得像一個不醉的英雄，正如他自己，要不是有成君醉在他前面，一定早就醉了。

三個人沒有注意到路旁的觀者，艱難地走進了旅館，移爬一重一重的山，走上一級一級的扶梯，一進房間，坐在床緣上，余君就被成君的手臂揪着，一齊橫倒在床上了。余君也開始模模糊糊，不知童君說了些什麼，坐了多少時候，怎樣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他只約略感覺到兩個溫暖的身體緊貼在一起，成君的手緊緊地捏着他的，成君的頭偎在他的胸前，亂髮拂着他的面孔，她還在啜泣，還在啞啞，但不知道她說些什麼。

——就這樣沈醉着永遠不醒吧！

要是余君還能清醒一點，他會得這樣想的。

兩個人開始了醉囈：

——我醉了，你倒沒有！

——此刻，我醉得比你厲害。

——童君呢？

——早走了，他出去也要大醉的。

——沒有別人了？

「什麼人也沒有。」

「房間裏只剩了你和我？」

「嗯。」

她更緊地貼向他，重重地捏着他的手，把淚臉拾起來，醉眼和醉眼相對着，正視正視了正視，他看出索睡的眼睛索的不是睡，他知道她所要的，他也覺得自己所要的，他抬起頭來，俯下臉去，用雙唇要了雙唇，把雙唇給了雙唇，他們不但不再知道是醒着是醉着，他們不再知道是活着還是活着，他們只感覺得世界在燃燒。

「成，你這鬼！」

「你這鬼中的魔王！」

「我是愛着一個鬼嗎？我們是一個魔王愛着一個鬼嗎？」

「不，余，我們的相愛是人與人的相愛。你是人，不過你是一個太可怕的人。」

「正因爲我還是一個人，有今天。今天，不是酒，使我們揭去了半年來的心上的掩蓋，這是人的本能，這是兩個生命的力。」

「我是沒有資格愛你的。」

「愛還有什麼資格！」

「想不到會有今天。」

「不是今天，也終會有這樣一天的。我們總有一天一同喝醉酒，終有一天互相說出愛來，既然愛着，爲什麼不說？成，你是致命地可愛的，我雖不應該愛你，但是我不能不愛你。」

愛你。
——自然我更不應該愛你的，但愛也沒有什麼應該不應該吧！愛就愛，愛是愛。我對你沒有法子我只有

是醉嚙嗎？但醉嚙是更真實的。

半夜，成君纔記了起來：

——什麼時候了。

——是十二點以後吧。

——我要回去。

——還叫得開門嗎？

！……

——路又那樣遠，外面的夜風吹不起，而且，你這時倒醒了，我正在醉的行進中。

——我醒了？

她又撲到他的身上來。

——但是不回去也不成呀！

——回去却太會得虐待自己了。

——由你決定吧。

——就不要回去，你想，你走了，我會得空虛得要命，你呢，你在你母親的被窩中，也會得哭一夜吧。

——我自然怕回去。

——不回去並不是可怕的。

——還有人會到你房間裏來嗎？

——誰也不會來的，這時候。

——但是這一夜怎樣過呢？

——你睡，我坐着看守你，寫我的文章。

——太虐待你了，還是你睡，我坐着打瞌睡。

——我睡不着。

——兩個人都坐着到天亮吧。

——也用不着虐待兩個人，睡是兩個人都要睡的，明天都還得參加一個盛會要見人面的。戀愛是戀愛，現實是現實，成君，你放心，我決不會侵犯你，床上有兩條被，你用一條綠的我用一條紅的，你不用脫旗袍，我穿着西裝袴子，醒着時談談，睡着時休息。

她笑了，似感激非感激地扭了他一把，脫去了綴着銀色的葡萄葉片的那件新結的小絨線背心，他也脫去了上衣，背心，把領帶好好地放在椅背上。

他們從容地上了床。

——終得睡在一頭吧？

——唔。

——就合一條被也可以吧？

——隨你。

紅色的被被拋在一邊，在綠色的棉被下，又和衣擁抱在一起，酒的力，熱情的力，使他們不斷地沈醉

，這是靈魂和靈魂的沈醉，心和心的銕化。他們都有了片刻的甜蜜的入睡。

當余君被電燈光刺激得醒來的時候，他看見她已經坐起在床緣上，在深紅的旗袍上披上了那件綠色小背心，像一隻夜花園中的幽靜的蝴蝶。

——在默然想些什麼呀！

他又把她拉到被中，拉到懷中。

——怎樣睡得着呢，一切都太不慣了。你又睡着了。

——現在我陪你醒着。酒醒了沒有，說真的話？

——好一點了，頭還有一點暈。

——總要休息一會纔好。

——好像也睡着過了，但不知有多少時候。

——今夜，一定是醒醒睡睡，細細地給我們咀嚼過去的。

——你曉得我現在想着什麼？

——你說。

——我想，我愛你是會得使你痛苦的。

——我不管。我要愛你，不是爲了我自己。我明知你給許多男人愛過，你也愛過一兩個男人，正如我愛過幾個女人，有過幾個女人的愛一樣。但是我相信，我是不同於所有愛你的男人的。愛和歡喜是兩回事，我覺得別人對你，只是歡喜你，不是愛，更不是真的愛。至於我，每一次戀愛都像初戀一樣，我用我的凝鍊的生命的力現在愛了你。

！我不知道爲什麼別人都說我世故和刁滑。

！那是表示他們比你幼稚，他們只配受你的播弄，這却不是你的不好，是因爲他們自己對你沒有真實的情感，我從幾個對你有過好感的男人的口中，知道他們各人在心底裏毫不尊敬你。然而我是同情你而且崇視你的，我虔誠地期望你有幸福。

！做人太難了！

！尤其是做女人。在艱難的世途中，我願做你的不要你給我什麼的戀者，像一個兄長，但自然是奇奇怪怪的兄長。

！兄長的嘴唇是會索吻的嗎？

！但也只要你的吻，這樣的兄長已經是不容易做的，你知道！

這是余君憑這時的實感說的話。成君的體態是可愛的，成君的熱情懷着他，但是他不能不在最後的山崖的邊緣勒住自己的意志，爲了戀愛是戀愛，現實是現實，他不能把一切全受本能的支配，爲了真正的愛她，他也不能侵犯她，即使滿足她像是需要着的慾望也是他的罪過，而且，她現在雖已醒了，她是剛纔醉過來的。這是理智，這是情感中的理智，也就是理智中的理智，雖使肉體受到禁抑的痛苦，他覺得一個成熟的情人是必須這樣純潔地愛他的年青的戀女的。只有對一個情婦，一個有丈夫的外遇者，爲了相互不必負什麼責任，人纔可以暴露人的全部。而余君又自知是一個生殖力極強的男子，這樣想着，看見她正視着他，他說：

！把電燈熄了吧。

！不。

！爲什麼？

！我要看你。

！倘我還是可以一看的，是今夜你使我年青了，戀愛常會使人顯得年青的。但我有一點怕你的眼睛。

！怕我會扼死你嗎？

！有一點。

！恐怕有一天我真會扼死你的。

！你獨自活着？

！唔！

！我做了鬼要把你活捉去。

！你怕死嗎？

！怕，怕一個人死，兩個人一起死是理想的死，我不怕。

余君又想到了有島武郎，沈默了一會。

她貼着他的臉睡着了，他深深呼吸着她的呼吸，陶醉在少女的芬芳裏，也入了短短的溫馨的夢。

不知入睡了幾回，不知醒了幾回，最後一次醒來時，窓帘外藍色的天顯得魚肚白了。他們不想再入睡

！余，你大膽會把我留下在這裏過夜！

！你大膽會被我留下來。

！我希望時間回到昨天的黃昏去。

——那樣就可以沒有昨天的一夜？

——唔！

——也許也會得有比昨天更充實的一夜！只是一夜纏綿，你說是嗎，不是一夜荒唐？

——唔。

——做一夜兄長真難！這樣過三夜，爲兄的要死了。

她不響，他用手指在她的胸前劃着兩個字：

——你覺得出嗎，是兩個什麼字？

——再寫一遍！……未？……覺不出了！

——未完。

——我不要！

——你是我的生命的巨著，我吝嗇地，謹慎地下筆，今夜我寫了序論，這時寫下一個「未完」，在這裏！魚肚白變成了金色的鱗片閃爍在淡黃色的粉壁上，他們一同起身，一個看看紅色的旗袍，一個摸着西裝袴的摺紋，笑了

吃了一點東西以後，怕遇見熟人，像一個小偷似的，同他走出了旅館，走在大街的陽光下，纔放了心，又一同走進一家理髮店。却讓他像她的丈夫一樣等候她做頭髮。

這天晚上，他們在盛會中相見，分坐在兩起，出來時纔一同走在黑暗的小巷中，和一個新來編審室的同事，余君的舊友汪君在一起。走出小巷，他讓她回去，因爲有許多人要到他的房間裡吃茶。沒有送她，他突然像從高峯中跌到空虛的絕谷。

朋友們走了以後，他感到充實以後的空虛的更加難以忍受，坐不下來，寫不出一個字，到夜深緊擁着昨夜的綠色棉被，沒有一忽好好的睡着。完全像一個最最幼稚的初戀者，他回味着昨夜的甜蜜。

三天，他們沒有說什麼話：

！像有許多話要說，却一句也無從說起。

！我以為你是不會有這樣的病的！

三天，余君有朋友從不遠的地方來，但是最說得來的朋友，就老在一起，有時也叫成君一同吃茶吃飯，仍沒有說什麼話。他只是更不能沒有她，即使和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也感到人生的空虛不能只用友誼來充填，這使他的朋友們也都覺察了出來。

汪君對他說：

！你的一身溫柔感對女人是致命的可愛的。

！但我以為不是因為我有溫柔，是因為我的情感是真摯的，而且我決不蔑視別人的真摯的情感。成君給我愛，我不能不給。同時，決不掩飾，我是愛她的，我是早愛她的。畫家李君說我是佛前的檀香，看像冷靜，其實却在暗底裡燃燒，只有到燒自身成爲灰燼爲止。他說我是一個永遠的少年。然而，把自身也燒成灰燼的日子看來也不遠了，上帝像過份優待我一樣過份虐待我，我不能永遠做這樣綺麗的夢，也再受不起人生的打擊了，這是我最後一次戀愛。

他寫了一張短簡給她：

「你是我致命的愛人，也是我最後的愛人了，是最後一次愛，但致命的現實不許我愛得身心縱意。這是我的痛苦。」

但我豈願忍受今日的痛苦，唯恐損害你來日的幸福的一絲一毫。

我願爲橋。雖望你多站立一會，多站立一會，却終究只能看你頭也不回地踏上光明的前途。

其時，我的身心會得像斷碎的橋石一樣，墜沈到湖底，這也是我的註定的命運。

平靜，珍重，爲了你的天生的麗質，爲了你的用凝鍊的癡戀戀你的情人。」

他不敢看她一眼。他自從得到了她的愛情的吐露，就覺得先前要拯救她的自己倒是陷害了她，他使她又浪費了一次少女的熱情，又虛度了一段寶貴的青春，他只是一座橋，他不能做她的道路，他是沒有了使她幸福的條件的。

他自己更加煩燥苦惱了，他覺得生命力的強得可怕更甚于生命的消失，他覺得年紀不肯大起來是上帝的最大的殘酷，他覺得時間果然虐待青年人和中年人，但更厲害地虐待着少年人，像他那樣被幼年的渾噩和家庭的支配喪失了愛一個真的愛人的條件的可憐的少年人。像孟君和她的愛人易君，就在這時發出了婚柬，定在十五日結婚了。這使他更不敢看成君一眼！

十天以後的一個晚上，朋友們要他們兩個一同吃酒吃蟹，食後，是黃昏將盡了，天下着濛濛的細雨，他的脚痛得不大好走路，但是他決意送她回家，他覺得他有許多要說的話，一定要說出幾句來。

但他們還是沈默了好一會。她今天又着了那件深紅的旗袍，把兩只手插在暗紅的短大衣上，他也把手放在西裝的袴袋中。他們靠得並不緊。各自無言地走着路，只是脚步漸漸放慢，顯得各人的心中都有許多想頭，各人都不願意把這段路太快地走完。

余君終於開了口：

「我有一點懷疑：你那天只是因爲喝醉了酒？」

！……是的，但你看我那天喝醉的酒現在醒了沒有！

！你會說話。

！你會懷疑。別人也會以為會得欺騙男人的成君又在欺騙你了。

！我不再懷疑你，別人也許這樣說你，但你為什麼要欺騙我呢，因為只有患得患失的人纔會受你的欺騙，我不想得到什麼，我只是不顧一切地給你我的愛。我是用最大的真摯愛你的，不幸我的真摯又有什麼用！我是在給自己製造來日的痛苦。明知這樣，却又不能不這樣。想去，不會是太久以後的事，總不會出明年的，你有了真能愛你的人，你們結婚了，我落在瘋狂中，落在悲哀中，我相信，這一次，將是毀滅我的時候了，正像橋的毀滅一樣。

！但你說橋上的人呢？她的心會碎得怎樣？

！不望你回頭，又怕你掉頭不顧，但也是自作自受。

！爲什麼我不幸得如此，總是遇着一座一座的橋！

！這是我最大的顛坎，我知道后君，他不能做你的路，然而我又只是一座橋，橋是殘酷的，它造成你更多的不幸。

！但是你使我相信我還不像別人所說的老練世故得可怕，我還有一點青春。你是一個太奇怪的人，你愛了我。

！你不但有你的青春，你應該有幸福的一生。

！幸福！茫然的一片，在這世上做人太難了，我要你指示我！

走在無燈的小巷中了，脚下的道路高低不平，他早就圍住了她，但這時，她從大衣袋中伸出手來，握

住了他的手，揉捏着。他們又開始無言了。余君的心沈重得要把身子也一起沈到地下去似的，想說出最後的決心來，却終于沒有說。

走到她的家門口了，余君來過一次，認得門前的那根石凳，他說：

——你進去了，我就在這裏坐到天明罷。

她不響，像沒有看見到了家，拉着他向更黑黝黝的前面走去。那巷的盡頭像是一條河，她要他一起去結束了兩個苦戀的生命的樣子，他把她攙回來，但是她又拉了他向東的路上走。把她的臉捧起來，她又在流淚了。他用他一生中最大的愛吻開了她的緊咬住的嘴唇，她貼在他的臉上說：

——爲什麼要把我調到編纂室！

——應該說爲什麼遇着我！

——我不回去。

——總得回去的！

他給她敲了門，裏面問是誰時，她不答應。她狠之地用火燒似的嘴唇抵擋他的吻。

他第二次敲了門，裏面再問時，她纔怨聲答應了。

——這樣，你怎樣回去呢！

——跑一段路總會有車子的。把你的小電筒給我。

門開了，把小電筒給他，像用全生的力在他的背上重重地扭了一把，纔說了一聲：

——謝謝你。

進去了。

他在關了的門口呆立着，看一個行人提着一只風雨燈過去，很可以同他一路，借他的光，可減少恐懼和寂寞的，但是他像一個被棄的浪子，留戀着家門，幻想着她已經拭去了淚痕，裝得吃喜宴回來的歡欣，跳着到她的母親的面前，受着母親的慈祥的撫慰，於是伴着母親安然上了床，這纔無可奈何地低吟着：

紅樓隔願相望冷。

珠箔飄燈獨自歸。

緩步踏進了依舊飄着細雨的漫長的黑暗。

回到旅館裏，四個朋友圍坐着吃茶等他。林君旁一個笑着說：

——余君到底是可愛的。

——對不起，但我想，不送她倒是出你們的意料了。

——當然應該送。我們總歸擁護。

謝君搖搖頭：

——路真遠，我跟去過一次，你的壞脚呢！

——倒也忘記了痛楚。

汗君裝得老成地說：

——完全像一個真的少年。

——是的，的確不是少年了，但正因為是將入中年的我，更應該老實地說，我是真愛這個女子的。要愛，決不扭捏，她是可愛，這也不能否認的。

林君說：

——當然可愛，今天連我也情不自禁地孔雀開了屏。

——謝君這老和尚也開過屏的。

——有一次吃了酒，比你開得還不要臉呢。

——章君是用無言開了屏。

——朋友們對她開屏，使她覺得世上的確還有比余君更好的男人，至少有和余君一氣的男人，但偏是這樣的男人都是余君的好友，就更足見余君的了不得了。

大家都笑了，汪君又說到余君特有的溫柔感，余君還表示了反對，而且，說出了剛纔要對她說而沒有說的最後的決定：

——你們不要以為我是在製造美麗的故事，人生決不只是故事，一碰着現實也不能永遠美麗的。我是一個二十七歲的人了，雖比她只長了五年，但她是少女，我有了子女，然而我愛了她就決意負責地愛。當然我不以為只有我自己是最能愛她的人，最能够使她一生幸福的人。我希望她能够遇着那樣的理想的丈夫。然而在茫茫的人海中，在大都浮囂淺薄的青年中，要找到一個理想的丈夫是太難的事，爲了她此時給我的愛，爲了我自己該負責的對她所顯露了的愛，爲了她的幸福，我已經下了這樣的決定：等她在明年的半年中能不能有如願的歸宿，當然，時間不一定是半年，可以是一年，也可以是兩年，只要她的青春不過去，我可以儘等，到了她恐怕青春消逝，不想再疲於找尋，覺得我如做了丈夫還能使她幸福的時候，我向她求婚，我將和她一同打一片新的天下。在等候的時期以內，我決不回家，決不把妻子叫出來。和她結了婚，我即使在手續上不能和妻子離婚，但我一生決不和妻子見面。我將用我的生命的全力來給成君謀幸福，我想，有了她的鼓勵，我是做得到的，我還不是一個不可救藥的頹廢者，我有一個頭腦，我有一雙手，我還

。有你們這一群都各自有前途的朋友，而且，時代會得明朗起來，年青人應該還有光明的理想的日子可過的。

——你應該把你的決定告訴成君。

余君點點頭。

但是第二天見了成君的面，他還是沒有說。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纔會使她知道他的心的全部。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四十五兩夜

一個人的
一生

袁

犀

袁犀先生在大東亞第二次文學大會得了副獎，那是貝殼出版的一年。曾引起很多人注意他的作品。

他的生活可以說不太平淡，然而在這裡不想說他的不平淡，只能說他是一個很堅強的能够和生
活鬥爭的一個。

他的作品頗有高爾基的風格，明朗而有力。如同大江之下流，奔放而響亮。

事變以來，像這樣有魄力作品，誠不多見，他的文章很給華北文壇以新的刺激，在渺小的境域中領入深刻的途境，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功蹟。

『一個人的生』很可刺激一下今日的人們，尤其中國，這可以代表中國近百年人性的歷史，由主人公薛寶祥有生到死亡，僅六十年的時間，已經換了數個階段，從貧窮到富有，從富有到毀滅，好像都在被動中摸索，成功也是機會，失敗也是機會，然而都是被時代的變化所動盪，這種次殖民地的人民之經濟建設，就是這樣的悲哀，令人讀之不由拍案叫奇。

薛寶祥還在他的母親的肚裏的時候，他的父親便死去了。父親原來是很強壯的人，一天進林子裡去砍柴，愈走愈深，後來竟迷了路，密林裏比外面黑得更快，立刻，夜來了，冬天，寒冷把空氣凝結着。父親從來沒有過在林子裏迷路的事情，以爲自己是遇見了鬼魅，因爲遇見鬼來戲弄人的時候就是怎樣轉也轉不出去的。他咬破中指向外甩了一氣，沒有效果。後來，他索性對着前面的黑暗喊叫起來，結果大約是叫來了兩匹餓狼，於是把父親分着嚼食淨了……。半個月以後，有人在這地方發現了他的一條扁担，一隻靴韃，才知道這人一定叫狼吃了。母親聽見這個消息，痛哭了幾天，有一天傍晚去汲水，就把薛寶祥生產在井台上，當時他連一點哭聲也沒有，農人們以爲他凍死了，三天以後，他開始張開眼睛，看看世界，從此六十年的苦難開始了。他把小腦袋搖了一搖，用很細的聲音，哭了，母親把乳頭塞進他的嘴裡。十一天的晚上，做母親的再也不能不捨棄她這唯一親愛的東西了，掙扎着遺憾的死亡了，靜靜的，冬夜前進着。他躺在冰涼的炕上，陰暗的寒冷的土屋裡面，彷彿感到恐怖似的大哭了起來，沒有乳頭！一直到第二天，一個老婆子來了，才發現他，那時候，他正在奄奄待斃，老婆子不能抑制的委委屈屈的哭着，任着淚水流在這個小東西的臉上，他動動嘴唇吮吸苦而澀的眼淚！——自然他還不能辨別滋味……於是老婆子把這個小東西抱走了。四年以後，他長成一個有點傻裡傻氣的小傢伙，老婆子做着一種酸楚的臉相，對他說：「叫啊，姑娘！姑娘！」於是他開始學習說話，並且把老婆子叫做「惱娘」。這「惱娘」常常看着他在地上蹣跚的學步的姿勢，就嘆息着：

「就是你這個小東西，命硬呵！在娘胎裡把爹妨死了，十一天尅死娘……」

老婆子有一天早晨起來，覺得天氣悶熱，喘不上氣來，極其費力的從炕上爬了下來，心裏煩躁，四肢無力，彷彿世界上的一切都離她飛去，身體在空中旋轉着，頭昏眼花，好像有一種力量以驚人的速度向她

壓迫下來，午間，大地如焚，老婆子坐在大道旁邊的樹蔭下面，忽然胸裏有什麼東西向頭上衝擊過來，她呻吟一聲，頭靠在樹幹上，死去了。以後，小傢伙常常被舅舅敲打，一邊敲，一邊訴說：

「妨爹，妨死媽，又妨死姥娘，媽的，你敢妨我嗎！揍你個……」小傢伙並沒有妨死舅舅，以飛快的速度長大起來了。十六歲的時候，從鄰人那里聽說自己的爹還有點地，三間平房，立刻扔下雀拍子，回家去問舅舅，舅舅拍打着大腿喊叫道：

「算帳吧，你吃我十六年飯，吐出來還是怎的？」

小傢伙這時已經有了名子，叫着薛寶祥。薛寶祥想了一想，吐是吐不出來的。但是鄉人們那時候非常愛管閒事，替他出了許多主意，他在地下打滾，哭喊叫罵，鄉人們來講究公道，將整個村子鬧翻，舅舅害怕公道，鄉人們罵他欺孤滅寡，一賭氣把田產交出了，薛寶祥把自己搬進自己的三間土平房裏去，住下來了。整天上山捕雀，下水摸魚，從南村跑到北屯，跟着光棍們學習拳棒，趕廟會，看野台子戲，夏天求雨，正月扮秧歌，還會踏高蹺。地裏的草長得有人高，野兔和黃鼠狼在裏面安家立業了。反大鼻子的頭一年夏天，薛寶祥在一天黃昏時候，把一個在那村子裏出名的風騷的美人逼進高梁地裏去了，婦人豐腴而冶蕩，沒有拒絕他，但是她聽見有人唱着小調從地頭走過的時候，她却緊緊抱住他，拚命的嚷叫起來了。薛寶祥絲毫也沒有料到這種出奇的事情，自然他是挨了一頓殘忍的撲打，人們圍住他，向他嫉妒的，懷恨，報復的拳腳交加，棍棒齊下。由於這一次，他的左腿的一根筋傷損了，從此就變成了跛子。所以光緒二十六年「跑反」的時候，這條跛腿給他的不便是最大的，使他担驚害怕，追不上別人成群的隊伍，自己藏在後面。不料正因為這條腿的原故給他帶來了非常好的運道，一天深夜，他藏在一條泥溝裡，被俄國俘虜了，在那時據他自己說也實在嚇得魂飛魄散，但是那些長了很長的鬍子的帝俄軍官，不過隨隨便便的打了他

幾個嘴巴，低頭看着他那在中國人中也是矮小的身量，用多毛的大手撥着腦袋使他在地下打轉，嘴裏叫着噤哩咕嚕的什麼，哈哈的大笑起來。他立刻跪下去，比比劃劃的講了起來，並且做着鬼臉，俄國人很覺得有趣的樣子，用皮靴把他踢開，從桌子底下拿出燒酒來，灌下肚去。隨了俄國人走了許多村落，很快的把俄國人的脾氣猜着了，並且學會了幾句話說，給軍官們擦亮皮靴，用濕毛巾擦背，洗脚，切麵包，燒茶，他都幹得敏捷而且恭順。便是高大的俄國士官們在喝醉了的時候騎上他，用兩條腿夾住腦袋從襠下露出來，他也毫不覺得不舒服，反而笑嘻嘻。這麼一來，他可以隨便到人們家裏拿點什麼，一隻鷄或是肉，漸漸的，也想法子敲詐一點錢財。有時，在高大戰馬的腿下走到誰家時，那家的主人一眼認出他們原是一樣品種，便明白有門路可走，偷偷摸摸把錢塞進他的口袋裏……因爲吃着剩下的牛肉，薛寶祥胖起來了，面孔是團團的，無憂無慮的差一點變成個皮球一般，後來他看出來俄國人有時候偷偷的抱一張女人照片抹眼淚，他想出一個法子，把俄國人指引到有姑娘媳婦的人家去，從他們手裡得到獎賞——俄國人對於錢物可是不太吝惜的。他隨着俄國軍隊滾滾來滾去，有一天夜裏，開到一個村子，他隨着幾個兵撞進人家裏去，把主人猛打一頓，後來一看，原來是舅舅——怎麼？回家來了嗎？把舅舅仔細認明白了，他就大笑起來。舅舅一點也看不出來這就是薛寶祥，他說明了原委，舅舅雖然挨了一頓不輕的揍，但是却樂得掉下了眼淚。舅舅老多了，五六年的工夫，變成一個老頭子，頭髮白了，臉上起皺——因爲挨了嘴巴的原故，左臉腫脹了起來。村子裏已經來過五六次俄國人，鄉下人是很聰明的，明白了俄國人有時候好對付，最不好辦的却是中國人——因爲對於中國的事情，他們比俄國人明白，但是這回聽說是薛寶祥來了，鄉人們互相奔走相告着，人真不知道是哪時候出息，薛寶祥可了不得了！人們擡起舌頭，並且吃驚得合不上嘴——那個跛子！太令人不敢相信，這可真是少有的事，薛寶祥也出息起來了！……但因爲這一回薛寶祥，人們的心路微

安定下來一點，想着薛寶祥也許會顧念一點同村的情誼的吧，況且這個村子裏陸續回來的，不是叔叔就是孀子。薛寶祥在每家裡吃喝了三四天，向四處探詢那個使他上過大當的女人，後來，不知是誰洩露了風聲，說是她藏在關帝廟後面的菜窖裡。薛寶祥不聲不響的，在夜裡領了十幾個俄國兵士，把這個婦人輪姦了。並且把赤裸的屍體曝曬在大道上。全村爲這個驚慌了，薛寶祥對着村人們總是笑嘻嘻的，沒有脾氣，人都稱讚這個人好，村子裡僅僅發生幾回事情，俄國兵士們用繩子網上幾個人說是去做工，幾天就回來的，但一去就沒有踪影了。這幾個人的家屬哭哭啼啼的去哀求薛寶祥，他說他自己不過是一個聽差，有什麼法子呀，但是他們送來的錢物，他却一概收下了。家屬們哭哭啼啼的向他跪下來，他愁眉苦臉的搖搖圓圓的腦袋，表示沒有辦法，家屬們哭着回去了——他們早已忘記薛寶祥的一條腿是那幾個人打跛的。薛寶祥因爲感激這一條腿的原故，並沒有繼續下去，而開始在村子裏託人給他買地了，用很賤的價錢，買到手最好的田地，並且僱到長工爲他拾弄，而且把自己三間土平房改成五間磚砌的了。但是他非常明白這一切都是由何而至的，所以仍舊替俄國軍官洗脚拭背，任憑俄國人把他腦袋夾在襠裡……並且漸漸的很能說幾句俄國話了。但是當俄國人被日本從這兒趕跑的時光，他並沒有跟去。一天半夜駐紮的俄國兵悄悄撤退了，到第二天一早完全不見了俄國人的踪影，薛寶祥把自己關在院子裡，有一個月的工夫沒有出來過。後來慢慢平定了，人們在村子裡的酒館裡發現他，仍然很胖，並且無論見着誰都是一臉笑容，嘻嘻哈哈。很快的把地照文書登記了，沒有一個人敢來麻煩他，於是開始和村長換帖，與村中的糧戶們稱兄喚弟，在街上大搖大擺起來。二十六歲那年即使是跛子，也有人情願把姑娘許配給他了。第二年改成民國，村子裡仍是驚慌了一陣，東奔西逃。但是隨即安靜下來，薛寶祥在縣衙門裡了補一名什麼官兒，在鄉下和泥腿子談話也是一口一聲我們的大總統。秋天，在鄉下開了一個燒鍋，同時，女人替他生了一個兒子，這件事使他有五六

天沒有睡好覺，媽的，這總才算是一家人了，老天爺對薛寶祥睜開了眼睛！年頭變成怎樣，薛寶祥可以不愁吃穿了，於是學會了抽大烟，並且弄一個小老婆來，整天躺在炕上往孩子的臉上噴烟。長工們多了起來，僱了砲手，把圍牆砌高，還沒有忘記幼時的嗜好，在簷前掛滿了鳥籠，從城裏找一個廚夫來，爲他自己做飯吃，然而却漸漸瘦下去了，每天洗完臉就舒服的呻吟着向着鋪得很厚的炕上倒臥下去，姨太太端過擦得明亮的烟具來，於是躺上一天，隨便找過來一個做活的農夫，令他笨手笨腳的站在門邊，隨心肆意的叱罵了一頓，藉此恐嚇別人……就這樣，日子過得很太平，一直到張作霖進北京的時候，都是無憂無慮。但是有一天却發生了一個重大的事件，他的十三歲的大兒子，騎在牆頭上玩耍，不知怎麼回事，一下子倒翻下來，跌死了。他並沒有哭，祇反覆罵着：『是兒不死，是財不散！』從此不幸突然向薛寶祥襲來了，騷擾波及到每個角落，每個鄉村，首先薛寶祥的燒鍋倒閉了，因爲買不到高粱，並且自己的田地正在收穫期間完全被人馬踐踏了。烽火燃燒來，土匪乘機騷動了，搶劫繼續着，二十六年跑反的後代們又開始跑反，嬰兒在路上啼哭，家鄉的茅舍被火點起來了，黑烟籠罩着村莊，鎗砲聲震撼着天地，薛寶祥的村莊化爲戰場了，被兩方夾擊着，長工們藉着這種最好的機會，大家計議一下，第一先把主人搶劫一空，然後呼嘯着奔進山林裡去了。薛寶祥的一切機智，全部聰明，到這時候完全沒有用處，這種天外飛來的災禍，把他變成傻子了。妻子在逃難的途中，被流彈射中，死去了。他自己背了六歲的孩子趕進城裡，小老婆在半路裡像鬼影似的失去踪跡。城市同樣騷亂着，並且關閉城門拒絕難民，兵士們荷鎗在城上走來走去。土匪在四鄉蠢動起來企圖攻略城池，天氣漸漸寒冷下來，薛寶祥重新嘗到二十年來沒有受過的苦頭。春天，他回到歷經刀兵的家鄉，變得越發瘦弱而枯乾了。

村人們聽說土匪平定了，從四處趕回來，正好是春天播種的時候。家屋倒塌着，門窗破損了，屋頂被

砲彈穿成空洞，露着初春的涼水水的藍色天空，被燒過的黑色的樑椀折落下來，殘磚碎瓦上邊蓋着去冬的白雪。關帝廟前的旗杆上面都彫滿着槍彈的痕跡，像麻面一樣。沒有一家房屋是完整如初的，戰火在這上面走過一次，一切都破碎，一切都頹敗，甚至連井也被土塞滿了，薛寶祥就是在這井台上出世的。樹木傾斜着，歪在一邊，樹根不知爲什麼燒焦了。枝幹殘缺，被砲火或者被人們削去，薛寶祥找着自己的房舍，這是被誰當堡壘使用過的，因爲無疑的他的房子是全村裡比較堅固的，但是牆被衝成幾段，殘磚不知飛到那裡去了，砲台也被擊成粉碎，正房也許被人們在臨走的時候放一把火，燒得片瓦無存了。門窗的木框都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總之，除了一片磚瓦，沒有給薛寶祥遺留下一點東西，他看着這一切，漸漸眼睛濕潤了，然後渾身無力的軟癱在地上，索性放聲大哭了起來。以後，他們住在一間可以避風的屋子裡，對於這場夢似的災難，立刻使薛寶祥衰老了，病了。除了有一個好心的農人給他們送來一點點吃的，沒有一個人理他，農人們都耕種起荒涼的土地，惟有薛寶祥家的荒蕪着，春天使青草生長在被馬蹄踏過的土塊下面，孩子已經七歲了，坐在爹的身旁哭泣，薛寶祥咳嗽着，並且不能轉動。這時候，一個狡滑的青年農夫用很廉的租價租去了薛寶祥的田地，薛寶祥連爭論價錢的氣力都沒有，立刻點頭了。因此，他得以把生命延續下去，而且小孩子不再啼哭了，跑到外面去玩，在泥土之中打滾。天暖了，薛寶祥仍舊不能行路，兩腿變成無力而多餘的，他祇能盤坐在炕上，隔着沒有窗框的牆洞，眺望外面蒼藍的天色，看自己的孩子在塵土裡追逐，臉上的筋肉變硬，笑起來很費勁。

三四年過去了，鄉村裏人們都一天比一天老實下來。他們有一種可怕的忍耐力，無論什麼加到身上來都是可以的。農人們躲避着，愁眉苦臉，沒精打彩的勞作，不知道明天要怎樣。薛寶祥成年成月坐在炕上，不知挨過多少嘴巴，數說辱罵，那就不計其數。完了，薛寶祥縮在炕裡，兩眼發乾，想哭也哭不出來。

孩子長到十五歲，強壯，結實，像一匹小牛一般。下到地裡去，比一個成年的農夫還能幹，不愛捕雀，不愛說話，性質陰鬱，不聲不響把牆口用籬笆堵好，釘一塊木板堵住窗口，用黃泥抹上房屋殘缺透風的地方，自己也能燒飯吃，服侍爹，不嫌骯髒，從地裡回來不肯睡覺，還到林子裡去砍點劈柴，有一次叫從城裡來的看林子的傢伙撞見了，被人家弄去打了一頓，弄得一身傷痕，這傢伙躺了兩天，咬着牙沒有哼過一聲。薛寶祥這次流了很多的眼淚。從此孩子變得越發不言不語，憂鬱多思了。薛寶祥不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個世界，還把全部希望都寄放在兒子身上，指望這孩子成家立業，這孩子有什麼不好的？誠實，孝順，吃苦，耐勞，一個人幹活頂得三個，還從來也不怨天怨地……薛寶祥做夢也夢得見從前享福的日子，於是自己心放寬了，想着這不過是一步劫運，這劫運是可以過去的，那時候他就可以把房子修理好，再把圍牆砌高……自己也可以躺在舖得厚厚的棉褥上吸鴉片烟了，他費力的翻了一個身，兩腿沉重得彷彿碾子一樣，他呻吟着，心理想：——這完全是因為沒有烟抽的原故，假如再抽上烟，腿腳就能自由了……兒子在深夜從團上打更交班回來，疲勞萬分，便是不喜歡多說話的人，嘴裡也罵罵咧咧，滿心不痛快。日子飛逝過去，薛寶祥的老人的夢想全沒有實現，而且愈加艱難了。他於是變得更加衰弱更加癱軟，甚至在翻身時候，也必須兒子來幫忙了，他已經在這炕上躺了九年了，眼見着兒子在眼前長大，從耳朵裡聽着天地間一切離奇的變化，屋頂的葦箔，眼前的磚塊，在他無聊的時候就數來數去，記得住每塊磚塊是甚麼顏色，殘缺或是完整，在那些磚塊上面重演着他的二十年來的太平生活的夢幻一般的影子。甚至想起那個永遠醉着的帝俄軍官的白色的生密着黃毛肥大的凸凹的脚趾，整日包在厚厚的高大的皮靴裡的多麼難聞的氣味……他的被子都磨成光滑，泥垢都擦在那上面，渾身起着繭，鬍鬚被他的兒子用剪刀剪了十幾次，如今又密生在唇上和頰下了。他的兒子幫他翻着身，而他却是可驚的能吃，和普通的好人一樣，吃得很多。他想這是

老天爺不令他快死的原故，給了他這麼一個出奇的胃袋。到今天，他索性什麼也不想，不想以後的夢，他恍然於夢在他活着的時候也不會實現了。僅僅對於這個小村子就發生着許多他不知道的事。有一天半夜，人們從這個村落遷移開，哭喊的聲音震動天地，農人們從自己家屋裡走出來，戀戀不捨的望着烟鹵以及牛棚，有的索性賴在門前又哭又喊，望着自己心血培養的土地流淚，有的情願埋在自己的田地裏，自然全無效果，農人們把所有的傢俱裝上車子，沒有車子的就背在身上步行着，偷偷的揩着眼淚，老婆子們像瘋了似的扳住門檻，便是有人扯腿也扯不開，孩子們驚嚇得哭叫着。薛寶祥被兩個人從屋子裏拖出來，裝在車上，他吓得無力的哭着，像一個嬰孩似的。眼巴巴的望着自己破殘的磚房，躺在車上。兒子彷彿倒不怎樣，搬空了傢伙，默默的推着車子硬着脖脛骨連頭都不回，起程了。寒冷和夜包圍着他們，天空上飄着細細的雪花，母親們把孩子揣在懷裏躲避寒風，走在地下的哭嚷着，農人們在這時候就狠狠的罵自己的孩子，破爛的隊伍喧嚷着，哭聲接連不斷的像一條線似的穿起了這群人，薛寶祥仰面躺在車上，看天上沒有星光，車子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顛簸着，震動一下，他的週身骨節都疼痛起來，寒氣侵襲着他，他彷彿是永不會見過風的僵屍，有數次讓風把他窒息着，大睜着枯乾的兩眼，覺得無邊無際的沉重的黑夜以無比的重量向他壓迫下來，山山嶺嶺在夜色中彷彿個個都活動起來了，牲口的蹄聲叩在凍硬了的土地上，喀々響着，夜在無盡無休的伸長。孩子長到十七歲，經過了無數的苦難，對於今天發生的事並不覺得驚奇，祇是邁開大步推快車子，他已忘記車上那個六十歲的癱老人受不了這種顛動。樹林，山嶺，結了冰的河流，覆蓋着茫茫的白雪的不盡的田野之上，夜君臨着。世界是廣闊而且遼遠，未來生命是無限而且豐富，年青人即使在這時候也忘記了悲哀。薛寶祥在這時候已經不能想兒子，他祇覺得渾身骨節都鬆散開來，對於寒風也毫無感覺，想要說什麼却說不出口來，眼前的黑夜却向他壓下來了，壓下來了，忽然一股寒風衝進他的口裏

，就在喉頭凝成一個硬塊，一切都永遠成爲黑夜了，他是閉上眼睛，再也不能睜開，車響着，奔走在堅硬多坑的小路上，人們已經沉默了，他們只是無聲的走着，嬰孩睡在母親的衣裡，兒童們被背在男子的後背上，常常有誰的煙袋在暗夜裏閃爍一點紅光。十七歲的薛寶祥的兒子，因爲心裡不快的緣故，忘記一切的快推着車子，後來隊伍停在道旁了，他把車子停住，想要問問爹什麼，俯下身去叫了三四聲爸，連一點哼聲都沒有，他伸手摸一摸，身上已經完全僵硬並且冰涼了。農人們婦女們圍攏過來，大家點頭嘆息，從鼻尖上滴下鼻涕，風呼嘯着從大地上走過，向森林去了，向不知的遠方去了。十七歲的孩子呆在車旁，眼睛沒有淚水。農人們亂七八糟的向他貢獻意見，說是應該埋到祖墳上去呀，應該怎的，可是哪里是祖墳呀？小傢伙並沒有作聲，默默的推起車子。天明，農人們到達了地點，大家幫他把薛寶祥埋葬起來，費了很大的勁，用農具費力的掘開凍得堅硬異常的沙地，用四塊木板釘成棺材，把薛寶祥安葬了。雪飛着，埋完的時候，在矮小的墳頭上蓋了一層白雪，農人們四散了，有的人還在墳前磕了頭。做兒子的就在大北風的野地裡一直坐到黃昏，看着雪一層一層的覆蓋在墳上，眼裡含着淚。半夜的時候，兒子在墳前，嘴裏嘟囔着什麼，爬在地上磕了三個頭，然後立起身來，衝過廣闊的原野，冒着寒風，走進黑色的山嶺裡去了。

豐年

山

丁

山丁先生本來在滿洲的文壇已經奠立了他的地位，嗣後他又流浪到了華北，在華北又很快地被讀者所歡迎着。

他是一個很可愛的青年，青春的火在燃燒着他，使他在文學上尋找他的靈魂，只有靈魂才是他的，也只有靈魂才可安慰他的人生。

他雖然是在華北寫了很多驚人的作品，然而他的作風總是洗不清滿洲的氣氛，不過不如滿洲作家那樣的沈悶，很明顯地他是追求着他的理想，而這個理想又是一般有青春的人所要追求的，不過他是能在詩境中表現出來而已。

『豐年』在描寫的技巧上令人讀之不厭，在意識上又讓我們知道了沒有主宰生命的一群之可哀，我愛那個音樂師的生活之有趣，然而我怕得起慄，我愛那個不過十六歲已懂得『生活』的女侍，但我替那個有美麗有青春的女孩子流淚，我也愛故事中的主人公，流浪，流浪東，流浪西，又重新回來，過去的不想，未來的也不想，只是這樣有詩意的活着，可是我替這種人捏一把冷汗，活到什麼時候為止呢？這是值得懷念的。

臘月底一個寒冷的晚上，雪在密密地下着，一切都是寂靜的。

我從中央大街的一家古書店走出來，腋下挾着剛買來的書名叫「豐年」的小說——一個無名作家的處女作；依着馬迭爾旅館的窓台，藉着室內射出的橘黃色的燈光，讀着書上小得如螞蟻似的文字。

風颼颼地從我底袂大衣的袖口鑽進來，毫不吝嗇地擊着我底胸脯，我忍耐着，一直到我看了一半，手指凍僵了。我不得不將書闔起，再挾在腋下，默默地想着那書上所寫的豐年的故事，——那個勞苦的女兒和無恥的父親爲爭奪一塊面包而吵嚷起來：

「這是我用勞力換來的，我應當吃！」女兒講理的說。

「我是你的爸爸，我有權利吃它！」父親從女兒手裡搶過來。

「我不能給你。」

「你一定要給我！」父親咆哮了。

兩個人在馬路上扭打着，滾着……

「到底是應當誰喫呢？」我爲這個未完的故事苦惱着，我底心也不住的跳動，慫慫我看它，於是我再翻開那冊書，我也有些貪戀那塊面包了。

在我站着的附近突然響起低弱的手風琴的啞音，那個腰已竟佝僂的音樂師，坐在雪地上，惶惑地唱起他的歌來，我知道他又開始了他底乞討的營業。我剛要想走開去的時候，一條捲毛狗嚙着主人的貨包從對面的百貨店走過來，那個穿得臃腫的白俄女人，向地上丟了一枚鏤幣，然後慈悲的望了望我，叫着狗的名字走過去了。

「錢！」我告訴他。

他底惶惑的歌聲斷了，用他底手在雪地上摸索着，我看他顫抖地將錢揣進懷裡，我才挾着書向北走去。

我底肚子開始施虐我，我很後悔，不應該把最後的旅費換這一冊書，我實實在在受了那書名的誘惑，我一讀到那兩個字：「豐年」，就彷彿回到我的家鄉，呼吸着家鄉的豐年的氣息。我對於流浪的生活有些厭倦了。然而，這書裡所描寫的是什麼呢？它並沒有滿足我，它給我的是更大的苦惱。

我徘徊在街頭上，街宛如無數條僵硬的屍體，躺在我底面前。我不知道向何處去，這裡一個朋友也沒有了。

雪還在密密地下着，在街燈下閃着綠色的寒冷的眩光。

我底脚像貓咬似的作痛，走至三道街口的轉角，我底腿被猛烈的風雪擊打着，有些哆嗦了。

「石韋！」是誰喚着我底名子。我向四下逡巡着，在我背後，一隻手有力的扳住我的肩膀。我看出那個人是我底老朋友田曦。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石韋？」他緊緊地握着我底凍僵的手。

「我……」我的嘴唇也哆嗦了。

「我們到酒館去吃點什麼再說吧！」他說着，拉着我底衣袖，他底機警的眼睛似乎看出我還在飢餓。我們走進一家熟識的地下室酒館，我和田曦坐在靠近火牆的地方。這酒館我是曾經來過的，兩年以前，我和他一塊做着小學教員，住在學校的寄宿舍裡，我們每到禮拜六的晚上，來這裡痛喝一場。那時候，我們常常在喝醉了酒之後，計劃着怎樣生活，怎樣在大時代裡做個小人物，怎樣把自己弄得好一點。我們常常到那家古書店去買來在普通書店買不到的新書，漸漸對於神聖的教育界，感到慚了。我就在那一

年的冬天，辭退了教員的職務，開始了我底飄泊的生活。

「還記得麼！這個酒館！」田曦微笑的望着我。

我點頭給他，順便瀏覽這個久違的低矮的房間。什麼全像前年冬天的模樣，就是那牆壁上的壁繪也還是那幅富有肉感的圖案，只是顯得幽暗一些。

「現在沒有什麼好酒喝了！」田曦歎息着。他脫去厚皮大衣，向櫃台裡走去。不久，從裡邊拿來一瓶法國製的蜜酒。

「還記得麼，這個酒？」他又微笑的望着我，我仍舊點頭給他，這一次我看見他底唇上奇怪地蓄了一塊很像炒焦的蠶繭似的小髭，我覺得他有些變了。

他告訴我：「這種酒是外國使館的專役私販來的，我們以前曾經看見旁人喝它，現在我們也喝着！」他悄悄地對我說着，滿滿地給我斟了一杯。

我發怔的望着注滿了褐色薄明地酒的玻璃盃，現在我急於要喫一點什麼，酒對於我並不需要。

「來！乾一盃，壓壓風。」他舉着盃子，向我睜縫着眼睛。

我伸出還未溫暖的手來，很快地喝了一盃又很快地縮回我底粗糙的手。

「講講，你這兩年來的生活！石韋。」他底小髭在唇上鬪弄着。

我笑了說：「有什麼講的呢？像你所想的一樣。」低下我底頭。

他不再向我詢問了，起始注意着我。我底缺乏睡眠的高顎骨的臉，我底破舊的褪了顏色的大衣，我底幾天沒有梳過的亂麻似的頭髮，恐怕連那一叢白髮也被他看見了。

我很怕他底晶石一般的眼光，他的眼光也變了，不像以前的醇樸溫和而變成貪婪的了。

「我想，你一定吃過很多的苦，不吃苦，我知道你是不會回來的。」他自語似的說着。喝着第二盃酒的時候，他問我：

「你打算住在這裡麼？還是回家麼？」

我搖了搖頭，我想他一定是皺着眉頭說話的。

「那麼你想到什麼地方去呢？」

「不知道，我連想也沒有想過。」我爽直的抬起頭來，異外地，我看見他那豐腴的臉上描繪着揶揄的微笑。

終於他大笑起來，笑聲把燈光都震得發抖了，我不明白他爲什麼笑。

我張皇地向左右投着眼光。在我們旁邊的椅子上，坐着那個音樂師。他一個人獨自在吝嗇地飲着極下等的火酒，酒盃在他底唇上，舐了一口，便放下了。我看出他的臉是浮腫着，臉頰上縱縱橫橫密佈着紫筋，他底拿着酒盃的手在顫抖着。

「石韋，你認識他麼？」

我回過頭來時，田曠這樣問我。我沒有出聲。他繼續告訴我說，酒館的主人是音樂師的唯一的一兒子，他現在正在陪着客人喝着最上等的酒，他的父親却要用乞討來的錢購買他的最下等的酒。

「你是爲了這個才笑的麼？」我問他。

「這還不值得一笑麼？」他底眼睛眯縫着說：「在東洋的民族裡就沒有這種事情！」

我不想駭倒他這種高貴的見解，我底肚子是餓了，我急於要喫一點什麼，田曠是不注意我的，他向櫃台裡走去了。於是，我自己向那個伙計要來一份肉面包，我想用它填飽我的肚子。

我只顧喫着，一盤並沒有喫飽，我又向那伙計招手：

「再來一盤貝婁基。」

送來的却是另一個小姑娘，她把盤子換去，隨手搵開附近的燈，那燈光好像有意讓那些酒客們看見我底破衣和亂髮。我被光亮灼傷了，狼狽地用黠軟的手指梳攏我的頭髮。

「石先生！」那小姑娘吃驚的望着我叫着。

我渺茫在什麼地方見過她，一時却摸不清楚，只好向她點頭。她走過來，站在我的身旁，給我斟了一盃酒，閃動着她底長的睫毛。

「您忘記了！我叫楊靈鳳。」

「哦！是妳。」我想起來了：「在三十九級……」

「是是，石先生，您還沒有忘。」

我盡力在記憶裏尋找着關於她的材料，她是我那一班的學生，她有一個吃鴉片的父親，是一個養了許多船隻的商人，後來因為某種嫌疑被抓進牢裡去，和她底母親艱難地過着日子。她常常梳着髮辮，她底滑冰的技術在學校裡是最優秀的，她底歌唱得很好……。此外我再也尋找不出來了。

她坐在田曦坐的椅子上，和我談着話，她底下牙齒鑲了一隻金牙，也許是這個影響，她底言語裡泊着金屬的聲音。

她底頭髮已經燙成捲髮了，她底瞳孔大而美麗和從前一樣，她底嘴却抹着血紅的唇。

她告訴我，她從小學校畢業以後便在一家坤帽店裡做學徒，後來為躲避老闆的糾纏，去當了舞女，去年冬天舞場歇業，便到這酒館來，已竟一年了。

「你底爸爸很好嗎？」我隨便問了一句。

「一點消息也沒有！」

「媽媽呢？」

「她，提不起來了！」她的嘴閉成一線，痛苦的瞪大了眼睛望着我。

我沒有問下去，祇在捉摸她的年齡，大約最多有十六歲，然而却一朵花似的散佈着成熟的芬芳。

「石先生，你現在想什麼，是不是在討厭我？」她用手蘸着溢在桌上的酒寫着「生活」兩個字，問我。

「不，」我回答她，「我一點也沒有討厭你的意思。」

「那麼你在想什麼？」

「我想你這麼小的年齡，就懂得了生活。」

「先生，我還小麼？」她興奮地微笑着：「我已經結過一次婚了！」

我被她的話所驚訝了，難道這是真的事麼，我痴呆地望着她。我看見她底眉灣成一個角度，她底微笑是充滿了嘲笑的意味。

「你一定不會相信，可是，却是真的，你問田先生就明白了。」

她被新來的一群酒客叫過去了，田曦還沒回來，這裡只剩下我一個人，我像一隻飄盪在大洋裡面的帆船，被突襲來的浪頭搖擺着，沖撞着，顛簸着。

在他旁邊喝酒的音樂師拋了一枚銀幣提着手風琴走開了，我悄悄地撻滅了那盞亮燈，在薄暗中掩飾着我底愁苦的表情。

第二盤肉麵包被我喫光了，我獨自在想着對於人類懲罰的方法，我想了千種不同的懲罰的方法，全毫無用處，我打開那冊小說，吃飽之後，却怎樣也讀不下去。

田曦盪盪着腦袋從後面的小屋走出來，他底臉色很紅潤，似乎又在什麼地方喝了酒，他蹣跚地回到原來的椅子上向我咧開嘴狂笑。

「石韋，你和我老朋友。」他靜靜地閉上他的眼睛，把手裡的酒盃啜了一口，唧唧的喝下去。我沒有出聲，我看出他是醉了。

「你怎麼不喝酒呀！」他睜開眼睛，把我的空杯子注滿了酒。

「我不能喝，我沒有酒量。」我謙虛的說。

「泄氣！不要說那種泄氣的話，我底老朋友不會喝酒麼！」

我本是不能飲這種高尚的蜜酒的人，倘是火酒我還能飲一點，再加上剛才聽見楊靈鳳的話，我底被滋擾了的胃袋，幾乎把所有的酒肉排擠出來。

「你來了很好，石韋，你可以幫助我！」田曦灌了一盃酒以後這樣說，他底臉在燈光下反耀着石膏似的烏光。

他站起來，把他底左手伸給我，意思是和我握手，我們便沉重地握了握。

「你不要走了！我已竟給你尋到職業。」他底身子在搖擺着。

「職業！」我有些感激的呼叫着：「什麼職業，田曦！你告訴我，只要我能做的，我什麼都可以做。」

「你不要着急，終會明白的。」他底舌頭有些僵直了，很久之後，他咬着下唇，對我說：

「你看我現在的生活怎麼樣！」

「很有酒喝！」

「不錯！」他很有力的搖着腦袋。

我把他扶在椅子上，他仍在握着我底手。

「我有酒喝，我是每天要喝的，酒，酒就是我的生命。」

他從煙盒裡拿出兩支紙煙，我們各啣了一支，青淡地煙氣盪漾在我們兩人之間。

「我現在什麼也不去想，什麼也無所顧慮，我所有的便是酒。石章，你知道酒的好處嗎，它可以安慰我，它可以麻醉我，它可以叫我忘記了好多過去的事，它還叫我忘記了許多羞恥……」

他翻着我底書，他並沒有注意那冊書，而是在想着他自己的生計。

「過去，我們全太傻了。石章！你就是一個傻子，你看你，在外邊跑了兩年，弄得這樣寒酸，你看我，你看！」

他讓我看他底豪華的西裝，紳士地鼓起他的胸部。

「這是德國手藝人的作品！這衣料是純粹西洋貨；你看這鞋！」

他把左腿抬起來，放在酒桌上，溶解的雪水向桌上各處飛濺着。

「怎麼樣，老朋友，你看我出息了吧！」

他驕傲的，自負的嚙着牙齒，等待我的批判，我有些爲難了，倘若我給他一句讚美，我知道他是喜歡的，而且要多灌兩杯酒，這將要更增加他底自負心，我沒有那樣做，祇是淡淡地笑了笑。他漸漸恢復了安靜。

驀然，在我們之間發生了一股焦灼的氣味，他似乎並沒有嗅到，他底煙捲把我底書角燒蝕了。

「這沒有關係。」他說，把煙蒂拋在煙盃裡，又拿起那冊書。這一次，他似乎注意了那書名：「噯，豐年！」

「是從古書店裡買來的，」我解釋着：「是一個無名作家的小說。」

「我現在並不想讀它，石韋，我覺得讀書無用，我已竟兩年不讀什麼書，不過這書名倒很好，」他叨唸着：「豐年！豐年！」

他閉上眼睛，吁着氣，彷彿他也被那書名所誘惑了。

「我想知道那些鄉下人的事。」終於他把那冊書拋在桌上：「我們懂得了那些人們，也沒有用處。」歎息着說。

「是的，田曦，你可以不必懂得，」我是有些氣憤了，但却忍耐着：「我對於鄉下生活比都市生活親愛。」

「你總那樣不長進！」田曦諷刺着捏着鼻子發出一種近乎奚落地聲音。

我無言的把書揣進衣袋裡。

「我們還是喝酒吧，」我想和這種人談文學才是無用，他決不會知道天下有一種不活也不死的生活，他活在什麼上面也不知道，他所知道的便是自己，自己的酗酒作樂。我覺得田曦的墮落，是很可惜的事。

我們喝着酒，一直喝到酒館祇剩下我們兩個人了，他還在喝。他重複地講着自己的事，我始終沒有說話，我只是默默地陪着他，我看見他把空杯子拋到一邊，伏在桌上，我就什麼全記不得了。

不知道幾點鐘以後，我躺在他底家裏，在我底身旁睡着一個不相識的女人，她赤裸着身子，擁抱着我。

我彷彿是被狼爪抓住的綿羊似的在懼怕，輕々地挪開身子，悄々地走下床來，我底心厲害的跳動，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麼罪惡的事情，我底腿顫動着。

我底大衣拋在牆角的地板，還有我底襯衣，褲岔，和露着破洞的襪子。

我把它穿上，我想偷偷地走出去。

床上的女人似乎聽見我底脚步，翻過身來，我沒有勇氣看她的臉。

「石先生！」

聲音是微弱的，響在我的耳朵裡却成了嗡嗡的轟音，我用着囚犯的眼光卑怯地向床上蹣了一下，異外地，我看見我底學生尙在熟睡，蜷臥着她底嬌小的肢體，她底嘴角還駐留着昨夜的微笑。

在她枕旁躺着一冊書，正好是那冊豐年，我奇怪的摸々衣袋，我想把它取過來，當我躡着脚走近床邊，她把枕在頭下的胳膊伸出來了。

「你不要走！」坐起來攔住我的去路

我緊緊地閉着我底眼睛，我失去在她面前逃脫的勇氣。

「你爲什麼把我弄到這裏來！」我嚴厲的責備着。

她用一種後悔的痛苦的幾乎是低聲的呻吟：

「這不是我的罪過，這是我的生活。」

突然，我聽到她底嗚咽的啞泣，我難以制止住我底抑制着的感情，把她從床上掀起來，我站在她的面

前。

我問她：「是誰把我送到這裏來的。」

他喘息着，低聲說：「是田……」

「是他！」我咬着牙齒，我能聽見我的牙齒在咿々地作響。

「這是他的家，我常常到這裡來的，我來陪着那些不相識的客人……。」他說着，眼淚成串地流了出來。

我像一塊石膏像似的佇立着，我任憑她抱住我的脖頸，任憑她瘋狂地吻我的唇，吻我底額蓋，吻我的亂髮。

「我底先生！你領我去吧！我實在討厭這種生活了，我很早就想丟棄這種生活，這是苦海！這是苦海！」

我看不清楚她底肩是怎樣的顫動着，終於在她哭得疲倦的時候，我毅然的離開了這個不祥的居室。早晨，天還沒有晴，雪仍在密々地下着，一切都是寂靜的。

我踏着冰凍的大道向故鄉走去，在路上想着我底老朋友的職業，我底心癢癢着。

我把手插進衣袋，我底凍僵的手指觸到那冊書：「豐年」。我夢想着有一個真正的豐年在我們的生活裏長起來，我的心感到微溫了。

戴着腳鐐的人

畢基初

畢基初先生是一個天材的青年作者，當然他有一般年輕人所有的夢，他的夢是美麗的，像畫一樣的美麗，他的作品和他的夢一樣的調合。不過在他的作品裡製造着很多的事實，雖然這些事實還沒有時間讓他充分地去經歷去領會，然而他也決不無病呻吟，而是捉住時代向前發展，向前猛攻，如果拿文壇比做戰場的話，他是一個文學上的鬪士。

他寫作的體裁多半是關於戰爭方面的，被戰爭所掀起的熱情搬運到紙上來，是非常有力的。

他的處女作『煞甲山』由北京藝術與生活社出版，內容就是包括這一方面的，他用詩一般的情緒把那些粗線條的人物組織而成，是非常可愛的，在這個偉大的時代裡，有這樣的一個作家出來記錄這個時代的靈魂是可以欣慰的。

『戴着腳鐐的人』就是他一貫作風的作品之一，這篇創作刊載於『文運』月刊第一期，曾引起南北文壇的注意，實在說這樣的作品是不可多得的。

我們生在動亂的今日，我們本身，我們的家屬和朋友，都蒙受到戰爭的洗禮，我們在這篇裡體味到在山林裡的人們，我們是相當的榮幸。

黃昏。

小城鎮的市街顯出了秋天的慵懶，怠倦和安靜。煙突的氣氛從吐着濃煙的烟鹵裏播出，疏淡着飄散着，融化在帶着寒意的氣流裏。街兩旁的槐樹猶殘留着變黃的樹葉，兀立於灰濛濛的飄蕩着染有夕陽餘輝的雲層的穹窿下，像披着一身金葉的鎖子甲的將軍。鋪着石板的街，露出磨損的面面。那讓大車的輪子，人的脚，騾馬的鐵蹄啃噬了多少年的青石板都佈滿了疤痕和皺紋，一塊接一塊的像用許多老人的臉拚成的凹凸不平的街又像山谷裏乾涸的河床。

落寞，煙，幽暗，靜謐在這小城鎮的街上瀰漫着，彷彿凝結成固體。風輕輕的踮躅在剃頭舖「燈下剃頭，向陽取耳」的布招上，徘徊在小客棧繡着「安寓往來客商」字樣的布門帘上，撩動着酒館開口掛着褪色的酒幌子，揉搓着從一家鐵匠爐的門裏冒出的煙。

幾條買賣家養的狗都從城外的曠野跑回，把嘴伸進主人倒滿了廢餘的湯水的狗食鉢子，揉搓有聲的吃它們的晚飯。這街上的一家當舖已關上了鑲着鐵邊的大門。一家糧米店的掌櫃的也拿起了雨傘和風帽，離開他坐了一整天的油櫃，預備回家了。在這街頭的一家大車店却忙亂起來，車，騾子擠滿了門口，然而這也不過是寂靜中一陣低微的暫短的騷動，趕車人的鞭子不再響了，騾子也停了嘶叫。

街，靜靜的像一條乾涸的河床的街，從這端可以一直望見它蜿蜒的爬進了城門洞。那邊的城門樓像是這小城鎮守望的衛兵，用它磚石的城堞擁抱着城鎮和市街。出了城，就是田壠，村莊，墓場，山巒，森林，遼遠的……

寧靜的黃昏使這古老的城鎮沉湎於朦朧的夢境裏，灰青的穹窿上浮遊着鵝黃的雲塊，慢慢的塗上陰憂的黑影，變得黯淡了。

靜的氛圍隨着黃昏的色調塗抹着繚繞着這小城鎮，這小城鎮上的市街。之後，黃昏的樂曲像水波一樣的蕩漾着的升起，一個音波碰到了另一個音波，互相錯綜的織在一起。微細的聲音在鐵匠的鐵砧上響着，風匣上響着，在一座小教堂掛在低暗的閣樓上的銅鏡上響着，在糧米店寫賬先生的算盤上響着，在廚房洗涮着碗盤的鍋台上響着。

微妙的旋律在黃昏裏飄蕩着，在融化了煙突氣息的空氣裏波動着。和諧的，節奏的飄蕩和波動，更襯托出這小城鎮黃昏的幽靜。

突然，銳利淒慘的號聲，帶着殺氣的劃裂了柔靜的氣流。像在泛蕩着漪瀾的水面上投下了漿，一切都變為驚惶的，凌亂的，紛擾的，單純的三個音符變化的銅喇叭的嗚咽，使樹葉顫抖了：使吃完飯蹲在門口的狗豎起了耳朵，接着就把尾巴夾在後腿中間，悄悄的跑回家：使人們都帶着驚惶的神色，躡手躡腳的走到門檻那裏向外探着頭，因為這小馬號的響聲對於他們是熟悉的，有着殘酷的記憶。

立刻，黃昏的凝靜破碎了。鐵砧上的響聲停了，小教堂低暗閣樓上的鐘聲停了，算盤的響聲停了，鍋台上鐵鏟子的響聲停了。只有單調的，悠長的，尖銳的號聲在空氣裏震動。

達的的，達的的，達達哩的的——達達。……

在城門洞那裏出現了一隊兵。一個年輕的軍官騎在西伯利亞種的褐色馬上，仍保持着威嚴的，嚴肅的姿態。跟在馬後邊，一個抱着旗的旗手，一個吹着小馬號的號兵，再後邊是一群疲憊的，身上沾滿了泥土的三等兵，都戴着鋼盔，把大槍背在身後；在他們行列的中間還夾雜着一個穿着灰色棉襖棉褲的漢子，光

着脚板踩着草鞋，脚腕上却戴着一付黑青色閃着冷光的脚鍊，鐵鏈子拖在地下。

在街道的石板上有馬蹄沉重的敲打，有大皮靴子的「踢啦嗒啦」的疲乏的拖拉，有赤着的脚腕上的鍊鐐的鏈子互相碰擊的金屬聲音。賡續的，連綿的響着。

空氣裏顫抖着號聲。

出城去掃蕩的警備隊，在暮色裏帶來了騷動的情緒給這小的城鎮，人們都從窗戶門口向外伸着頭的窺探，他們看到了馬上的軍官，臉上沾着一層如面紗般的塵土，腰上掛的指揮刀結着乾巴的泥塊；他們看到了疲憊的三等兵，都像從爛泥塘裏爬出，有的跛着脚，有的背着兩枝槍，有的臉上染着血；他們也看到了那脚上戴着鐵鍊的俘虜；於是人們都打喳喳的互相低聲的談論。

「又捉來一個！」

「年紀不大，過不了二十五歲。」

「靠後點，年輕人怎麼這樣不懂事。萬一那土匪認識你，你站在這裏探頭探腦，讓他看見，跟你打個招呼，再不，托你掙個信什麼的，賊咬一口，入骨三分，你說這場官司你打不打？」糧米店的掌櫃的戴着風帽，挾着雨傘，走出門口沒有十步遠，迎面碰見了遠遠走來的隊伍，又趕快轉回身，回到鋪子裏，他看見賬房先生和學徒的都擠在門口看熱鬧，進門就發着火の嚷。

但，糧米店的掌櫃的担心是多餘了。那戴着脚鍊的漢子只是低垂着頭頸，拖着沉重的鐵鏈子機械的移動着脚步。人們看不到他臉的正面，只看見他那褪色的棉褲棉襖，有的地方都撕破露出了黑棉花，他藏在蓬亂得像一團枯草的頭髮下臉的側面，蒼白的沾着凝結了的血污，還附着幾根枯黃的草梗。

他始終低垂着頭頸，瞅着他週圍拖動着的大馬靴，瞅着他自己的草鞋，瞅着黑色的鐵鍊。

小馬號抑揚的吹奏着，馬打着鼻翹咻咻的響。指揮刀的鞘碰擊着馬靴後的馬刺，發出了鋼鐵的聲音；乾糧匣碰擊了子彈盒，發出了鋼鐵的聲音，鐵鏈碰擊鐵鏈，發出了鋼鐵的聲音。

· 鋼鐵的聲音，摩擦着，碰擊着，在像乾涸了的崎嶇不平河床般的街道上進行。

街兩旁那些半隱藏着的驚惶畏懼的臉，都用憐憫的驚訝的目光注視着那戴着腳鏈的漢子。有的人不禁發出慷慨的嘆息。連那糧米店的掌櫃的都搖搖頭的嘆口氣，自言自語的說：

「年輕輕的，不安份守己，落到這步田地。上有爺娘，下有妻子，今晚上就得讓人家砍下頭。」

其實，這又是糧米店掌櫃的多餘的操心。那拖着鐵鏈的漢子並沒有想得那麼多。在淒涼的號聲裏，他忘記了他自己是在這小城鎮的街了走着，那種山野間火熱的戰鬥狀態下的興奮情緒仍存在他的意識裏。他耳邊彷彿仍然響着密集的槍聲，三八式，盒子槍，自動步槍，機關槍，槍聲響成了一片。田壠間迸裂着浮騰着子彈的呼嘯交手仗的呼喊。他眼前浮動着刀，血，倒下去的屍體，吐着火的機關槍口。他想起了他在放完了最後的一粒子彈，抄起斧頭衝上去時，一棵樹根拌倒了他，他就這樣被捉住，釘上腳鏈。於是他覺得他是在做夢。

在走到街拐角的地方，他抬起頭，茫然的望着天空。這時穹窿裏抹去了灰暗的朦朧，顯示出深邃的，明亮的，鮮潤的海藍色。就在他這一仰臉的瞬間，街兩旁的眼睛也看清楚了他的臉，四方形的臉廓，腫眼泡裏滾動着遲頓呆板的眼球，蒜頭鼻子，微微張開的厚嘴唇，充分表示出一個笨手笨脚的愚魯的莊稼人。同時泥土血污，過份的疲倦勞累和驚駭也掩飾不住他臉上年青的稚氣和真純，那個學徒的並沒猜錯，他的年齡沒超過二十五歲。

號聲響着，大馬靴「踢啦嗒啦」的響着，金屬碰擊的響着，鐵鏈的鏈子在石板的街上響着……

緩緩的遠了，那隊伍帶着聲音飄蕩在遠的街上。

在隊伍走進了「警備大隊部」時，一切的聲音都消逝了，讓黃昏掩埋了，街上仍是空蕩蕩的靜。夾着尾巴的狗又都跑出來，互相的追逐衝撲。

糧米店的掌櫃的拿着他的雨傘和風帽急急的回家了。

然而騷擾隨着加深的暮色更劇烈的在人心裏蠢動，每個人都感到了情緒上的不安。那嗜酒如命的趕車人，把酒杯端起來又廢然的放下；鐵匠敲着燒紅的鐵塊，在燒紅的鐵塊裏他看見了那拖着腳鏟的漢子，落下的錘再無力舉起了；廚子用刀鏟着鍋，又是金屬相碰擊的聲音，他憤然的放下刀鏟；賬房先生撥動着算盤珠，「踢啦嗒啦」的，越聽越像大馬靴，於是搖搖頭，嘆口氣。兩個年輕的學徒小聲的談論着，一個用憐憫的聲調問另一個：

「也許是自己投降的。」

「自己投降？你沒看見他腳上帶着腳鏟。」

於是那一個不再言語了，幻覺裏却有一支銅喇叭在「的的達達」的響着。

一一

夜。

沒有月，只有幾棵明亮的大星，獵人星，大熊星，北斗星，●頭頂上閃爍着，指示出遼寬的天幕的位置，小城鎮的房頂城門樓子的輪廓都溶入黑色的影子裏，這小城鎮沉睡了，蜷曲在大地的懷抱裏沒有一點聲息。惟一的光是街上隔着半里地一支的路燈，那燃着魚脂的微弱的火燄噴出的光濕不透黑暗的空氣層，

那滲透不出的黃光就浮動着，遠遠看去像凝結在夜色裏的液體。

靜靜的夜色無聲的流動着。偶爾從城外的野地裏飄來貓頭鷹的悽戾的啼叫，惹起誰家的狗拖長了鼻音的哭着，就更顯出這夜的荒涼和恐怖。

那個戴着腳鐐的漢子躺在陰濕的地上。他的意識恢復了的時候，他的腳觸到了鐵檻的鐵柵欄。他的全身痛楚得像火在燒，四肢彷彿都已支解的離開了他的身體。他睜開了迷糊的眼睛，眼前是一團漆黑，什麼也瞧不到。他鼻孔裏充塞着霉濕的血腥的氣味，他側着耳朵傾聽，從旁邊的格子裏傳過來斷續的呻吟。

他模糊的意識還沾滯在審問時的記憶上，他又看見那軍官的面貌，恫嚇的殘酷的在他的面前搖幌着，等到他諦視的時候，一切又都隱逝在無邊的黑暗裏。他記起了那軍官的問話：

「說，你爲什麼當土匪？」

他苦苦的思索着爲什麼，而「土匪」這兩個字更引起了他心底的顫慄，他想大聲的喊着冤枉！

他本是一個莊稼地裏長大的孩子。他從小跟着爸爸趕着馱子上田壠，耕地，割草，夏天在綠色的苞米地裏搭着席棚看青，秋天磨亮了鐮刀去收割着纍纍的穀穗。然而這種平淡的生活在他二十一歲那年起了變化。

那還在春天，割麥子種豆子的季節。田壠的小溝裏流着潺潺的水流。鷓鴣鳥在壠埂上起勁的叫着。陽光落到臉上，熱烘烘的，使人想脫去了衣服，光着膀子蹲在向陽的牆根上歇半天。大樹底下有交尾的狗，拉拉扯扯的轉着彎子。

年輕的小夥都抗着耩耩到田裏去了。那一片片坐落在半山坳上的梯田層播散着潮濕的土的氣息，還有馱溺的騷味，馱着糞籃的馱在亂石溝裏跋涉，遠遠的就可以聽到那掛在馱子下的大銅鈴，叮叮噹噹的飄揚

着，瀰漫了寂寞的山谷。

人們幹得累了，就放下手裏的鋤，坐到田埂上的柳條叢旁，嘴裏「巴答巴答」的抽着關東葉的旱菸袋，一邊聽馬的叫聲，鷓鴣鳥的叫聲，堰子底下的流水聲，一邊看着自己住的村莊，心裏就浮上幸福的笑。城鎮上騷動着的各種謠言與他們沒有關係，那在山野裏出現了一群群的人與他們也沒有關係。那維持着他們與城鎮惟一的連繫是「納捐」。反正把捐交出去，他們就坦然的守着自己的田地。

一天午後，他和爸爸在田裏種豆子，哥哥在村莊裏的井台上搖轆轤，打水澆園裏的白菜，他彎着腰的拉着犁，爸爸在後邊扶着。犁劃破了地皮，露出裏面新鮮潮濕的泥土，成一個溝形，然後再放下犁，這回是爸爸在前邊了，彎曲着背，從瓢裏捏着豆種，謹慎的撒落在土溝裏；他跟在爸爸身後，懷前抱着糞筐子，用手大把的抓着糞撒在豆種上，跟着又用脚推着溝邊的泥土，掩蓋起豆種和糞，當半畝豆子快種完的時候，忽然遼遙的飄來密集的槍聲。

「繩子，你聽這不是槍響？」年老的爸爸驚愕的側着耳朵，彷彿不相信自己的問。

「是槍響，爸爸。」他確定的回答。

於是父子兩個人都怔怔的站住，向村莊後邊的山坡瞭望。這時梯田層裏別的人也都楞楞的向那槍響的方向注視着。

槍的「必拍」的響聲，越來越清楚了，子彈撕裂着空氣的嘯叫也可以聽到了，村莊裏的狗都一齊的叫着。

槍響，狗叫，人反而寂寂了。

忽然在村莊後邊的山頭上，潮湧般的出現了一群人，雜亂的，匆忙的向山下奔跑，那是潰敗的一群，

沒有旗幟，沒有服裝，像海潮一樣的從山上跑下來，有的跑着的倒下去了；有的隱身在樹木後，回身放着槍，於是白色的硝煙在陽光下迸裂着，停了一刻，山頭上又蠕動着一群人影，用威力的火網向山下逃跑的人群追逐。

眼看着潰敗的人群撲進了村莊，後邊追逐着的人也跟了來。

「壞了，壞了。」爸爸顫抖的聲音帶出了因受空前的災禍而破碎的心。

他怔怔的站在那裏，聽見自己的心在腔子裏空洞的跳，聽見槍的響聲，人的喊聲在村子裏迴蕩着，漲着。他又看見了那群凌亂的隊伍，穿過村子向山谷裏竄去。

村子裏仍浮蕩着人的哭聲叫聲。

突然，幾股黑色的濃煙從村莊裏捲起，洶洶的噴上了藍色的天空。紅色的火燄跳動着，閃爍着，在村莊那邊的空間塗抹着鮮明的流動的透明的色彩。

他和爸爸如夢方醒的拔腳就向山下跑。然後快到村莊的時候，父子兩個人就讓那騷動的混亂的從村子裏逃出來的人堵住，村莊整個的籠罩在火和煙裏，帶着吼聲的火燄，在房頂上草垛上呼號着，賣弄威風，火光映照下，還可以看到幢幢奔跑的人影，手裏拿着火把，到處的點燃。

他在逃難的群裏，找到母親，她把兩隻手緊緊的抱在一起，眼睛失神的恐懼的望着每一個人，嘴唇打着哆嗦的呢喃：

「他是好人，他是好人哪！」

他看見嫂嫂，蓬散着頭髮，抽搖着肩頭的在哭，他却沒有見到哥哥，他急急的問着母親：

「媽，大哥呢？」

「你大哥，你大哥，他死在井台上了。」

過了幾天，母親就死在用破蓆子搭的窩鋪裏，臨死的時候，嘴裏還在呢喃着：

「他是好人，大老爺，他是好人。」

嫂嫂再醮了，爲了吃飯，又跟着別人去睡覺了，賸下他和爸爸，一老一少兩個光棍漢，沒有家，沒有地，沒有莊稼地，他們漂蕩着，却總捨不得離開那塊他們從小長大的土地，然而這塊土地不再養活他們了，他們就這樣的也抗上了槍桿，可是他們沒有忘記他們的莊稼地，每落着一場雨，爸爸的眼裏也發了潮，

唸道：

「好年成，豆子出芽，該鋤二遍了。」

實際上，田壠裏已生滿了蒿草狗尾草……

他想到這裏，隔壁格子裏尖銳的叫聲驚醒了他。春天，陽光，田壠都從他面前隱去了，他眼前一片漆黑，那漆黑中彷彿有一隻大手在拉着他的頭髮，扯着他的心，鼻子裏衝上來的是陰濕的霉爛的氣息和自己身上的血腥，耳邊總響着大皮靴子的響聲和鞭子抽在肉上的響聲。

有一個小耗子爬上了他的脚，他本能的反應的抽搖了一下，腳腕上的鐵鐐發出陰森的沉悶的燥音，而在這一動裏，他那麻木失去了知覺的身體又劇烈的痛疼起來。

隔壁格子裏呻吟的聲音又低微下去。

黑暗裏，那軍官的面孔又逼近了他，「嚇嚇」的冷笑着：

「當土匪就得砍頭。」

砍頭，想到砍頭，心就像剛從熱鍋裏拉出來又冷孤丁的泡在冷水裏那股滋味，他記得小的時候，跟着

爸爸到城裏來趕集，就看見一回砍頭的，砍的是一個票匪，一隊兵架着那五花大綁，身後揷着白招子的黑漢子遊街，一邊走着，一邊罵着那判決他罪名的縣官，走到酒館門前就要酒喝，喝完了酒，扯着鬼聲鬼氣的嗓子唱小曲，看眼的人都大聲的喝采，讚美這是一條好漢子。

爸爸就把他拖到人後說：

「狗繩子，記住人得學好，只要走得正，坐得正，老天餓不死沒眼的家雀，你看這樣的，一刀兩段，臨死落個沒頭的鬼。」

想到爸爸，這是世界上惟一活着的親人了，他朦朧裏看見了爸爸，那五十多歲的老頭子愁苦的臉上堆滿了皺紋，眼眶陷下去；眼球發着灰暗的光輝，乾澀的遲頓的滾動着，滿頭的白頭髮碴，他好像看見了爸爸的眼裏含着淚，在遠遠的地方，顫動着嚙下的嘴唇，哆哆嗦嗦的喊着他的名子：

「狗繩子，狗繩子，別扔下爸爸一個人啊！」

他仍舊跳動着的心臟忍不住這印象的刺激而感到辛辣辣的發酸，他眼裏的淚水迸發了，在黑暗裏默默的溢出了眼角，淌沾着血污的臉，落到陰濕的地上。

然而當他想到山巒裏的那一群，在遼遠的森林裏，坐在生滿了蘚苔的地上，燃起了松脂的火堆時，他覺得他脫了腳上的鐵鍊。向他們走去，他也坐到那一堆裏，大家傳着酒杯，喝濃醇的本地燒，自己釀的高糧米酒，喝得醉薰薰的，就有人站起來，領着唱歌，於是大家都附和着，那雄壯響亮愉快的歌聲在他心裏漂漾着，在他耳邊繚繞着……

朦朧裏，他的意識又模糊了，疲憊和身禮上的麻木使他在陰濕的地上，沉入昏迷的睡眠的狀態。時間在鐵格子間靜靜的流着。呻吟，痛苦的叫喊都在深夜的沉靜下低微下去。

霉爛的氣味，糞便的氣味，瀰漫在陰溝之間裏，耗子在鐵格子間蹣跚；蟋蟀在牆角振動着翅膀的叫，那柔弱的像一根遊絲的聲音飄蕩在夜裏，斷續的，不可捉摸的顫動着。

夜，靜得像一張黑色的紙。

像有什麼聲音在夜的邊緣上搖動着，漸漸的擴大了，是幾雙大皮靴子在「踢啦嗒啦」的響，大皮靴踏在水門汀的角路上，也踏在戴着腳鍊的人的僵硬了的神經上，幻想裏的山巒，歌聲，夜火都消逝了，只有大皮靴子雜沓的單調的響着，幻想裏的夜火變成一圈橘紅色的燈光在廊子外搖幌着，那是一支燃着魚油的馬燈，一隻手提着它走進了廊子。

大皮靴子的響聲近了，橘紅色的燈光也飄近了來。

隔壁的呻吟聲停住了，彷彿怕招來那不幸的燈光，而極力的忍住。

靜靜的，大皮靴子「踢啦嗒啦」在廊子裏響着回聲。

終於那橘紅色的燈光就停滯在他的鐵格子外，幾個猙獰的影子在燈光裏顯身了，他看見了鐵青的臉色，飄着紅穗子的鬼頭刀。

一把鑰匙，投進了鐵格上掛着的大鎖。「咯登」一聲，鐵鎖打開了，鐵柵欄門堆開了，隨着那燈光飄進來，還有幾個黑色的人影。

他默默的轉動着倦澀的眼球，注視着進來的這一群，他的身體已經失去轉動的力量，只有柔順的等待着他的命運，他覺得有人在他的腳腕上向下取着腳鍊，在這一瞬間他明白他的時刻到了，他把臉貼在潮濕發散着惡劣氣味的土地上，覺得有一種非常親切的感覺留戀着他，他頓時覺得這間黑屋子裏充滿了光明和溫暖，離開這地方，這潮濕的土地，他要到一個更黑暗飄渺的世界裏，永遠再看不見太陽，星星，月亮，

村莊，城堡了。

他的思想混亂了，他迷迷糊糊的被幾隻强有力的手，從地上拉起來，倒綁着兩手的架着向外走，他眼前搖幌着那支發出血污顏色的光亮的馬燈，飄飄的，像做夢一般的在他前面閃爍着。

鐵格子響，大皮靴子響。……

走到外面，夜的冷風吹到他的臉上，這是沒有月的夜，他茫然的抬起頭，看見了在北方天空上斜擺着的北斗七星。他忽然記起幾年前，就在這樣幽靜的一個秋夜，他和爸爸在燈底下用葶藶編蓑衣，媽媽在炕上做針線，不知怎的談到他的親事，爸爸說：

「狗繩子也到了該成家的歲數了，你託銀月她婆婆給聽着有合適的主兒沒有。」

「是啊！我也是那麼想，憑咱狗繩子這麼老實能幹的孩子，再找一個好幫手……」媽又回答着。

他那時就訕訕的站起來，走到院子裏，他望着清淨的天空，他看見了北斗七星，他那時心裏打算着將來娶一個能拾草挖菜的媳婦，憑着自己的勤儉，一定要贖下錢，好好的孝順爸爸和媽媽。然而現在又是那亮着北斗七星的秋夜。

他被推來推去的終於停在一個廣場子裏。

他又聽見了那小喇叭淒絕的響聲，驀的，他的心裏湧起一大塊硬硬的東西，他想張開嘴喊叫，却再也喊不出聲，他的嗓子像是被那塊硬東西塞住，就在這個時候，他的腿彎上挨了一腳，不由得的曲着腿的跪下去。

身後打着閃的刀片，帶起了一陣冷風……

黑色的夜，小城鎮裏的狗都閉着嘴用鼻音的嗅着，像是在嗚嗚的哭。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2518B

時局叢書第五輯

戰時文學選集

編輯者 中央電訊社

中央電訊社

南京復興路一二五號
電話二三〇九七號

印刷者 東聯印刷所

南京糖坊橋五七號
電話二二八二五號

定價每冊 元(郵費另加)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出版

的架着向外走，他眼

上斜